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八十二輯
沈雲龍主編

羅大愚先生紀念集

羅大愚先生紀念集
編輯委員會編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中華民國七十年五月出版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二輯

精裝：十冊

定價：新台幣



主編者：沈雲龍

發行人：李振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台北縣永和鎮中興街99巷8號

郵政劃撥戶第二七八四號
電話：九二一六五九
三四一六九二八

印刷者：東南印製廠有限公司

台北市西園路294巷15弄17號

經銷者：全省各大書局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〇四四九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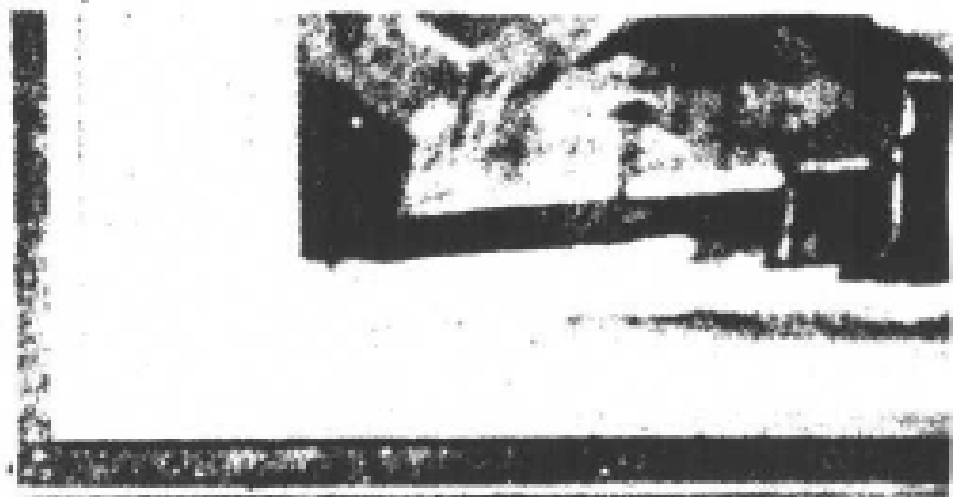
羅大愚先生紀念集

嚴家澄



遺

像



像遺生先愚大羅

褒揚令

筒封暨令揚褒



總統令

立法院立法委員羅大愚賦性忠貞執行堅毅
 抗戰期間在東北卅合同志從事抗日工作備
 歷艱危尤彰智勇雖為敵警逮捕身受酷刑始
 始不為敵所動病逝悼惜良深應予明
 昭忠義

褒揚令

蔣中正

行政院院長 蔣經國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十月九日

典選官材料部

總統副總統題輓

總統題輓

大忠同志千古

忠績堪念

年十五



生平畫傳暨手稿



(上) 尊翁太夫人與長女公子裕生長公子立鏡合影

三十四年冬 滄陽

(下) 日本留學

民國十八年 東京



平北 春年一十二

影合生先兩（中）源寶洪（右）區一李與



平北 年一十二 影合生先諸（左後）雅 李（左前）區一李（右後）佐遠劉與



(上) 中國大學畢業留影
(下) 與李一區先生合影

二十四年夏 北平
二十八年 萬縣





天津 三十五年春

赴渝過津



制憲國民大會代表 三十五年冬 南京

(上) 與張寶慈先生合影

(下) 與許俊哲先生合影





平西 春年六十三

(影合人夫與) 員委任主部黨省北邊



陽澄 秋年六十三

(影合生裕、人夫、人夫太與) 踪遊陵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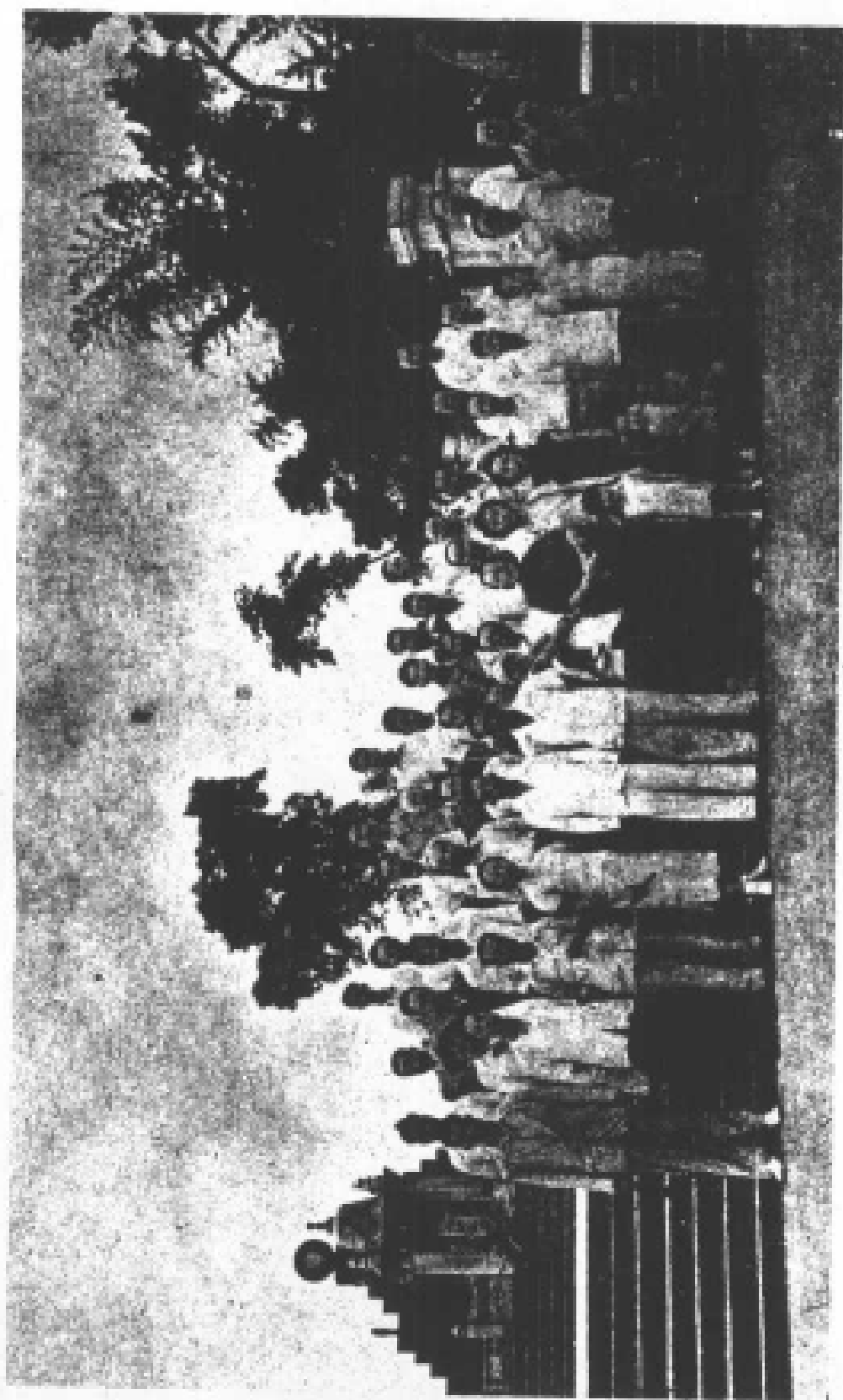
北平小住（與長公子立達合影）

三十七年 北平



立法委員

三十七年 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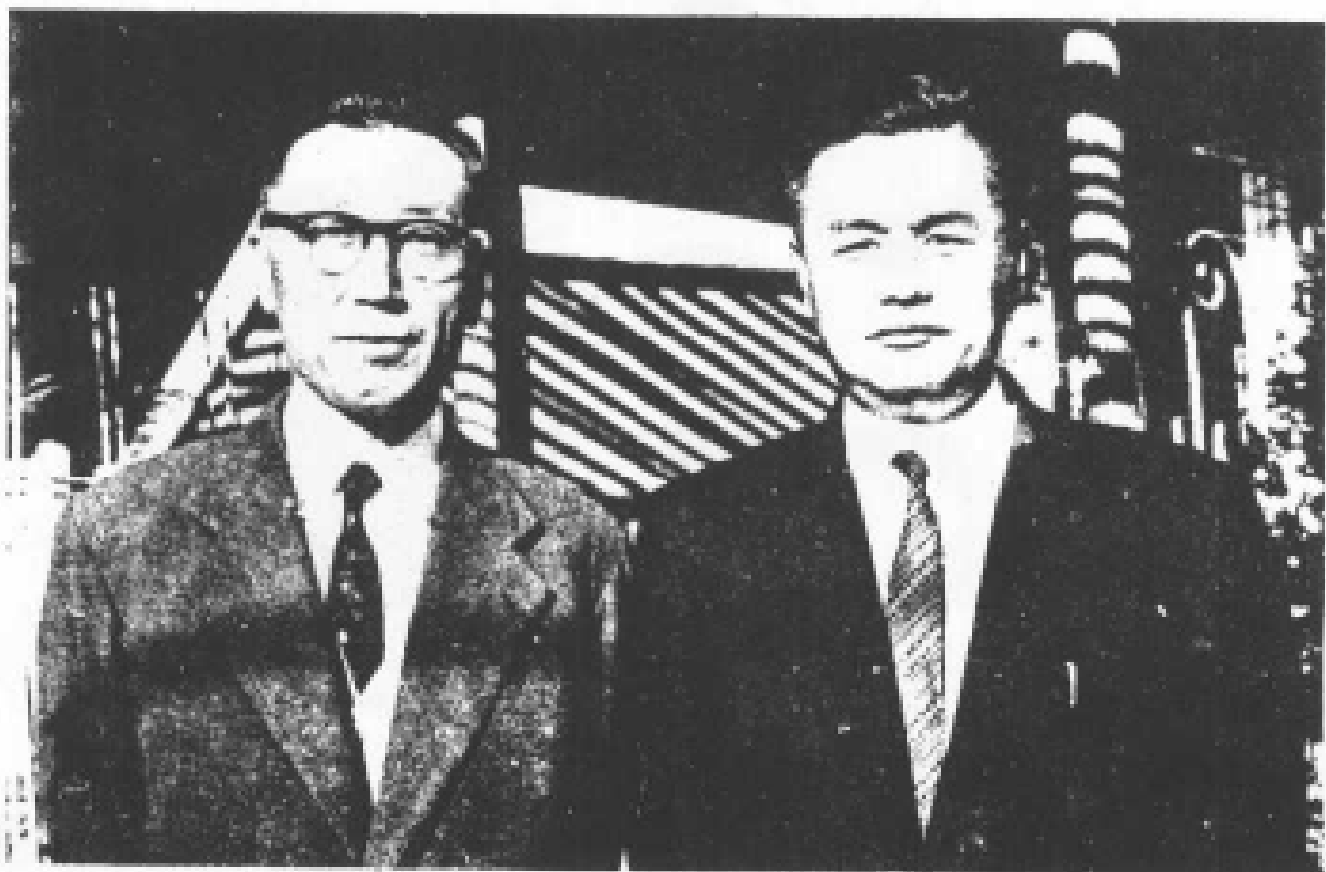


州廣 月五年八十三 (人一第起右排三第) 影合墓士烈二十七岡花黃揭好鄉諸穗在與

台中定居



四十四年 台中



中台 冬年八十四

影合生先嘉士高與



長女裕子駐美團府留影



與朱資政臨先合影

五十一年夏 谷關



與朱臨先（左二）張季春（右）方志懋（右二）諸先生
及楊處長（中）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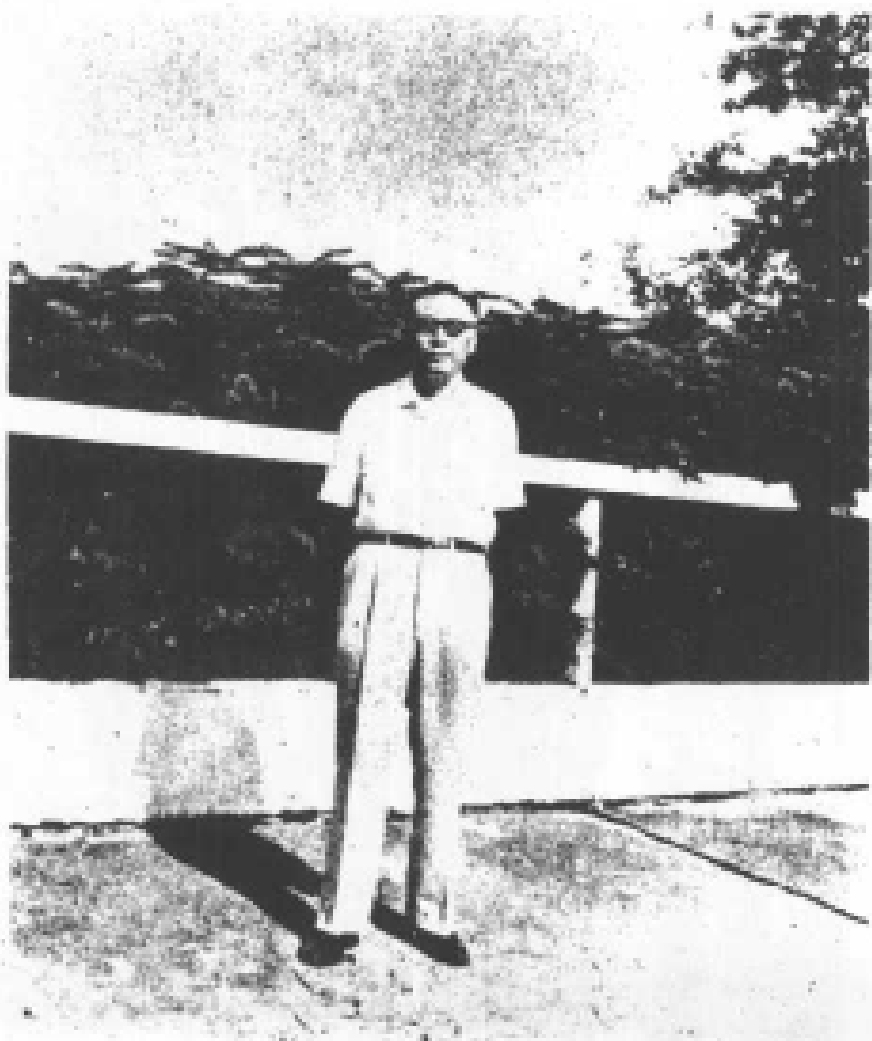
五十一年夏 谷關



深巷閑庭，怡然自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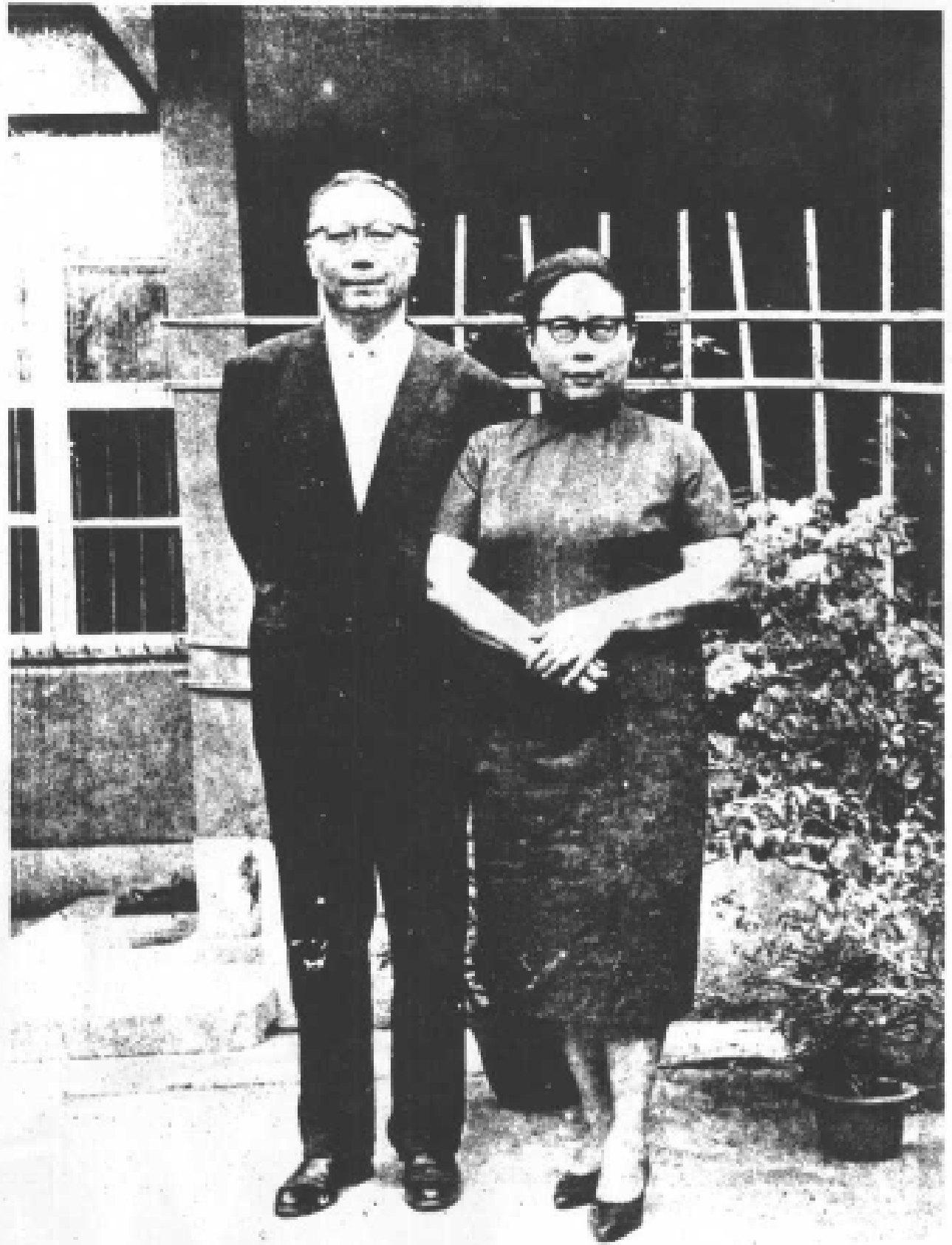
五十三年冬 台中

五三



遊日月潭

五十六年 日月潭



中台 年七十五

影合人夫與居家中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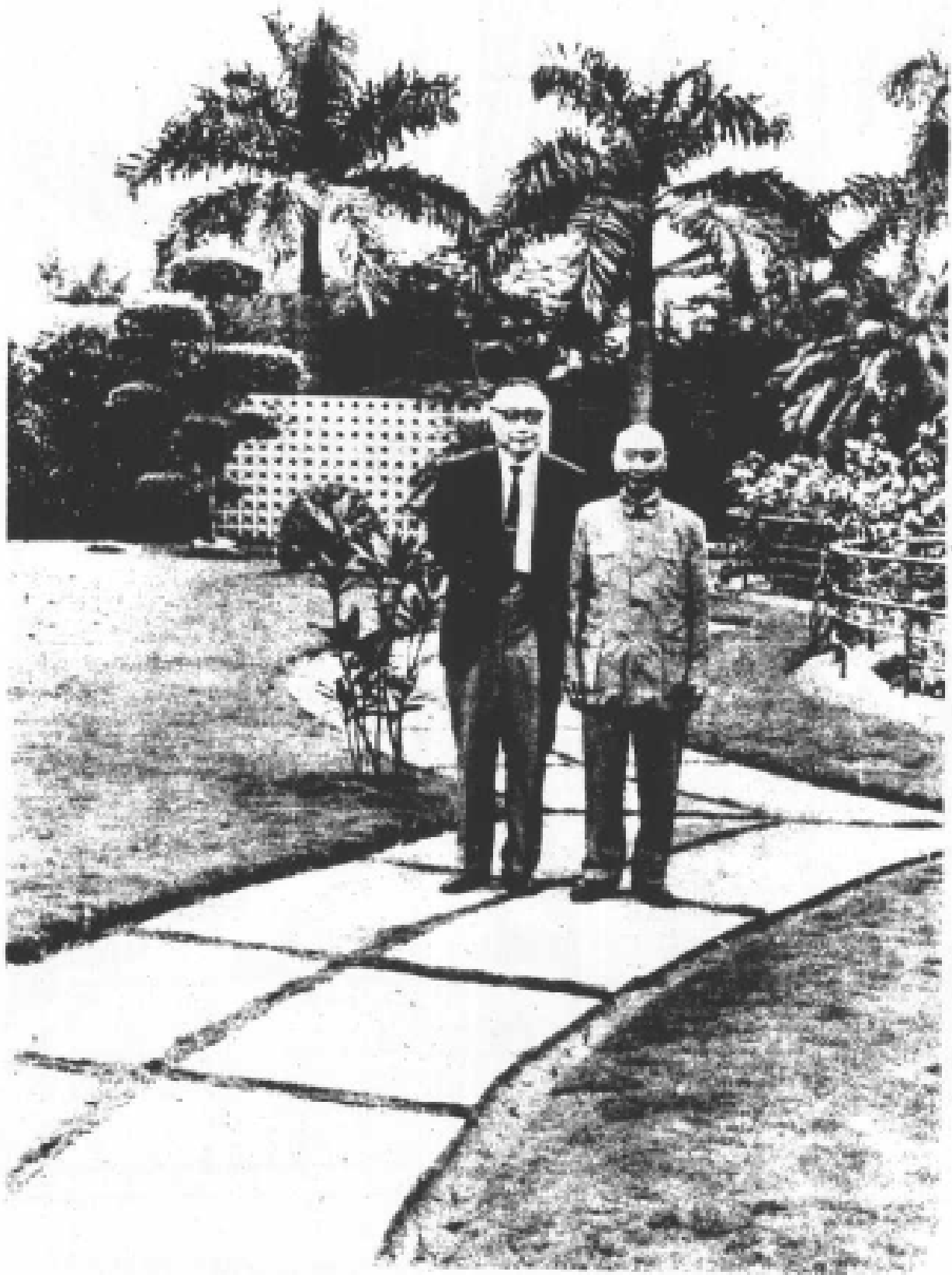
與趙岳山（右）張一正（左）兩先生合影

五十七年 台中



在逢甲學院演講

五十八年 台中



影合南化員委王與察考部南



中台 年八十五

遠自芬清，疏扶木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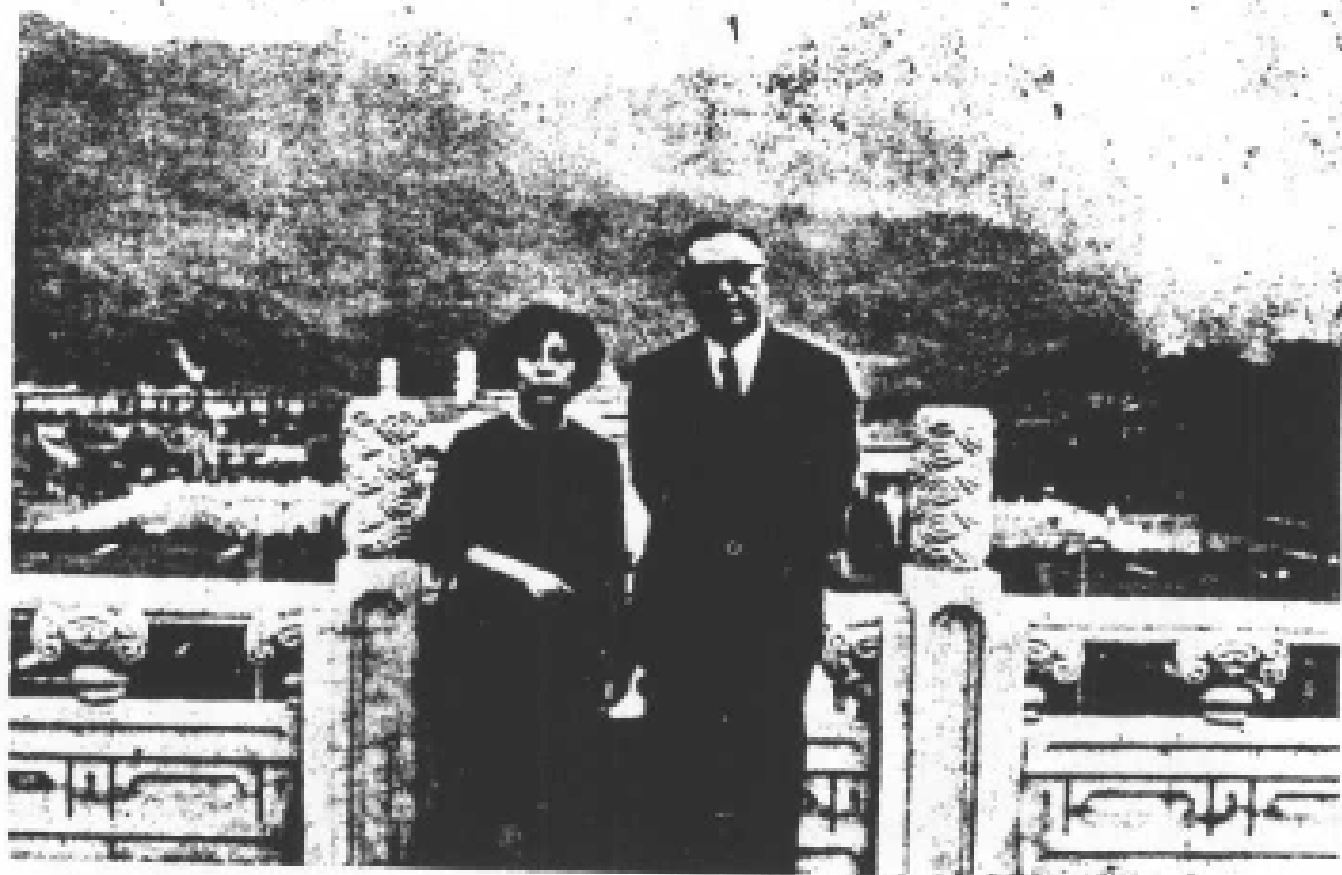
中台 年八十五

客賓謝答辰誕甲花



北台 年十六

寓公安復路南化敦北台居遷



溪雙外 年一十六

影合生裕子公女長與



場機山松 年一十六

美返生裕子公女長送友親與



在敦化南路林園大道

六十一年 台北



北台 年一十六

孫弄貽宮



場機山松 年一十六

美返宏子公女三送友親與



蘭德密州密國美 年二十六

影合宏·蓮立·生裕

沁園春

懷昔年春

魏中誠

玉砌雕欄，故國青山，空懷悵望。念

昔時烈士，死生好友，皆榮荒草，欲

斷人腸。落日孤城，哀鳴寒角，此恨

於今如水長。難禁，有天涯游子，

空二字

廿載流亡。猶思共赴疆場，盡都

是翩翩年少郎。憤島夷肆虐，朱毛逞

暴，閩東兒女，豈懼強梁。慷慨成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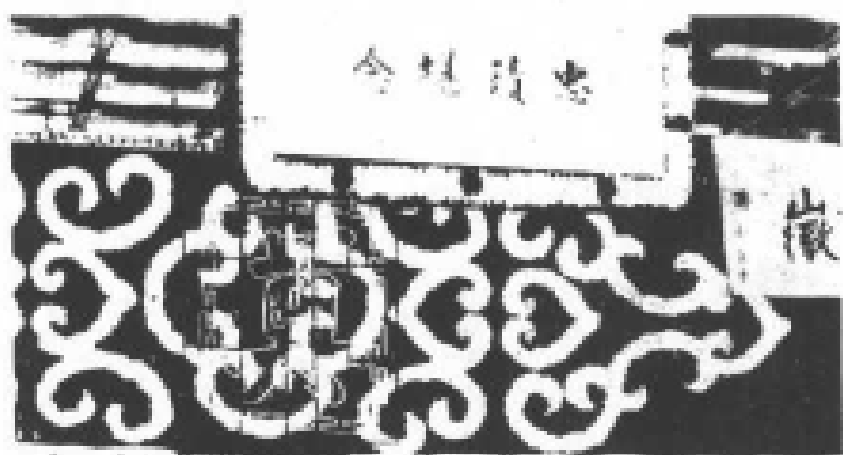
，從容就義，大節曾為民族光。吾何

顏？惟老兵不死，重整戎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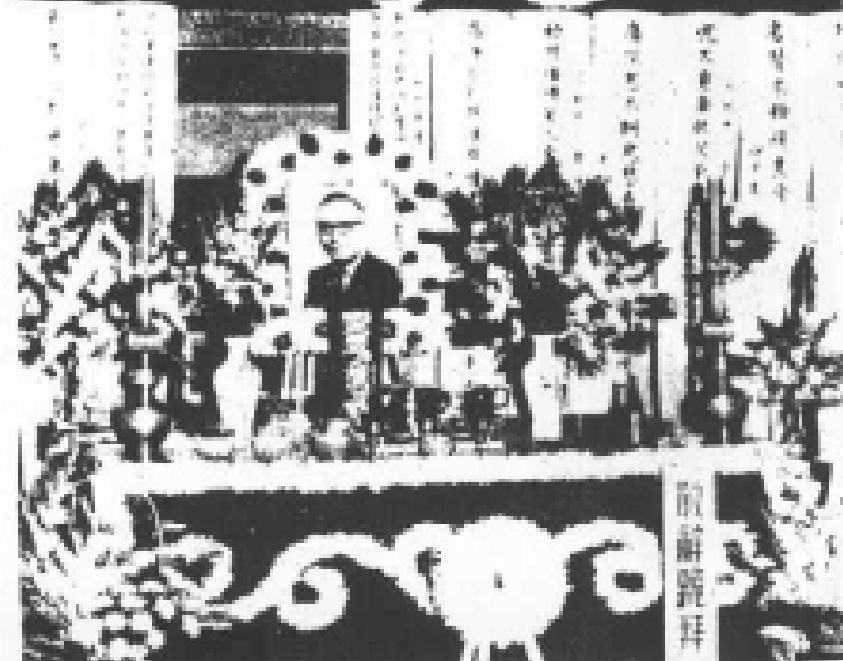
飾終留影



景外堂靈廳行景



靈堂內景之一





二之景內堂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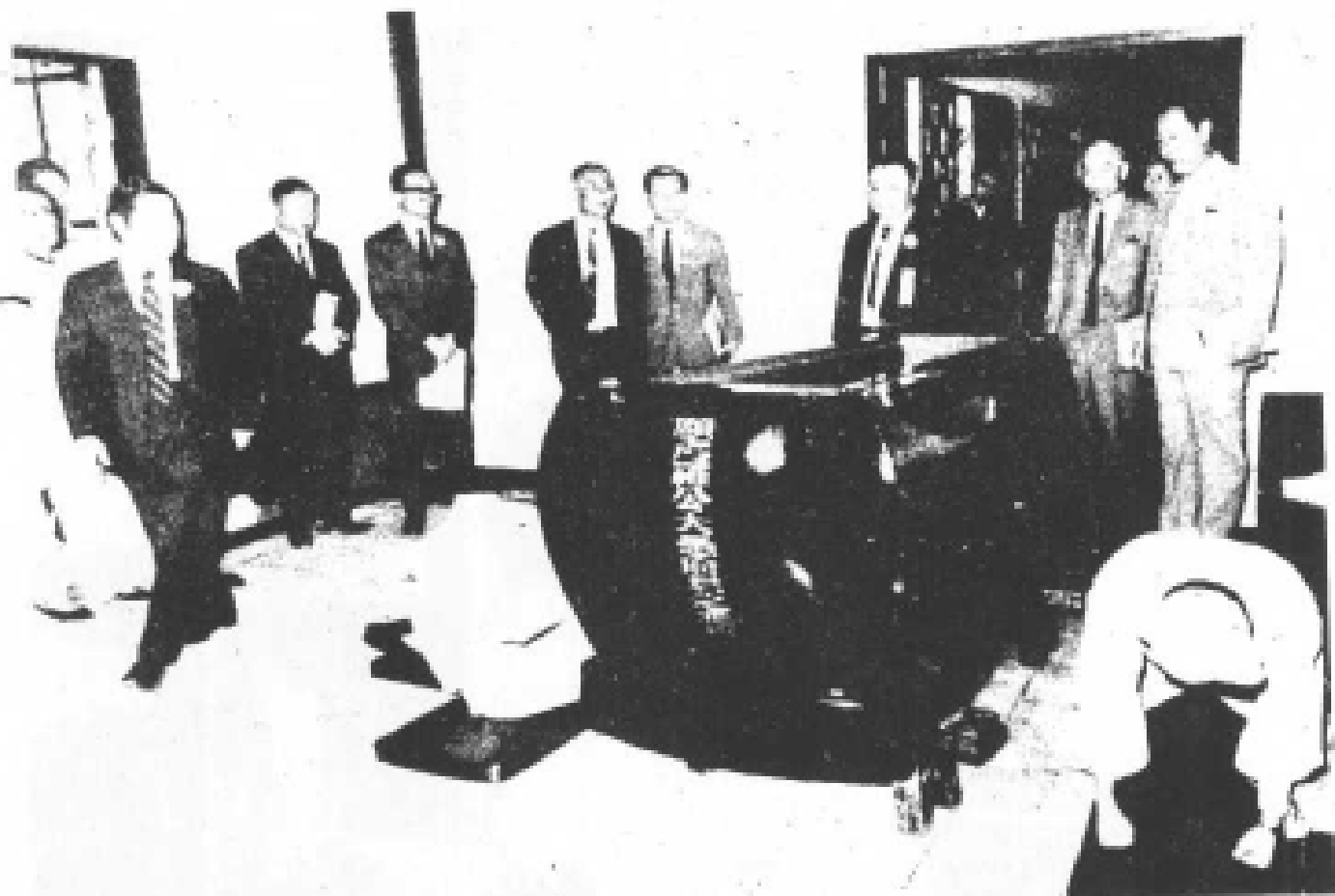
羅夫人（右為許吳文英女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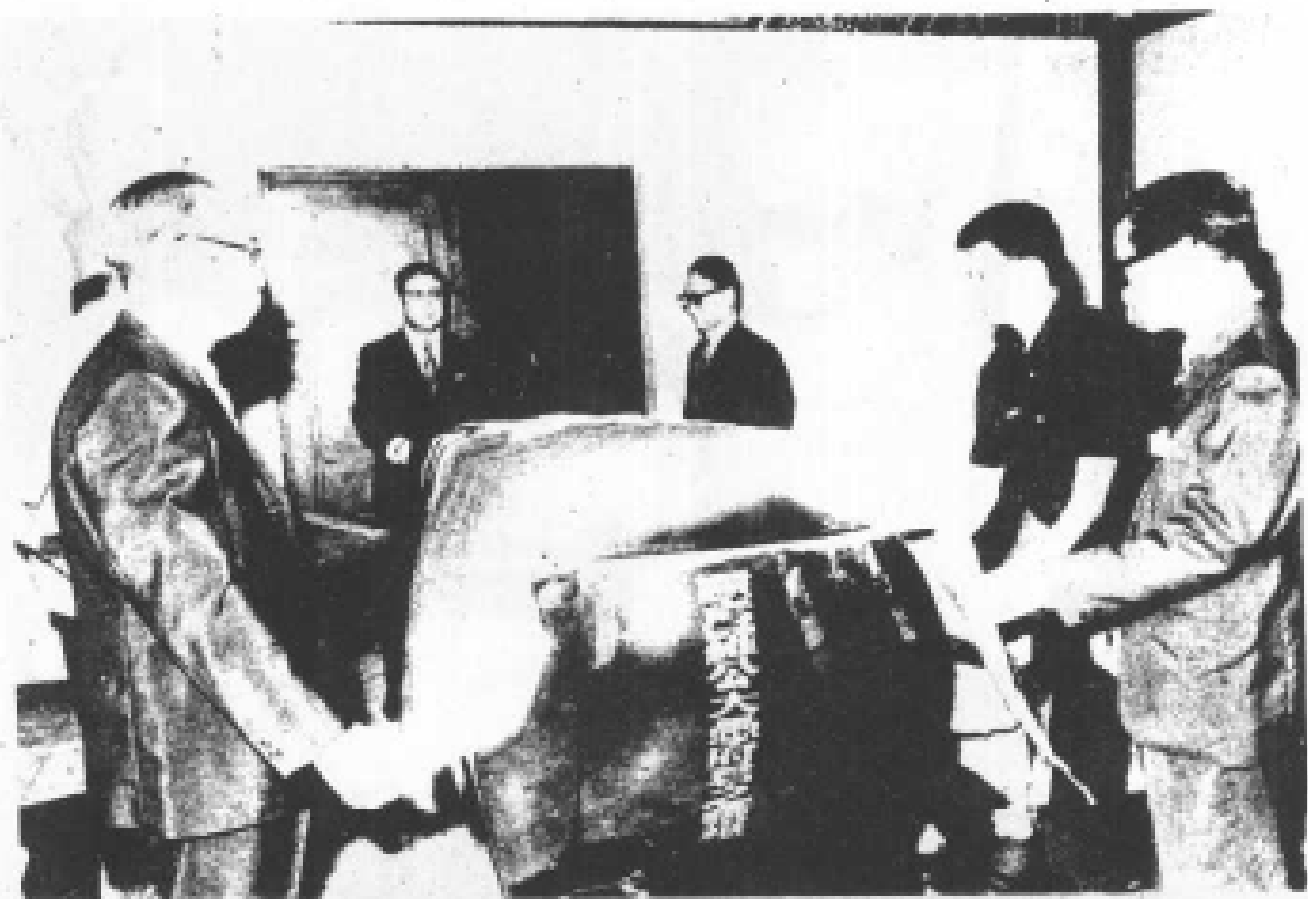
羅夫人暨長孫女安妮



大強



容遺仰瞻



旗黨蓋覆

開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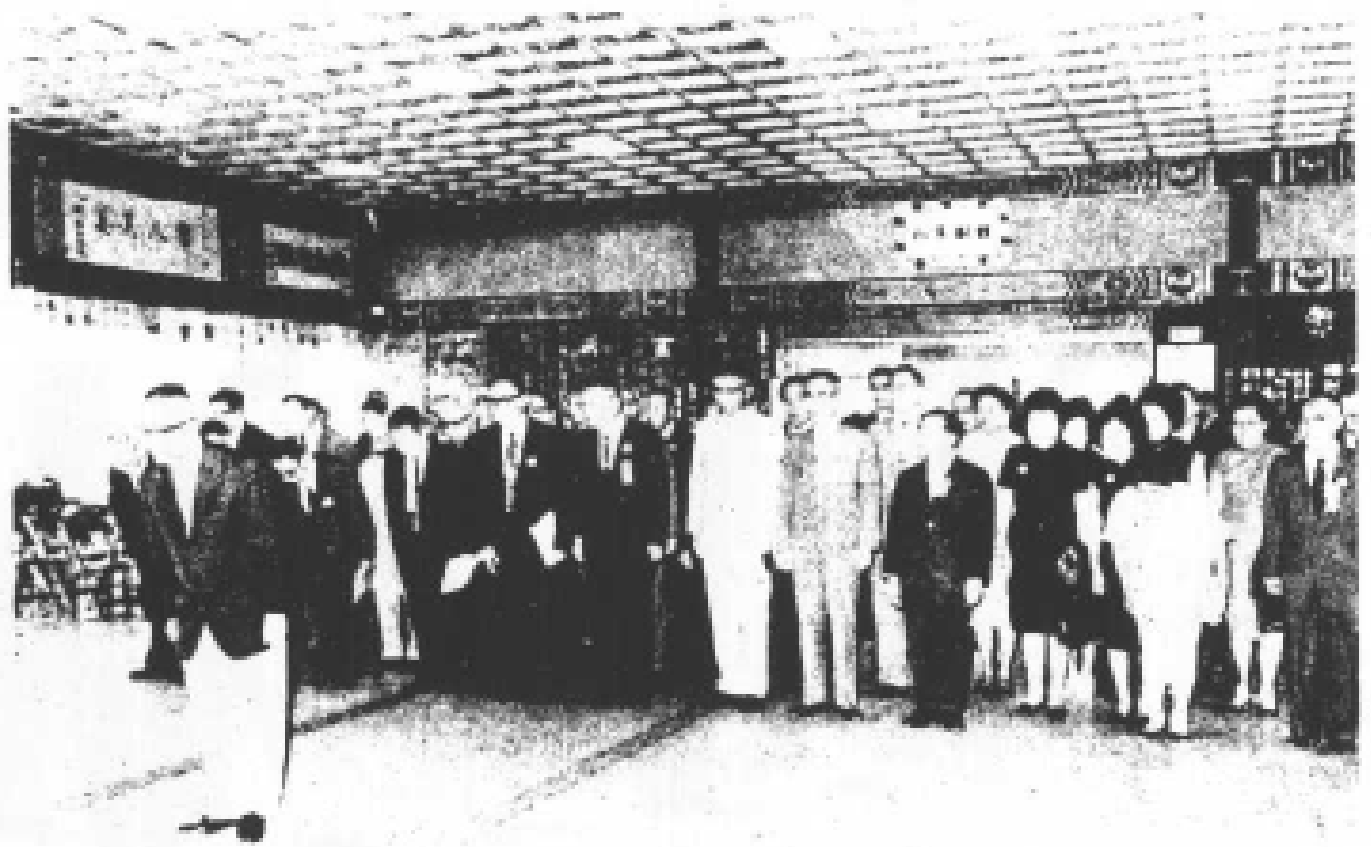
治表委員會公祭

立法院公祭



立法院司法委員會公祭





祭公表代意民央中市三省九北東



遼寧省政府在台同仁公祭



祭公志同台在部黨省北遼



祭公志同台在部黨市陽瀋



祭公鄉同陽遠



祭公鄉同北東



祭公志同台在處事辦員專務黨北東



吳尹生先生代表黨專在台同志恭讀祭文



引發靈啓



行啓車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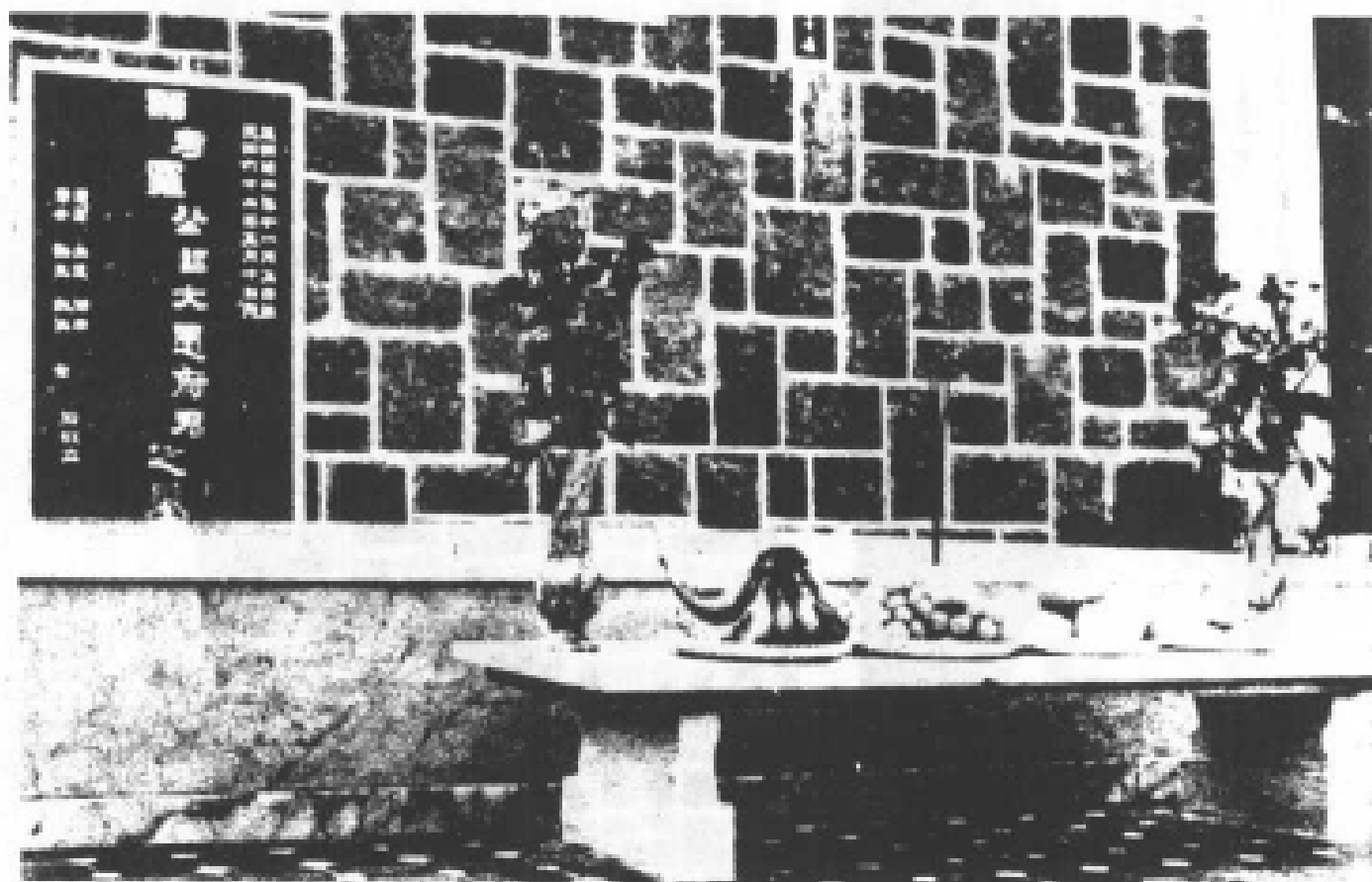
靈車通過儀門

出殯行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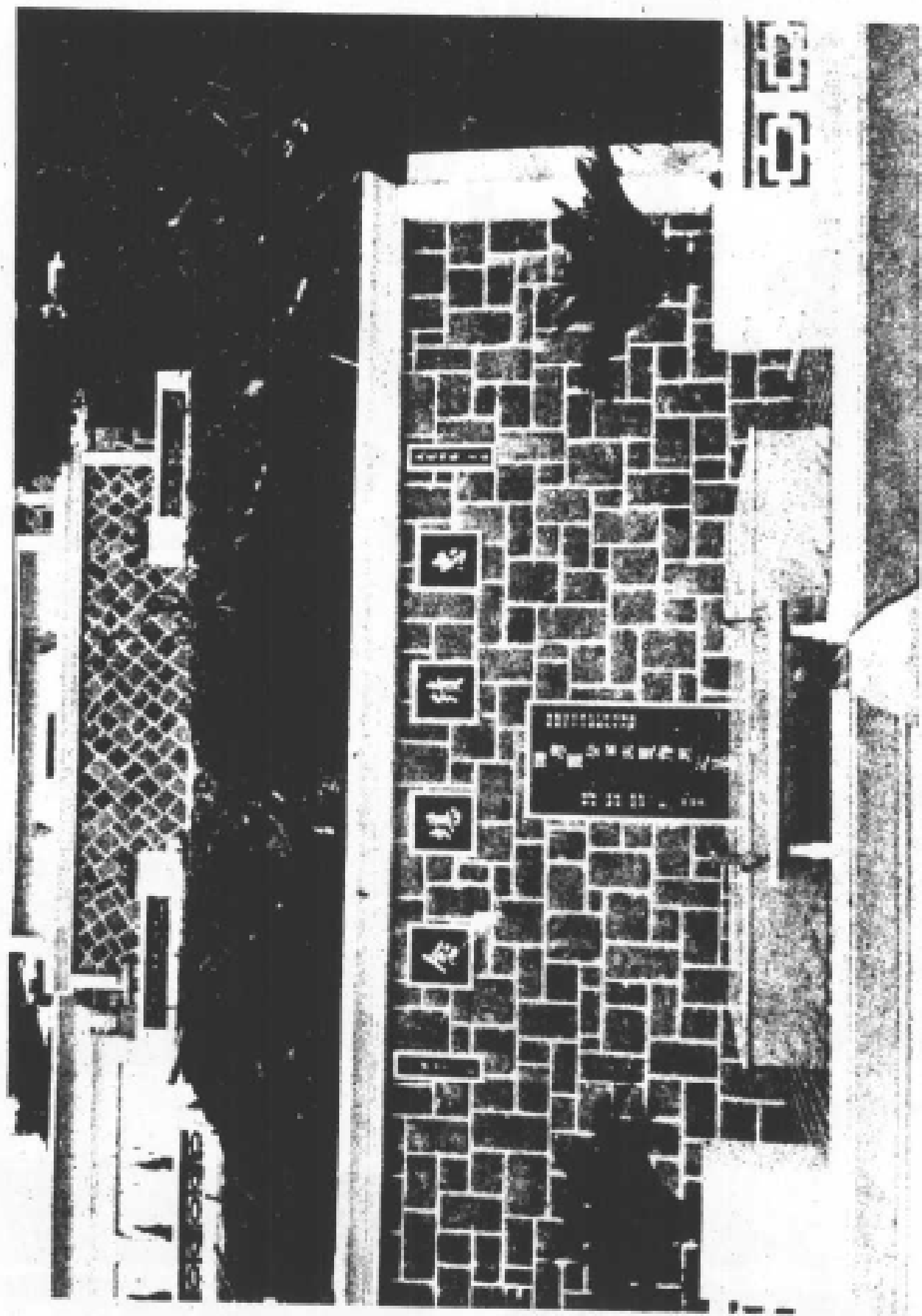




靈柩抵遠陽明山第一公墓



墓全國景之一



二之景全園畫

羅大愚先生紀念集 目錄

- 一、遺像
 - 二、褒揚令
 - 三、總統副總統題輓
 - 四、生平畫傳暨手稿
 - 五、飾終留影
 - 六、行誼
 - 七、治喪紀要
 - 八、祭文
- 家祭文……………一九
- 治喪委員會祭文……………二一
- 立法院祭文……………二二

立法院司法委員會祭文

二二二

東北黨務專員辦事處在臺同志祭文

二二四

告寔文

二二八

九、輓聯

家屬

二二九

團體

三三一

親友同志

三三一

十、輓幛

十一、誄文輓詩

張式綸：誄辭

五三七

王大任：羅委員大愚兄輓詩

五三八

李一匡：統立委羅大愚學長

五三八

十二、悼唁函電

裴有明：唁函一

五五九

高鄭歸等：唁函二

五五九

劉建仁：唁函三

五六〇

唁電.....六〇

慰問卡.....六三

十三、致送花籃花圈台銜

十四、紀念文

王啓江：大愚同志二三事.....六七

秉直：追悼羅大愚先生.....六九

王鐵漢：悼念羅大愚先生.....七二

王大任：一代革命健者.....七三

方志懋：悼念羅大愚先生.....七八

余思宙：抗日志士名存青史.....八三

袁曉九：「負責人」.....八五

高越天：感逝小錄.....八六

王常裕：無限悲痛.....八七

許俊哲：痛悼愚公老友.....九一

許吳文英：敬悼重道義共患難的大愚賢弟.....九四

姚彭齡：悼大愚兄.....九八

李常仁：抗蘇剿匪的東北光復軍.....一〇〇

汪漁洋：抵禦外侮史的尊章……	一〇七
張興唐：抗戰中京北地工領導人 羅大愚委員……	一一〇
高士嘉：天地悠悠……	一一三
顧澤生：您！永遠活在我們的心裏……	一一八
吳尹生：撒種的人倒下去了……	一二二
吳尹生：追憶幾件小事再悼大愚先生……	一二五
張慶凱：東北抗敵英雄——羅大愚先生……	一三二
王 良：敬悼羅大愚先生——追憶幾件平凡的瑣事……	一四三
馬肅風：羅大愚先生的高風亮節……	一四七
張鴻學：燦爛往事——敬悼大愚先生……	一五二
陳 衡：懷念羅大愚先生……	一五八
張 榮：悼念領導人羅大愚先生……	一六二
高魁舉：追念大愚先生……	一六五
任子謙：悼念羅先生也悼念舊日的老弟兄……	一六八
林宗華：「大愚精神」永在……	一七五
趙岳山：海外感處……	一七八
張一正：敬悼羅先生……	一八三
何廣文：永恆的哀思……	一八五

十五、哀思錄

石國棟：悼念東北抗日地下工作負責人……	二〇四
秦學明：悼念負責人……	二〇六
鄭春甲：追念大愚先生……	二〇九
陸紀澤：血淚斑斑懷故舊……	二一一
張樹奎：悼念偉人 槍懷二弟……	二一五
史惟亮：因 緣……	二二〇
朴維廣：永恆的懷念……	二二三
芥翠蘭：安息吧！羅先生……	二二七
羅裕生：聚少離多 親恩似海……	二二九
周開安：敬悼岳父……	二三三
羅開平：永恆的悲痛與懷念……	二三五
李鈺燕：追 思……	二三七

羅大愚先生行誼

羅大愚先生原名慶春，字澤南。在從事地下抗日工作時期使用之化名甚多，以「魏中誠」一名最受知於同志之間。民國前二年十一月五日生於遼寧省遼陽縣五道口門村。父錫九公，母陳氏，繼母魏氏，長兄慶宣，先生居次。及長，考入省垣第一高中，離家就讀。時日人在瀋陽橫行霸道，先生怵目驚心，毅然有澄清家國之志。畢業後入關，先後進入輔仁大學、中國大學研讀經濟。與流亡平津之東北愛國青年交遊日繁，立志益堅，遂於二十四年八月在北平加入中國國民黨。曾二度赴日留學，第二次進入東京法政大學主修財政。自二十三年至二十七年留居四年之久，奔走於東京、京都、廣島、北海道、九州之間，展布工作，且遠及韓國。二十七年春返抵瀋陽，建立工作據點後，即兼程趕往陪都重慶請命。總裁蔣公特准參加中央訓練團黨政高級班受訓，迭蒙召見，諭令返回現地工作。又承當時中央黨部秘書長朱家驊先生指示細節，奉派為黨務專員，負責推動東北黨務工作。乃於二十八年趕返瀋陽，積極開展錦州、四平、長春、吉林、旅大、安東、哈爾濱、牡丹江、佳木斯、齊齊哈爾等地工作。因留日同志陸續返國，而東北現地之青年，反滿抗日之情緒極為高昂，故工作開展迅速。民國三十年冬日人偷襲珍珠港，為鞏固其「後方基地」發動所謂「一二三〇事件」，大量搜捕黨人，專員機構留日及東北各地之同志，遭受波及，有若干優秀同志被捕死於非刑。歷經辛勤建立之電臺，與洛陽僅通報數次，即被迫停止收發工作。與中央之連繫，完全斷絕。唯賴各同志毀家紓難，義務捐獻，使工作照常積極進行。民國三十三年又發生「三省黨部事件」。專員設在瀋陽之總部，受敵僞注意，株連堪虞，先生遂決定遷往長春，深入敵

偽心臟，作殊死之戰。民國三十四年春，德國投降。先生以勝利之曙光顯現，將工作推進至半公開階段，而敵偽亦因德國之降，又在東北全境，以專員機構爲主要對象，瘋狂發動「五二三事件」。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先生在長春終於遭敵警逮捕。同時第二負責人亦在瀋陽就逮，重要幹部及大批同志紛紛陷入警網與偵騎之下，幸有第三負責人逃離長春，返回瀋陽，聯繫劫餘同志，苦撐到底。

自二十八年至三十四年，前後六年之悠久歲月中，先生從未離開現地一步，亦從未停止工作一日，縱使被捕入獄，仍在進行「獄中工作」，研判案情，營救同志。專員工作劃分組織、訓練、宣傳、調查、文教、民衆運動、軍事、爆破、交通、經濟建設等十大綱目。其工作計劃均屬切實可行，而有益於國家民族。故能吸收大量大專學生，與偽滿之中堅幹部，同志總計達三千人。其工作績效無法詳列，即以宣傳文教方面而論，三十三年二月曾出刊厚達三七六頁之油印本小冊子「中國之命運」，使東北同志如獲至寶。在軍事爆破方面，地下工作奠定之基礎，竟成爲日後與共匪蘇軍搏鬥的最寶貴資源。

三十四年八月，日皇下詔投降，東北完全進入一截然不同的新局面，同志大部分獲釋。惟仍有爲數頗衆的同志慘遭日人無理謀殺。而蘇軍入侵後，更有無數同志與蘇軍及其羽翼下之匪軍進行頑抗，其犧牲之重大，更有甚於對敵偽之抗爭。先生指示各地同志，在混亂局面中協助維持地方治安，保存敵偽物資，搜集敵偽資料，以供復興建設之需要。光復後，先生受頒勝利勳章。省市政府成立，奉派爲遼寧省政府秘書長。三十五年就任遼北省黨部主任委員。同年由中央遴選爲制憲國民大會代表。三十六年膺選立法委員。不過先生最不能忘情者仍爲地下工作的一段艱苦奮鬥。他說：「東北抗敵工作一段坦純無私勇奮鬥的志行，在我等悠久生命史中，亦可謂爲任何後日之成就與榮譽均不足與之相提並論。」又說：「當時我們的伙伴，爲了抗日，爲了反共，有許多爲國捐軀，他們都是在二、三十歲最寶貴的青年時代，慷慨赴義，壯烈犧牲。他們的血像花一般的燦爛，像寶石一般的光輝，我永遠不要做對不起他們的事。」

他的這種沉痛心情，形成精神上重大負擔，又因在獄中曾受到極殘酷的身體上的摧殘，使他的身心健康受到嚴重侵害。民國六十年初咳久不癒，民國六十年七月在榮總就醫，經診斷爲肺癌，當即切除右肺。六十一年冬有復發跡象，曾

兩度入院就醫，雖經結六十之照射，仍無法控制病魔。六十二年四月六日再入院，五月十日下午三時五十五分竟與世長辭。

先生燕居，待友，每談論國事，見解精闢。又喜歡分析事理，替旁人拿主意。其為人誠拙却最具幽默感，處事正直常不忘人情味。可惜昔年同志血濺骨嶽的景象，重壓在他的心頭，「憂能傷人」終於侵奪了他的生命。

治喪紀要

- 一、患病經過
 - 二、逝世前後
 - 三、友好治喪
 - 四、移靈公祭
 - 五、卜葬佳城
 - 六、明令褒揚
 - 七、新聞報導
- 附錄

患病經過

羅大愚先生自民國三十八年來臺後，卜居臺中，雖近於退隱生活，但心情並不輕鬆。一方面心繫留居大陸同志之安危；一方面顧念在臺同志之生活；一方面二子三女正在成長求學之階段，必須竭盡心力，妥予照顧。亦曾種花蒔草以求陶冶性情；或搜集友朋照片在影像世界中聊寄其心意。每年五二三，或農曆十一月初五誕辰必有同志友好前來訪晤，幾成爲定期例會。每逢此種機會，先生興奮之情，不能自己；或放酒聯歡，或傾談竟夜，其心情決非完全愉快，不如說常

有一抹哀愁。

先生在地下工作時代，養成連續吸煙之習慣，以支持其晝夜不休止之工作。每入冬令，常患咳嗽。至民國六十年冬久咳不愈，痰中帶血。某日張一正過訪，見到X光肺像，認為大有疑問，主張應到臺北檢查就醫；張鴻學且向榮總洽妥病房，先生以氣候不利為辭，未能成行。其心目中認為小病不治可愈，壞病治也無濟於事。

先是羅夫人劉郁中女士，為照顧其生活環境在臺中曾三度遷居；今見事態嚴重，乃以子女均各長大為辭，主張遷居臺北，經先生同意，於六十年六月寓居北遷，稍事安頓，即住入榮民總醫院。立院同仁中有李煥之委員，染患肺癌，於五十九年開刀，經過良好，特來走訪，現身說法，鼓勵先生接受切除治療，遂於六十年七月十五日由盧光舜大夫切除右肺。

盧為自由中國胸腔外科權威，曾細心閱讀趙岳山所寫之「滾滾遼河」一書，因書中以醫生為主角，以醫院為背景，倍感興趣。見先生為東北人，詢問該書經緯，不意其患者竟為書中之「負責人」，乃大喜過望。並告以：我的手術小組與你們地下工作行動小組同樣可靠，加以勸慰。

手術後曾一度發生休克現象，因此遷延出院時日。以後一年中經過情形良好，每晨做長途散步；亦曾攜家人遊覽臺北近郊名勝。至六十二年胸部外皮突生腫塊，盧大夫決定以鈷六十照射，以後常有劇咳及食慾不振現象，乃於十一月七日再度入院療養。經過注射鹽水調理，再出院回家，體力已相當耗弱。六十二年一月二日又以身體不適三度入院，迨數年前出院，行走已感困難。入春以後，情況益為不佳，常常發燒，時有嘔吐，咳出膠質之痰，有如吹泡泡然，種種病象已無法由藥物控制。先生明知體力衰竭，堅決主張為次子開平完婚，郁中夫人勉為其難，經友好協助，婚禮於四月一日順利完成。

逝世前後

六十二年四月六日，先生堅持不用擔架，由子女扶持下樓，離開寓所，第四度進入榮民醫院，住二十七病房二十號

房間。

開平婚禮前後，友好僉以病況嚴重，應積極籌備後事，遲恐不及。惟先生夫婦力持鎮靜，又以喜事當前，遲至四月四日始由項委員潤崑代表友好向郁中夫人進言，必須即刻籌辦後事，郁中夫人首肯。遂有姚彭齡、王大華、汪漁洋、張鴻學、王孝華、高士嘉、周開安等分頭籌備三事：(一)治定墓地。(二)購置壽材。(三)裁製壽衣。

在美之長女裕生、三女宏對其父之病況，並不十分瞭解。長子立達雖於二月二十五日赴美，奉父嚴命亦未吐露實情；此亦為先生之有意的安排，深恐擾亂其子女之心思，有悞研究與學業。四月初在臺之次女欣生始將父病真相及最近之變化，函告其大姊；在美之三人得報後，焦急萬分。裕生以最快速之行動，於四月十一日趕返臺北。時值深夜，只好暫回家休息，翌晨始到醫院。父女見面，裕生雖悲痛欲絕，而先生已不能如常人之撫慰愛女，惟面部呈現激動之表情而已。

在美之長子立達、三女宏，亦要求立即返國侍疾。郁中夫人以立達出國不久，一切尙未安頓，加以勸阻；三女宏終於四月二十四日邁返臺北。時次媳王笑榮因出境證無法再延，不得已於五月三日在病室忍痛辭離翁姑飛美。

友好同志聞訊，紛紛前來慰問，有的遠道專程前來，有的每日前來致候。此時之病人衰弱到了極點，語音微細，不能暢所欲言。心志朦朧，罕見清醒。有時劇咳不止，有時嘔吐大作，面色發黃，常有痛苦之表情。醫言惡瘤恐已侵入腦部與肝臟。亦幸因神志不清，病痛為之減少。

侍疾之家人，痛苦萬分。郁中夫人親侍湯藥，衣不解帶，無分晝夜，且須招呼友好及籌辦後事。裕生雖長年留居異國，侍疾之週到與盡心，仍如東北老家之典型孝女，親友均為之感動。

盧光舜大夫並非此次住院之主治醫，但因已與患者建立深厚之友情，不時前來視慰，面對郁中夫人，唯有咨嗟與歎。

郁中夫人趁先生情況較好時，將後事料理情形一一告知，先生唯頷首垂淚而已。家人友好均期待能留下類似遺囑或遺言，乃竟毫無此種表示。僅殷殷垂問其子女之切要問題。一日，命人拿來紙筆，借已無力書寫；裕生僅開口授：「我

與郁中二人……」數字而已。

裕生因假期已滿，不能再留，原定五月四日返美，但五月三日晚先生病情惡化，已不知呼叫家人，進入彌留狀態。裕生不忍驟離，延至七日始成行。

五月十日先生不飲不食者已六日，面色焦黃，時有痛苦表情與煩燥情緒，至下午三時五十五分結束其一個月零六天痛苦的病院生活，也結束了六十四年多苦多難的一生。當時隨侍在側者為郁中夫人与羅宏。

四時二十分高士嘉夫婦趕到醫院。立法院梁股長亦率領市立殯儀館之靈車迎候。醫院原擬作肝臟穿刺，以查驗病情。由高士嘉向在護士室待命之醫生說明：「關於此項問題，我們友好早有商議。因為逝者生前所受皮肉之苦太多，我們在感情上不願見其死後再有損傷。請向二位大夫致歉！」

先生遺體在上述數人衛護之下，升上殯儀館之靈車，四時半啓行，逕開該館太平間，迎入四十五號靈位。此時欣生、廷燕等家人，姚彭齡、吳尹生等友好，亦先後趕來，瞻仰遺容。幽冥兩隔，人天永訣！郁中夫人大慟，在場家屬友好亦各淚下。

友好治喪

十一日，敦化南路羅府在客廳設置遺像香案，以便弔者盡禮。上下午，大部分在臺北之友好同志紛紛前來弔祭並慰問羅夫人。晚七時在立法院第一會議室舉行治喪委員會的籌備會，由汪漁洋主席，立法院袁秘書長雅報告喪葬費用數字。並決定：(一)公祭、安葬定為五月二十三日。(二)向中央黨部申請黨旗覆棺。袁秘書長退席後，同志友好繼續商談如何勸慰郁中夫人。因郁中夫人哀慟逾恒，對葬禮不願鋪張，堅持不收禮，不印發訃聞，不寫生平事略……乃公推姚彭齡代表全體同志友好，勸請郁中嫂夫人接納眾議。散會後即赴羅府，由姚彭齡報告開會經過，強調大愚先生應有適當之飾終典禮，郁中夫人以同志與友好之盛情真摯可感，終于一一接納。

五月十三日下午三時在立法院交誼廳召開治喪委員會，由倪院長文亞主席，出席有賈委員維棟等一九四人。報告事

項有三：

一、全體與會人士起立爲逝者致哀。

二、高士嘉報告羅故委員大愚先生生平事蹟與病逝經過——高士嘉報告歷時三十分鐘，內容着重說明其地下工作之具體事蹟而不及獎飾，聞者凝神靜聽，咸爲之動容。

三、主席宣告本日收到通知及與會人士，均爲治喪會委員。

再次進行討論事項：

一、推請倪院長文亞爲主任委員，劉副院長濶才爲副主任委員。

二、推請袁秘書長雍爲總幹事，蕭副秘書長先蔭爲副總幹事。

三、殯葬方式爲土葬、六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星期三）在景行廳舉行大殮、家祭、公祭、隨即發引，安葬陽明山

第一公墓。

四、由袁秘書長雍報告治喪費預算情形，並推請姚彭齡先生負責監督並從儉開支。

五、推定高教授士嘉撰擬行館付印。

六、擬定公祭之單位與時間。

七、刊登治喪會啓事及家屬訃聞。

八、汪漁洋等臨時動議，擬請覆蓋黨旗。

閉會後孝家開平在門口行跪拜大禮，叩謝與會人士。賓客均不敢過視，無不黯然神傷。此時會場尚有黨專同志三十餘人，不忍離去。由高士嘉主席，再商討地下工作關係同志如何盡禮。當經決定：

一、黨專同志爲公祭最後之單位，由吳尹生撰寫祭文。

二、黨專同志贈金以五百元爲原則，供爲編印紀念刊物之用。

三、在安葬時唱五二三紀念歌。

五月二十一日立院袁秘書長雅邁集姚彭齡、汪漁洋、張鴻學做公祭前之會商，決定分組辦事及服務人員名單如下：

一、招待組：負責來賓致祭及安排親友參加葬禮等事宜。

王常裕 項潤崑 周慕文 梁肅戎 王孝華

汪漁洋 張鴻學 張庸夫 馮國卿 許俊哲

二、禮品組：負責一般禮品、奠儀、花籃、花圈、輓聯、輓幛領收、登記、保管工作。

吳尹生 秦學明 衛繼堃 畢文 安伊 關滋民

三、典禮組：負責有關移靈、家祭、公祭、起靈、安葬等一切有關典禮事宜。

王常裕 許俊哲 汪漁洋 張鴻學 高士嘉 王守正

四、簽名組：負責來賓之簽名，並發給手帕、紫花、「五二三蒙難二十周年紀念文集」等事宜。

以立院同仁爲主，傅小姐及李小姐輔佐之。

五、佈置組：負責靈堂內外輓聯、輓幛、花圈等排列及墓地一切佈置事宜。

由立院梁股長負全責，姚彭齡、傅佩琳、朴維廣、秦學明輔助之。

六、交通組：負責來賓車輛秩序之維持及參加葬禮車輛之調度事宜。

以立院同仁爲主，張榮、賈凡輔助之。

七、攝影新聞組：負責攝影及新聞之發佈。

傅佩琳、朴維廣

八、總務組：辦理一切有關事務及非屬於其他各組之雜務。

梁股長 姚彭齡 李萬鍾 李樹淦

九、照顧組：負責孝家之陪伴與照顧等事宜。

吳文英 王紫清 王孝華

移靈公祭

二十二日下午，參加治喪工作的各組同志陸續抵達市立殯儀館景行廳，在姚彭齡大哥、李萬鍾先生指揮之下，大家一齊動手佈置靈堂。遺像居中，其上高懸總統題頒「忠績堪念」輓額，與副總統題頒「謨猷長昭」輓額遙遙相對，四壁掛滿輓聯輓幛，舉目瞻顧，一片縞素，莊嚴肅穆，倍極哀榮。居住外地同志友好，紛紛於二十二日由中南部趕到臺北，均先趕來殯儀館在先生遺像前行禮致哀。

二十三日清晨七時半，先生遺體化粧完畢，八時正移靈景行廳正廳，遂即舉行家祭，九時開始公祭。

首爲治喪委員會公祭，由倪主任委員文亞主祭。繼爲立法院全體委職員公祭，仍由倪院長文亞主祭。立法院司法委員會公祭，由趙委員石溪主祭。東北三省三市中央民意代表公祭，由王代表星舟主祭，與祭者有國民大會代表董彥平、林耀山、韓春暄、立法委員齊世英、唐慕文、梁肅戎、王大任、石九齡、趙自齊、監察委員張維貞等九十餘人。遼寧省政府公祭，由前遼寧省主席王鐵漢將軍主祭。旅日同志公祭，由高教授士嘉主祭。遼北省黨部公祭，由前書記長李代表象泰主祭。遼寧省黨部公祭，由王代表星舟主祭。瀋陽市黨部公祭，由王委員常裕主祭。臺北市遼陽同鄉會公祭，由關代表吉玉先生主祭。旅臺東北同鄉公祭，由方代表永蒸主祭。東北黨專同志公祭是最後一個公祭單位，有將近百位過去追隨先生在東北現地從事地下工作的舊日伙伴，一個個面帶戚容，在第三負責人高士嘉領導之下，恭集先生靈前致祭。當吳尹生同志朗聲宣讀他自撰的白話祭文時，句句打動了每個人的肺腑，真是一字一淚。與祭者有的俯首哀思，有的淚流滿面，有的泣不成聲……整個靈堂除了清晰而有力宣讀祭文的聲音之外，便是一片涕泣之聲；一位久在殯儀館工作的人員說：公祭時能有如此真誠沉痛哀悼氣氛者，並不多見。

幾位立院司機朋友，因先生久居臺中，相知不深。今由喪禮獲悉先生是做過轟轟烈烈抗日事業的人，紛紛到簽名處索取五二三紀念文集，以示對先生之仰慕。

未參與各單位公祭，前來弔祭的人士有黃國書、袁守謙、郭驥、張寶樹、高玉樹、崔垂言、鄧傳楷、黃文琦、龔韶杜均衡等各位先生總計數百人。前中央研究院院長朱驥先博士遺孀朱王文淵夫人携子朱國勳，同到景行廳弔唁，並

羅大愚先生紀念集

親至靈幃慰問郝中夫人。

公祭結束，舉行大殮，所有親友均圍集在先平、孝女欣生、羅宏、孝媳鈺燕等均扶棺痛哭，旗官倪院長文亞、劉副院長濶才、王部長任遠、先生的靈柩之上。

十一時正起靈。先生之靈車在旌幡車、總統松江路，經民族東路、重慶北路離開市區，過北

卜葬佳城

先生墓園在陽明山第一公墓，新闢之第六區山脚交會，形成堪輿家所謂龍蟠虎踞之形勢。

先生靈柩運達公墓之後，孝子開平手捧先生長雍主持。袁秘書長在抗戰期間主持漢口市的地產，滿先生墓園周圍，其中栗代表天雄、王代表星舟多位，均較大愚先生年長，華髮美髯，表情凝重，日伙伴熱淚盈眶，齊聲唱出「五二三蒙難紀念歌」，永別了一位良師益友而哭！更爲了悼念一位革命家，永眠陽明山麓。

明令褒揚

大愚先生營葬既畢，同志等咸認爲尙有未足，

聞之事蹟。遂於七月十四日在敦化南路羅府集會商討。決議由高士嘉準備所需資料，由汪漁洋、張鴻學向有關機關申請。七月二十七日，倪院長文亞、劉副院長澗才以羅故委員大愚先生治喪委員會正副主任委員身份，呈文行政院。其主旨爲：

「故立法委員羅大愚先生早年從事抗日工作，著有勳勞，檢具有關文件請轉呈 賜予明令褒揚，以彰忠藎。」並說明如下：

(一)羅故委員大愚先生，遼寧省遼陽縣人。畢業北平中國大學暨日本東京法政大學大學院研究二年。爲中國國民黨員，歷任中央黨部東北黨務專員、遼寧省政府秘書長、遼北省黨部主任委員、第一屆立法委員等職。先生于民國二十三年即從事光復我東北領土工作，與敵偽展開組織戰鬪。十餘年來，奔走于日本、韓國、重慶及東北各地與牡丹江、佳木斯等數十處，聯絡策動，險阻備嘗。其間一度在長春被捕入獄，關木交毒，至死不屈，民族意識之堅強，士大夫節操之顯示，可謂無負黨國者矣！其後先生參與立法工作，議席陳謨，獻替良多。

(二)附送羅故委員大愚先生事略一份，簡歷表一份，五二三蒙難二十周年紀念文集一冊。

行政院於九月二十日院會通過：「呈請 總統褒揚故立法委員羅大愚」，並經臺北各大報將此項消息披露。褒揚令係由總統府派員於十月九日送達立法院轉送臺北市金華街羅夫人劉委員郁中寓所。全文如下：

「總統令

立法院立法委員羅大愚賦性忠貞，制行堅毅。抗戰期間，在東北糾合同志，從事抗日工作，備歷艱危，克彰智勇。雖爲敵警逮捕，身受酷刑，始終不屈，尤徵節槩。茲聞病逝，悼惜良深。應予明令褒揚，以表前功，而昭忠義。

總統 蔣中正

行政院長 蔣經國

榮典
之
墨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十月九日

典璽官 符滌泉

新聞報導

大愚先生逝世當晚，立院新聞室爲之加班發佈消息，翌日即見諸新聞報導。茲將臺北三大報刊錄之有關消息依次記載於後：

五月十一日中央日報第三版：「立委羅大愚昨因病逝世（本報訊）立法委員羅大愚昨（十）日下午三時五十五分病逝於榮民總醫院，享年六十四歲。羅氏早年在日本及東北奉中國國民黨之命，號召同志，從事抗敵工作。先後發生一二三〇事件，三省黨部事件，五二三事件，敵僞爲之震驚。羅氏於三十四年春被捕，光復後獲釋。歷任遼寧省政府秘書長、遼北省黨部主任委員之職。其夫人劉郁中亦爲立委，於羅故委員臨終時隨侍在側，友好正準備治喪事宜中。」

五月十一日聯合報第六版：「中央社臺北十日電：立法委員羅大愚今天下午三時五十五分在榮民總醫院病逝，享年六十四歲。羅大愚是遼寧遼陽人，曾任遼寧省政府秘書長、中國國民黨遼北省黨部主任委員等職。」

五月十二日中國時報第七版：「本報訊：抗戰期間在東北領導三千多名優秀青年，從事地下工作的立法委員羅大愚，因病於十日下午三時五十五分在榮民總醫院逝世。羅故委員生前友好已組成治喪委員會，決定於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八時三十分，假市立殯儀館景行廳，舉行家祭，公祭，十一時發引，卜葬陽明山公墓。」

五月十三日中央日報第三版：「本報訊：立法委員羅大愚故世，立法院秘書處及羅氏生前友好，定十五日下午三時，在立法院交誼廳籌開治喪委員會，商討治喪事宜。」

五月十六日中央日報第三版：「本報訊：立法委員羅大愚之喪，昨日下午三時，在立法院交誼廳舉行治喪委員會，由院長倪文亞主持。會中首由高士嘉報告羅委員生前事蹟及病逝經過，繼推定倪院長文亞爲主任委員、副院長劉潤才爲副主任委員、秘書長袁雍爲總幹事、副秘書長蕭先蔭爲副總幹事。並經決定本月二十三日上午八時在臺北市立殯儀館景

行廳大殮、家祭，九時公祭，十時三十分發引，安葬陽明山公墓。」

五月二十三日中央日報第三版專欄：標題爲「抗日志士名存青史」記者余思宙撰文。

五月二十三日中國時報第三版：「羅大愚之喪今公祭安葬（本報訊）立法委員羅大愚之喪，今日上午八時三十分假市立殯儀館家祭、公祭後，即卜葬陽明山公墓。羅故委員於抗戰期間，曾領導三千多東北青年，在日本及東北各地從事地下抗敵工作。並曾被捕入獄，勝利後曾擔任遼寧省政府秘書長，遼北省黨部主委等職，對黨國貢獻殊多。」

九月二十一日中央日報第一版：「行政院呈請褒揚羅大愚（本報訊）行政院昨（二十）日院會，通過呈請 總統褒揚故立法委員羅大愚。故立法委員羅大愚，畢業北平中國大學及日本東京法政大學。曾任遼寧省政府秘書長，並膺選爲立法委員。早年從事抗日工作，備歷艱險，頗著勳勞，其後參與立法工作，獻替尤多。」

附錄

治喪委員會計開（六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央日報第一版）

立法委員羅大愚（慶壽）先生

於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五月十日

下午三時五十分起公祭於陽明山第一公墓此舉

羅故立法委員大愚先生治喪委員會

主任委員 倪文亞

副主任委員 劉閣才

聞

聯絡處：立法院交際科（電話三二一五三二一—三三三三）
寓：臺北市敦化南路362巷66號之三一（電話777109）

顯考 立法委員 **羅公諱大愚** (慶春) 府君

公於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五月十日下午三時五十五分壽終樂終於醫院誕生於民國紀元前二月十一日享壽六十四歲即日移靈臺北市民總路市立殯儀館謹擇於民國六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星期三)上午八時三十分在該館舉行公祭九時十五分起公祭十一時引安葬於陽明山第一公墓叨在

友世賢學成族
哀此訃

孝男 **立遠**

孝女 **裕生**

媳 **李廷燕**

婿 **周開安**

外孫 **周先志** 周先品

孫女 **安妮**

未亡人 **劉郁中**

啓

聞

(陷居大陸族繁不及備載)

居：臺北市敦化南路三六二巷66號之二(電話777108)
聯絡處：立法院交際科(電話321531轉223)

三、謝啓（六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央日報第四版）

謝啓

先夫羅公諱大愚府君

之喪辱蒙

總統副總統頒題輓額長官戚友親臨弔唁龍輿鑾儀雲天高竝歿
榮存感謹申謝悃伏維
未亡人劉郁中 率子女孫輩泣啓

矜鑒

祭文

依祭典先後爲序

- 一 家祭文
- 二 治喪委員會祭文
- 三 立法院祭文
- 四 立法院司法委員會祭文
- 五 東北黨務專員辦事處在臺同志祭文
- 六 告窆文

家祭文

雜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未亡人劉郁中率子開平等，謹以清酒庶饌之奠，致祭於亡夫羅公大愚之靈前曰：

嗚呼哀哉！自公逝世，十有三日，猶萬古千秋之長。一別永訣，音容渺茫。始得商諸親友，而祭公於靈堂。嗚呼！公之生也，於遼水之陽，乃古肅慎之遐荒。少聰敏而貌岐嶷，處窮厄而倔強。嘗九一八之禍

作也，公負笈故都，而輾轉於扶桑。訪仁人，糾志士，激之以義憤，而說之以義方。於是北海道與九州之間，多虎臥而龍藏。功成不居，再奉命而潛返故鄉。故鄉非我有，父老皆惆悵，荆棘載途，敵騎縱橫，使公心傷。方與公之初見也，公之年華正壯，談鋒犀利，識辯才之難忘。一諾千金，萬死不辭，有古壯士之激昂。未亡人之初歸於公家也，亦與公東奔而西匿，胡新婚之宴爾，無一日之寧息。冒險犯難，救家國於危急性命憂患之際，曾不縈於胸臆。收虎賁之師三千，沛然其孰能禦？日寇倉惶，搜之益急，乃去瀋水，入僞京，出敵人於不意。五二三之難作也，乃與公雙雙携立達兒入獄。公笑語敵酋，指斥侵華之非計。刑不足以使公屈從，患不足以使公喪志。爭民族之光輝，守天地之正氣。幽囚牢室，百有餘日，幸敵人之投降，櫻大難而未死。念公之初來臺也，委棄名利。既與世無所爭，亦默默而無語。然國際拂逆之來，恒瞿然而有所論議，剛正之節，老而弗易。猶庶幾有以娛於公者：男已婚，女已嫁，含飴弄孫，享天倫之樂事。胡上蒼之不佑，竟一瞬而不視。嗚呼哀哉！生死之理，自古如此，涕洟陳辭，曷能自己？哀哀大愚，來享予祭。尙饗！

治喪委員會祭文

維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治喪委員會主任委員倪文亞、副主任委員劉潤才暨全體委員，謹以香花清酒庶饘之儀，致祭於

羅故立法委員澤南先生之靈前，而言曰：

嗚呼先生，爲國忠貞。神如秋水，淵察洞明。學豐道貫，有煥其聲。安內攘外，重任同擎。六奇見智，衆志成城。授勳行賞，赫赫其名。主持幕府，敬止維桑。服黨導政，傳列循良。進退中樞，杼策壇堂。明刑弼教，出言有章。憂勞國事，大雅云亡。人天異路，曷勝悲傷。襄事虔肅，昭告靈旌。陳以旨酒，薦以太羹。鑒其有知，鑒此微誠。尙鑿！

立法院祭文

維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立法院院長倪文亞、副院長劉闊才暨全體委員，全體職員，謹以清酌庶饘之饌致祭於

羅故立法委員澤南先先之靈前，而言曰：

嗚呼先生，性本率真。家居長白，笈負東鄰。致力革命，多歷艱屯。抗日反共，救國救民。不屈強敵，有超恒人。爲政尚德，人稱賀循。禹甸淪陷，孑然一身。巨勳立論，言足以興。花甲逾四，乘化蒼冥。噩耗傳來，痛失良朋。陳以旨酒，薦以芳馨。三立祭史，永垂典型。

尚饗！

立法院司法委員會祭文

維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立法院司法委員會全體委職員等，謹以清酌之饌，致祭於
竊故立法委員澤南先生之靈前，而言曰：

嗚呼先生，長白世系。秀發英年，志士推許。學術縱橫，乘時遠舉。尊夏攘夷，令聞廣譽。冒險犯難，
爲民前驅。遼瀋日韓，多方展布。黨政播聲，議壇名著。義重三旌，利輕一羽。胡天不弔，疾深沉痼。
時序清和，遽萎朝露。席缺人杳，曷勝歎歎。陳以椒馨，薦以酒餚。碩德高行，永垂千古。
尚饗！

東北黨務專員辦事處在臺同志祭文

羅先生！大愚先生！

我們真想不到，你竟先我們而去！你竟離棄我們而去！

我們永遠懷念，三十年前，你領導我們，在家鄉東北，爲了反滿抗日，做地下工作的日子。那時候，你是我們的「負責人」。

那時候，我們都還年輕。我們非常感謝你，教導我們；怎麼樣做人，怎麼樣做事。

二十八年前的今天，你，還有很多很多的同志，不幸被捕入獄，受盡了拷打，受盡了折磨，這就是有名的「五二三事件」。

我們真佩服你的精神，原來在監獄裏也有工作，你照做不誤。

後來，日本無條件投降了，過早的勝利，給我們家鄉東北，帶來了更大的不幸。在政府來不及接收的空檔時期，國際共產黨，乘虛而入。

是你，剛剛出獄，就再接再厲，又領導我們，對共產黨，做殊死的鬭爭。大陸淪陷，很多朋友，避難來到臺灣。

我們非常懷念那最初的幾個年頭。因為你不斷安慰我們，鼓勵我們，鼓勵我們要樂觀奮鬥。從那以後，我們之間，因為沒有工作上的聯繫，也就很少有生活上的過從。

雖然我們分散在各地，可是沒有一個人，不關心你的個人生活。我們瞭解，你在精神上，有很大很大的負擔。

我們曉得你的健康情況，一直不算太好。因為你在獄中所受的創傷，出獄以後，一直沒有能夠得到充分的休養。

可是我們誰也沒有想到，你竟得了癌症。

更出乎我們意料的，是最後的一個多月中間，你的病情，竟突然惡化，急轉直下，使你陷入昏迷的狀態。對你來講，能夠安安靜靜離開這個世界，也未嘗不是幸福。

可是因此，你沒有留下半句遺言，給你的家人，給你的朋友。

我們現在，在這裏哀悼你，我們願意把八年前的今天，也就是五二三廿週年紀念餐會上，你對我們講的話，讀幾段給你聽，也給我們自己聽。同時，我們也向你提出保證。

第一、你說：「我們對於爲東北抗日地下工作，和勝利後爲反共抗俄鬥爭而殉難的烈士，要表達崇高的敬意，和沉痛的哀悼。」你說：「當年我們的伙伴，爲了抗日，爲了反共，有許多位爲國捐軀。他們都是在二、三十歲最寶貴的青年時代，慷慨赴義，壯烈犧牲。他們奉獻了他們的生命，寫下了一段歷史，創造了一個時代，開展了我們東北人，爲國家民族奮鬥，最大的一次運動。」

大愚先生！想不到八年後的今天，我們在這裏要向你，表達我們崇高的敬意，和沉痛的哀悼！我們真是

想不到！

第二，你說：「一二三〇事件，有二十幾位最卓越的同志殉難了，他們的死事太慘烈了。」你說：「當時我心情的沉重，實在不是我所能負荷。也就是由於這種力量，使我加強誓死的決心，要在東北現地奮鬥到底！」你又說：「甚至直到今天，我還是常常警惕自己，我永遠不要做對不起他們的事！」大愚先生！你現在已經蓋棺論定！我們現在就站在這裏為你做見證，你底底確確沒有做出任何對不起他們的事。同時，我們也要向你保證，只要我們活一天，我們也決不會做出對不起你的事。請你放心！

第三，你講到淪陷大陸受苦受難的朋友們。你說：「我們不但時時刻刻懷念他們，同時我們對他們的重獲自由，也從未放棄希望。」你肯定地相信：「只要他們活着，他們一定會活得非常堅強。」大愚先生！我們跟你一樣，盼望能够早一天和他們見面。到了那個時候，我們一定會把你的這一番心意，轉告他們，叫他們知道你是如何地懷念他們。

第四，你說：「我們東北這一次抗日和反共的運動，它的成就和影響，自有歷史給它評價。」你又說：「當年所播下的革命種子，我相信一定會延續到未來，而永遠不致磨滅。」大愚先生！你的眼光大於我們的眼光。但願你的話，將來有事實可以為證。

羅先生！大愚先生！如果你現在還活着，你今年不過只有六十四歲，六十四歲就離開了這個世界，未免過早！

可是，對國家而言——

你已經善盡了國民的天職。

對家庭而言——

你已經完美地盡到了做父親的責任

一個人，對國、對家，做到如此地步，

應該說是沒有遺憾了！

我們今天在這裏追悼你

我們能說什麼呢？

我們只有一句話好講！

大愚先生！永別了！

願你安息！

願你無牽無掛，永遠安息！

告 訃 文

維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治喪委員會總幹事袁雍等

謹奉

羅故立法委員澤南先生之靈柩，安葬于陽明山公墓，而告之以文曰：

嗚呼，自公溘逝，敬擇佳城。陽明之麓，山水吐英。博愛厚德，恒大厥門。才俊輩出，多子多孫。更千
萬禩，長裕後昆。

尚饗

輓聯

家屬

大愚夫君靈右

東北淪亡十四載，曾同心平倭，甘苦共嘗，竟双陷廠獄，受酷刑，張正氣，在緊要關頭，忽傳日寇投降，龍馭春回，尚有丹心報家國；
敵後結襦卅餘年，感上蒼賜福，鴻案相莊，亦情同師友，栽花木，共晨夕，皆閒居時節，何其舊傷復萌，海隅星隕，獨留清風裕子孫。

未亡人 劉郁中泣輓

父親大人靈右

幼與怙恃同入牢，痛今朝有母無父，追思常多風木恨；
病侍嚴親共住院，惜先日出國離家，送終竟少立達兒。

孝男 立達 全泣輓
孝媳 李鈺燕

父親大人靈右

愧不肖無狀，父厭塵紛，生前猶及見完婚娶婦；
痛深恩未酬，兒悲手澤，今後惟期能持志光宗。

孝男 開平 全泣
孝媳 王笑榮 全泣

父親大人靈右

寓居海外十年，不得定省晨昏，有虧女職；
侍候病榻廿日，未能親視含殮，益增哀思。

孝女 裕生 泣

父親大人靈右

公不少留，風木傷心分半子；
女將安仰，音容回首隔重泉。

孝婿 周開安 全泣
孝女 欣生 全泣

父親大人靈右

女聞病耗，海外初歸，猶冀久承椿庭訓；
父返極樂，音容頓杳，那堪重讀蓼莪詩。

孝女 宏泣 泣

圓 體

臨難每忘身，浪浪遼河，老去猶殷風雲氣；
多年成痼疾，淒淒苦雨，夏來忽見幹槓凋。

治喪委員會

梁木頽矣，吾儕痛失領導者；
哲人其萎，友朋哀悼負責人。

中國國民黨安東省通化市黨部來臺全體同志
革命著功勳，永爲我們留典範；
中興已在望，傷心無後共時艱。

中國國民黨安東省輯安縣黨部全體來臺同志

親友同志

依姓名筆劃爲序

忠黨報國，平生歷盡艱危，肝膽正義垂萬世；
神州沉淪，父老極待拯救，遽失賢耆痛千秋。

于興波

功業足千秋，白山黑水欽英烈；
交親淡如水，渝都濤濤感精誠。

方志懋

勁節長存，功垂黨國；
中興在望，痛失耆賢。

牛踐初

總角憶交遊，往事前塵如夢寐；
一瞬悲隔世，匡襄攻錯更何人？

王大任

應召玉樓花甲外，
言評議席白山封。

王子蘭

革命壯揚鑠，建樹遼瀋，忠黨護疆勳業著；
匡時勳立法，憂勞國邦，丹忱勁節典型垂。

王任遠

弱冠膺重寄，領導東北青年，從事反滿抗日，十餘載轟然功業，誠革命楷模垂青史；
一命幸鷹尾，發動桑梓同志，致力敵後工作，四十年休戚與共，是骨肉手足淚獨多。

王守正

項青淳

海外憶追隨，爲國宣勞資領導；

耆賢驚幻化，長懷雅誼感凄其。

王孝華

黨專巍巍春城，茹苦含辛，宏揚三民主義；
議壇侃侃議論，行憲匡政，堪稱一代人豪。

王冠吾

大義昭天地；

愚誠貫山河。

王素清

卅載論交，久佩蓋籌爲國計；

一朝長逝，乍聞鄰笛感聲寒。

王啓江

履險平倭，死生同命，勁骨蓬歸真，揮淚今朝望黑水；
執戈待旦，患難相扶，妖氛未靖宇，躍馬何時上白山。

王常裕

憤懷赤禍，夢繞家山，異鄉流轉勞雙鬢；

瞬息黃梁，愁添海島，白馬空悲弔寢門。

王漢丞

秀挺白山稱特起，

言隆讓席永芳型。

王學超

爲黨爲國，犧牲奮鬥，功標史冊，千秋不朽；
立己立人，典型在望，楷模人間，萬古長新。

王鏡仁

憶當年赤手搏長鯨，風起雲從，百丈怒濤騰遠海；
痛此日隱身化鷗鷺，石崩星隕，一天苦雨泣鯤溟。

冉時齋

冉申慶雲

竭智盡忠，高才駿發，丕著奇功光史乘；
救亡抗日，義氣昂揚，長昭大業耀家邦。

包文同

大雅云亡，空懷舊日志節，吾儕痛失大老；
哲人其萎，悵望往昔高風，友朋哀悼先生。

史興

畢生忠黨國，敵區犯難，海外宣勤，創業培才，勳聞不朽；
一代著賢豪，儕輩欽崇，鄉邦式範，披肝瀝膽，德望無央。

石九齡

悼良師，念益友，兩載病沈疴，負責人胡忍棄我去？
志未酬，敵猶在，半生共患難，大表兄後繼還有人。

任子謙

齊聲話良朋，清操共仰賢哲影；
驚心聞噩耗，悲悼同傳薤蒿歌。

吉佑民

吳庭棧

抗倭反共，幾經生死，恨神州未復，宿志未竟；
忠黨愛國，功垂青冊，何天不假年，英哲其萎？

安伊

想當年，白山黑水，反滿抗日，輝煌事蹟，決非三言兩語表達盡竟，空留舊日志節，吾儕同哭領導者；
到如今，反攻基地，討毛救國，正待展開，竟而一病不起與世長辭，悵望往昔高風，友朋共悼負責人。

朴維廣

曠水殘山，收遼東四千萬人心，將偽滿一筆勾消，早播漢家聲威，兩千日瞑目前，可史可傳；
血淵骨嶽，揚吾黨七十年歷史，予倭寇千鈞重擊，遍撒革命種子，幾萬里蓋棺後，宜鼎宜鐘。

何廣文

當年冒險犯難，出生入死，忠勇堅貞，無怨無尤，英風凜凜昭九域；
今日匡扶續起，屈己待人，誠信剛毅，不愧不怍，浩氣勃勃炳千秋。

余政平

姜夢石

抗日功長昭，敵後運籌寒寇膽；
中興業未竟，我爲揮淚哭斯人。

余政強

盡忠黨國，致力抗日，千載勛名傳不朽；
著績議壇，肝膽照人，一朝坦化慟無窮。

吳越潮

四維賴以張，大智若愚，爲抗日救國繫獄，壯哉，彈指卅年整，
千秋著勳猷，議論流徽，傳頌山折木噩耗，悲夫，洒淚一別難。

吳煥章

以正義寒敵膽，以忠誠結主知，五十年節鉞尊嚴，未改書生面目；
爲國家盡靜言，爲桑梓謀公益，數千里惻懷蔭庇，何殊菩薩心腸。

宋高樓

往事最難忘，記曾長白共硯，東瀛同遊，友誼良深盟海誓；
他鄉苦行役，太息禹甸蒙塵，大陸待復，凱旋在望慟星沉。

宋壽桐

黨國宣勤昭偉業；

議壇懸續仰遺徽。

宋憲亭

志節忠純，愛國家，爲桑梓，流盡最後一滴血；
堅毅沉著，冒生死，犯萬難，勇如先生有幾人？

李守廉

浪浪遼河浪，湧起多少英雄兒女，赤手攔敵鋒，碧血黃沙，浩氣永存兩大；
悠悠關塞烽，驚醒萬千父老子弟，獻身行國難，白山黑水，傾心負責一人。

李常仁

顧若昭

雅誼締朱陳，姻戚往還，兒女情長差可慰；
名醫求和緩，良方服用，膏肓疾重竟難瘳。

李萬鍾

議壇以純雅素著，風骨爲羣流景仰，斯文推吾鄉健者；
梁木以毀折驚傳，君子爲良朋傷痛，士林失社會完人。

李象泰

卅載相從論交，公誼私情惠我厚；
一朝大去悼友，哀思悲痛遣人多。

李樹淦

李張煥榮

譽謬秉公忠，功垂不朽；
艱虞敦節操，志切中興。

李曜林

陷區抗日，領導菁英，勢如遼河滾滾；
戰役剿共，指揮羣倫，氣並長白峨峨。

汪漁洋

黨國夙宣勤，卓著聲華昭立法；
議壇隆重望，節臨端午隕文星。

谷正綱

國土猶未復，空留舊日志節，竟而撒手長逝，友朋共悼大老；
花甲剛過四，悵望昔日高風，怎不令人哀痛，我輩同哭先生。

辛超

芥翠蘭

政學緬高徽，投艱令績朝野重；
諍議匡時瘼，敦化銘傳哀榮存。

周宏濤

折倭著勳勳，石破天濤懾寇膽。

化鶴歸華表，風淒雨泣弔英魂。

侯庭督

抗日憶當年，馳騁東北，敵僞震驚，堪稱中華好兒女；
淒風悲故舊，匡時未竟，病魔纏身，遽而撒手上青天。

姚彭齡

史乘垂勳，偉業不朽；
讓壇樹範，典型永昭。

胡 淳

讓席聲華懷雅望，
讓言懇摯繫人思。

倪文亞

鄉國又沉淪，客逝蓬萊，猶憶抗日功勳，白山巍巍；
奸匪還未滅，魂歸遼海，尙留無窮遺恨，黑水滔滔。

夏永信

安春融

讓論流徽垂盡績，
道山蓬返失良朋。

徐中嶽

挽 聯

大難當頭，捨生取義，志在報國，癸丑初夏，招魂陽明山麓尋舊夢；
愚不可及，披肝瀝膽，憤弗顧身，己卯嚴冬，論文天津橋上問前塵。

粟直

與倭寇苦鬪，動風雲，寒敵膽，桑梓蒙庥，功昭黨史；
率青年救亡，同艱危，共患難，斗山安仰，痛失導師。

秦學明

胡馬遍江鄉，志士投袂，英雄揮戈，痛飲黃龍竟成空，白山黑水蒙塵垢，
黃鶯啼塞柳，遼東夢斷，歸魂路遠，含恨孤島終物化，華髮稚子哭鬼雄。

莫寒竹

議論懋功，直行正道老彌篤，
雅人淵抱，黑水白山氣毓璽。

袁雍

獻身革命，勳猷彪炳光史冊，
忠黨愛國，多方哀痛悼斯人。

馬士韓

曾佈勛猷昭懋績，
長留典範式來人。

馬煥文

長夜話寒窗，論往事風雲險夷利鈍，悼友淚同垂，幾許心痕訴涼月，
多年滯客地，看今朝煙雨消長盈虛，傷時腕共扼，滿腔孤憤對蒼天。

馬嘯風

八千里路雲和月，富士山高，黑龍江遠，
四十星霜血與淚，黃梁夢斷，芍藥花殘。

高士嘉

遼海興波，風雲陡變，奮赤手擊鯨，頻使敵人落膽，
鯤溟避地，松菊相偕，忽隱身化鶴，頓令羣友摧心。

高大超

故舊半凋零，往事如煙空追憶，
匪氛猶未靖，鄉關何處不勝愁。

高廷梓

抗日樹勳功，畢生忠烈昭青史，
噩耗訃鯤島，一夕滄溟隕大星。

高語和

四十年黨國著殊勳，懋績宜昭史冊，
八千里海天隕客星，苔岑同哭先生。

高魁舉

巍巍長白，勛業同長白不朽，
滾滾遼河，英名與遼河長流。

康景濂

卅載相追隨，甘苦同嘗，入虎穴，捋虎鬚，憶當時遼海風雲，志士咸欽領導者，
半生共患難，行藏互礪，涉風濤，戰風險，哀此日靛溟煙雨，傷心痛失負責人。

張 樂

滿天愁雲，千行眼淚；
百世典範。一代哲人，

張一正

疾損盛年天意酷；
魂棲碧海客心寒。

張志智

正史記功，勳華煥煥；
良才遽折，雲水蒼茫。

張希之

功在國家真不世，
流徽議壇悲斯人。

張明倫

激濁揚清，讜言不朽；
匡時救國，壯志未酬。

張季春

措眼望中興，億萬人共賦分離，天照蓬瀛期復國；
愴心悲碩彥，百千里同傷羈泊，雲橫鐵嶺阻歸魂。

張研田

議論流徽垂蓋蹟，
道山遽返悼耆賢。

張維貞

平生高義並師友，
一代孤忠照古今。

張興唐

議壇著聲華，常見立言昭大節；
蓬山傷訣別，追思曠昔仰儀型。

張導民

憶抗日仇蘇，前仆後繼，秉正氣，爽敵膽，功勳垂永世，悲夫，大盜未平，公胡可死？
當逆流橫行，風緊雲急，仰籌策，挽狂瀾，中興已在望，哀哉，哲人其萎，我痛何堪！

張鴻學

抗敵昔相借，出死入生，幾度恭聞天下計；
臥危悲永訣，撫今溯往，一朝痛悼慧星沉。

梁肅戎

久仰謙言昭壇玷；

永傳懋績著遼東。

許占魁

謙言立法，憲治贊中興，頻欽伉儷聯輝，蘭陵稱秀，那堪此日聞訃於海嶠之上，傷心於變亂之際，遽爾棟折梁摧，烟雨蒼穹慟哲人；
忠黨爲國，結契期共濟，深賴肝膽相照，虎穴同仇，尤憶當年受任於邊塞之時，奉命於艱危之秋，終能地迴天轉，風雲萬里壯千山。

許俊哲

吳文英

滄海客騎鯨，廿年不盡孤臣淚；
遼天人化鶴，一瞑惟餘烈士心。

郭 驥

大勳著敵後，有口皆碑；
愚法備寇膽，盛德可風。

郭紫駿

譽望重遼陽，志業昭彰留懋績；
宏才勳立法，鑿音忽播悼英靈。

陳立夫

滄海客騎鯨，廿年不盡孤臣淚；
憲壇勞盡瘁，中興共濟景遺徽。

陳建中

爲桑梓，爲國家，首抗倭敵，五二三精神思往事；
是完人，是導師，熱愛青年，萬千百同志哭先生。

陳國齊

革命功勳英烈史，
青年志氣沁園春。

陳頤遠

有嶽崎磊落，輪困多節，英絕之才，不幸今竟逝矣；
乃倜儻自負，慷慨悲歌，豪爽之人，胡爲天不假年？

陸京士

鶴表懸長空，啟歷賢勳影雙寫；
鴻爪尋陳迹，儀仰風概銘千秋。

閔湘帆

全道雲

抗日共艱難，卅載議壇，勛勤昭懋績；
精魂竟長往，一朝永訣，揮淚繫人思。

項潤崑

遼水奇英垂議論，
員嶠乘化有高名。

黃強

反滿抗日懷志士，
匡時復國失哲人。

黃煥如

清議著明時，德範已垂千載後；
精魂悲幻化，愴懷未見九州同。

楊一峯

遼東抗日，慷慨悲歌多壯舉；
鯤島訣別，蒼涼作賦有餘哀。

楊大乾

生爲人傑，率青年抗日苦鬪，血淚事實，獨創一格，實乃空前少有；
死亦英靈，囑同志反共到底，音容宛在，浩然正氣，永留天地之間。

葛澤華

立名學富徵時譽，
報國功多見讜言。

董微

禹甸再蒙塵，浪浪遼河傷往事；
寰宇方處變，滔滔濁世悼斯人。

董正之

生遭俄日兩強之間，幾番領導羣倫，犧牲奮鬪寒敵膽；
殞效茶藥開罷爾後，每憶志士橫刀，壯懷激烈黯遼天。

董彥平

邦國樹勛猷，夙仰叢謀欽讜論；
議壇昭楷模，緬懷風範悵人琴。

董蔚翹

自通儒風儀，稱議壇祭酒；
胡斯文天喪，萎吾鄉哲人？

滿廣信

王慶吉

長才卓犖，勳名昭著；

名賢凋謝，遐邇同悲。

端木愷

睡獅躍，驚海寰，搖天撼日，雄風永懾夷島；
貫日月，滋鬼神，殲敵蕩寇，大節常照乾坤。

肇 鑾暨佳木斯地區同志

當年抗敵東北，先生掀起滾滾遼河，波濤萬丈；
今日安息臺員，朋輩遙望皚皚長山，淚灑千行。

趙 造

活虎生龍，音沉響絕；
淒風苦雨，天淚人愁。

趙文藝

數十年體國公忠，反俄平倭，偉績英名光史冊；
六四歲鞠躬盡瘁，制憲立法，高風亮節耀人寰。

趙全璧

養浩然之氣，精神不死；
抱浮雲之志，高行長存。

趙自齊

瀋陽昔言歡，忠規議論，空留塵榻；

臺灣賦招魂，蕉雨椰風，悵望人琴。

趙炳坤

陳湄泉

黨國宣勤，偉績殊勛昭簡策；
議壇垂範，正言讜論式儀型。

趙憲文

碩德殊勳，永垂不朽；
高風亮節，足式千秋。

劉全忠

久佩忠貞垂青史，
長留楷範在人間。

劉廣瑛

出言有章民之望，
爲政以德心乃安。

劉潤才

清議著明時，更佩勛猷昭往績；
老成悲凋謝，長餘遺恨待收京。

劉贊周

議席著聲華，
沉疴竟無湯。

潘衍興

難覓神方起痼疾，
自有高名著讜言。

樊德潤

勳業起遼東，議席綢繆彰令望；
長星隕海上，同舟風雨失良儔。

鄧傳楷

黨國紀勞動，抗敵昔欽彰大節；
議壇揚議論，立言今愴失長才。

鄧彥棻

黨國樹勳聲，黑水白山銘盡績；
祇園驚返駕，蕉風椰雨寫沉哀。

應定

革命盡忠忱，惕勵憂勤傷逝淚；
中興方佐策，蒼茫怛化永辭哀。

謝人偉

忠黨愛國，一世勳績垂史冊；
歸真返璞，九泉遺恨在中興。

謝世清

望重遼河垂範永；
名留汗簡立言高。

謝建華

挺孤節以報國仇，當年百折不回，黑水白山留壯蹟；
獻忠謨而紓世難，此日九原長往，素旌丹旆送貞魂。

瞿韶華

志切匡時，黑水白山稱秀出；
疾深莫起，椰風蕉雨助哀思。

蕭先蔭

黨國效忠，議壇著績；
音容頓杳，型典長昭。

蕭贊育

抗倭反共，早著聲威，正期重整戎裝，光復禹甸；
讜論佳猷，每欽典範，忽報永辭塵世，響絕牙琴。

韓中石

一宵黯淡蓬萊月；

萬里愁連長白雲。

魏惜言

言克匡時功在國；

魂歸碧落範思賢。

閻孟華

廿載議壇空懷舊；

一朝永訣倍悽愴；

龐壽峯

虎魄驚倭，秉智勇精誠，創業培才，風雲際會，劫餘終挺拔，一夕噩音忽英姿殞謝；
雁行失伴，歷安危禍福，披肝瀝膽，羈旅交親，海域久淹留，千般愁緒又舊雨飄零。

羅霞天

反偽滿，抗倭日，赤膽忠心，領導羣倫，矢志光復白山黑水；
哭無知，思無盡，書劍飄零，典範永式，萬人共仰正氣英風。

顧春霖

輓 幛

依姓名筆劃為序

勛績長昭
立言不朽
蓬島歸真
國喪忠良
典型猶存
道範長存
令望常昭
駕返道山
痛失良友
議論流徽
道範長存
志業常新

于斌
于歸
尹子寬
方永蒸
王兆民
王向南
王宜聲
王星舟
王崇熙
王肇嘉
王德安
王德溥

輓

幛

德望常昭
歸真返璞
望重議壇
南極星沈
議論流徽
哲人其萎
駕返道山
高風安仰
勛績長昭
音容宛在
德業永昭
令望常昭

王耀漳
王鐵漢
冉寅谷
史宗周
田炯錦
田培林
白大誠
石宛珠
朱如松
朱國璋
余富庠
吳拯瀾

程毅志

吳孫友蘭

一別千古

吳望汲

盡忠黨國

吳瀚濤

苑潤蘭

議論永昭

延國符

議論流徽

李荷

典型尚在

李文齋

南極星沈

李玉純

德範垂昭

李宇清

哲人其萎

李東輝

道範長昭

李桂庭

哲人其萎

李雅仙

功在黨國

李詩長

昌言不朽

李蔭國

哲人其萎

李樹滋

書英凋謝

李繼武

道範長存

杜均衡

悵失典型

杜希夷

典型尚在

汪秀端

爲國盡瘁

汪新民

蓬島歸真

岳成安

典範永昭

林棟

勁節貞諫

林金生

亮節常昭

林耀山

哲人其萎

金崇偉

楊立君

功在黨國

侯天民

德範常昭

侯紹文

功在黨國

段克武

哲人其萎

范傑

望重巖壇

徐翔

功昭黨國

徐中齊

忠貞永念

袁守謙

議論流徽

孫科

勛業永昭

時英

音容宛在

秦振民

議論流徽

馬超俊

沈慧蓮

高風安仰

高玉樹

哲人其萎

高希文

李子筠

老成凋謝
功業常昭
耆英凋謝
勛績永昭
典型永在
清微足式
駕返道山
功在黨國
令望長昭
駕返道山
典型長昭
勛績長昭
議席流徽
痛失傳良
哲人其萎
駕返道山
道範長存
哲人其萎

輓

高應篤
崔垂首
張太僕
張世良
張建中
張重羽
張傳光
張維仁
張興舟
張寶三
郭天己
陳志強
陳恩元
陳照略
陳潔澄
陳靖宇
傅永中
彭鎮寶
景佐綱

悼

聲華永著
功昭議席
哲人其萎
德業長昭
功在黨國
老成凋謝
君子息焉
議論昭垂
志業長昭
靈魂永生
駕返道山
道範長存
化鶴仙逝
典型尚在
業績昭垂
遽返道山
哲人其萎
立言不朽

梁棟
溫士源
程延平
程德受
費希平
黃通
黃金鰲
黃國書
楊季澤
楊致煥
葉葵南
董文琦
解文超
賈維渠
裴存藩
趙巨旭
趙國昌
趙啓祥

率子家暉

講論流徽

趙靖黎

講論流徽

趙聚鈺

哲人其萎

劉振亞

哲人其萎

劉啓華

碩德永昭

劉階平

功在黨國

劉錫五

哲人其萎

劉譜人

斗山安仰

潘維方

典型如在

穆超

清談載譽

蔣彥士

哲人其萎

蔣肇周

講論尼式

邵公玄

典型猶在

邵勵濂

立言不朽

鄭緒平

遺範長存

盧佑文

響騰流聲

謝東閔

立業不朽

鍾翔九

德業長昭

藍文徵

馬捷

傅晉媛

碩德永昭

韓玉符

哲人其萎

韓兆岐

高山仰止

韓春暄

立言不朽

韓振學

哲人其萎

韓振聲

哲人其萎

羅貢華

勛業永昭

關吉玉

老成凋謝

顧耕野

勛績常昭

立法院司法委員會全體職員

誄文·輓詩

誄辭

大愚世兄千古

白山黑水之間，蔚起愛國志士與民族英雄，有者封疆守土，捍衛國家，有者義勇作戰，殲敵救國。大愚繼起，聯絡英豪，從事地下黨務工作，全力反滿抗日，爲民族爭氣節，爲國家反侵略；出生入死，卒至勝利光復，其間可歌可泣之事蹟甚多，大義昭彰，彌足欽佩。來臺後，世局演變，有待展布，而天不假年，賈志以歿，時人爲之惋惜，友好爲之悲傷。余以鄉誼，曾共艱苦，尤爲哀悼。謹以誄告英靈，伏維尚鑒。

遼陽張式綸敬輓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於臺灣

輓詩

羅委員大愚兄輓詩 王大任

繁華過眼成泡影，寂寞人天剩此心，
浮海東來英氣滅，羈魂西去淚痕深，
半生抗暴關興廢，信史褒忠有賞音，
同里諸郎君早逝，殷憂我亦二毛侵。

註：抗戰期間，羅委員在東北領導地下工作，著有殊勳，「滾滾遼河」說部之負責人即羅氏也。

（本文曾刊大華晚報——六十二年六月四日）

輓立委羅大愚學長 李一匡

愛國熱忱耀藩長，結合同志戰豺狼。
抗倭號召敵驚膽，幾度摧殘受重創。
終至本人亦被捕，七尺昂藏陷鬼張。
幸於起解經郊外，預伏武裝劫免亡。
曾主收編偽滿旅，地方安定佑中央。
當年八路無由擴，歷史改觀國運昌。
復興基地參立法，遼河滾滾客他鄉。
休言地下壯懷事，遺憾終身萬古芳。

（本文曾刊新民報導——六十二年六月十九日）

悼唁函電

依收到先後爲序

唁 函

(一) 裴有朋(香港)

郁中嫂夫人禮鑒：

十二日閱報驚悉 大愚仁兄仙逝！在黨在國在鄉均一大損失，曷勝悲悼！大陸未復，任重道遠，尚祈節哀順變爲禱。
肅此 敬叩

禮安。

弟 裴有朋頓首 五月十二日於香港

(二) 高鄭歸莘(美國明尼蘇達州明尼亞波利市)

郁中畫友：

在中央日報閱得一篇文章，始知大愚委員逝世，十分驚訝。惜我們此時正在海外，未能親臨靈前，致最後敬禮，不勝哀悼！好人又走了一位，也是東北人莫大的損失。

我想您是很看得開的人，必需保重身體。況且兒女均各有所長，也很值得安慰了。善後安置就緒，不妨出來走走，順便看看女兒，藉機消消愁悶。

我們現住在迺迺家中，是明尼蘇達省，和東北氣候很相似，他們都上班，生活很忙碌。我們看電視半猜半看，每日在附近散步，飲食簡單而合乎營養，而牛肉種類甚多，不比國內貴。然另外一切一切，還是臺灣好。專此順祝

悼唁函電

一切保重。

惜水敬致慰問

曠莘珥 五、廿九

(三) 劉建仁(美國紐約市)

郁中嫂惠鑒：

久疎箋候，時切懷思。日前接修廣翰兄自華盛頓電話，驚悉大愚兄遽爾溘逝。卅載患難交期，人天遽判，曷勝悲愴！年來與大愚兄通信數次，函示手術後健康情形已日漸好轉，年初來信，亦無異狀；何以忽然不治？以吾

嫂伉儷情深，一朝鳳別鸞離，哀悼之懷，自不容已。惟尚望超居自玉，勉抑悲懷，是所翹禱。弟相睽遙遠，未能趨奠經悼，悵歎良深。日前與裕生通電話，知諸侄相繼來美，希吾嫂亦能來美一遊，藉解哀思。今後如有需弟在美代辦之事，至希隨時見示爲盼。專此奉慰，順頌

近安。諸維

珍攝。

弟劉建仁 敬上 六月二十日

唁 電

劉委員郁中：閱報載驚聞羅委員仙逝，謹電弔唁。

關 中(彰化)

劉委員郁中：驚聞噩耗，曷勝悲悼，尙祈勉節哀思。

弟李象泰(臺中)

劉委員郁中：驚聞羅委員仙逝，曷勝哀悼，敬請節哀順變。

辛 超 元哲薇敬叩(高雄)

劉委員郁中禮鑒：驚聞大愚兄溘逝，敬電致唁。

倪文亞叩（臺北）

羅夫人：驚聞大愚兄噩耗，曷勝悲悼。大愚兄黨國英傑，着人懷思，尙祈夫人及侄等，勉節哀思。

弟李亞倫叩（臺南）

劉委員郁中：驚聞慶公遽捐館舍，曷勝痛悼！即刻趨弔。祈起居自重，勉抑悲愴。

關滋民叩（南州）

劉委員郁中：驚聞噩耗，曷勝悲悼。尙祈勉節哀思。

張樹奎（南州）

劉委員郁中：驚聞噩耗，曷勝悲悼。尙祈勉節哀思。

丁世傳（高雄）

Liu Yu-chung: Please Accept My Condolence.

Kaopei (Los Angeles, California)

劉委員郁中禮鑒：大愚弟逝世，莫名痛悼。特電弔唁，并盼節哀。

兄吳煥章（臺中）

羅委員大愚夫人：安望之日，道遠未能趨前執紼爲歎。謹此申奠。

于超 林放（花蓮）

羅劉郁中委員：驚聞噩耗，曷勝悲悼，尙祈勉節哀思。

白文麟（屏東）

劉委員郁中禮鑒：驚悉大愚兄辭世，至深痛悼，特電致唁，尙望節哀珍重。

張希哲（臺中）

羅大愚先生紀念集

羅立達：驚聞噩耗，曷勝悲悼，尙祈勉節哀思。

李 樾（彰化）

劉郁中夫人：驚聞噩耗，曷勝悲悼，尙祈勉節哀思。

臺中市政府宋壽梅弔（臺中）

羅立達：驚聞噩耗，曷勝悲悼，尙祈勉節哀思。

劉景義敬弔（澎湖）

羅立達：驚聞噩耗，曷勝悲悼，尙祈勉節哀思。

劉作相 沙憲武挽（臺中）

羅立達：驚聞噩耗，曷勝悲悼，尙祈勉節哀思。

臺中縣后里綜合國中校長吳紹宗（后里）

劉委員郁中：驚聞噩耗，曷勝悲悼，尙祈勉節哀思。

吳箴叩（中興新村）

劉委員郁中：安窆之日，道遠未能趨前執紼爲歎，謹此申奠。

同鄉李爾航敬挽（嘉義）

劉委員郁中：驚悉羅委員歸真，敬祈順變節哀，特電慰唁。

臺中清真寺董事會虎紹林敬挽（臺中）

羅夫人：驚聞噩耗，曷勝悲悼，尙祈勉節哀思。

李成德（臺南）

劉委員郁中禮鑒：遠道聞訃，不獲躬親執紼爲歎。謹奉奠儀，以代楮敬。

王 珩叩（彰化）

劉郁中：安望之日，道遠未能趨前執紼爲歎，謹此申奠。

王政仕（彰化）

立法委員羅大愚先生治喪委員會：安望之日，道遠未能趨前執紼爲歎，謹此申奠。

葉榮鐘叩（臺中）

劉郁中：安望之日，道遠未能趨前執紼爲歎，謹此申奠。

楊 靖（苗栗）

劉郁中姐：驚聞噩耗，曷勝悲悼，尙祈勉節哀思。

劉 誠拜挽（臺中）

慰問卡

羅伯政：It's sometimes hard to put in words. The things we long to say. But many thoughts

of sympathy Are there with you today. Our sincere sympathy to you.

徐逢祥 王荆榮 (Tulsa, Oklahoma)

致送花籃花圈台銜

依收到先後爲序

蔣經國	羅雲平	徐可燦	石堅
黃少谷	李煥	張希哲	石掌珠
王啓江	朱王文淵	于衡	周達
許俊哲	朱國駿	王友彬	鄭亞珠
姚彭齡	朱謙	張達平	李爾航
王守正	嚴慶齡	吳美惠	馮國卿
高士嘉	王純	葉貴純	L.H. Tung
汪漁洋	華春城	曾梅瑋	and Family
鐘秀慧	嚴振華	陳明秀	張崇生
胡頌平	徐自昌	沈寶珍	劉德中
高士棟	徐自強	鄧如珍	王淑廉
李煥榮	許朝智	宋壽桐	孫中和

立法委員黨部

工業局第一組

花玉鮮花店

致送花籃花圈台銜

大愚同志二三事

王啓江

余長年在病榻上消磨時光，每聞老友物化，悲痛不能自己。大愚同志，領導留日及東北抗敵工作，在艱鉅之工作環境下，成績斐然。今以六十四歲之英年，積勞瘵疾早逝，曷勝悼惜！

回憶民國二十八年，余在中央黨部秘書處工作。當時中央訓練團教育長陳辭修將軍因軍務紛繁不能兼顧，中央黨部秘書長朱驥先生受命代理。朱先生在黨政班受訓學員中發現有一東北籍留日學生羅大愚同志。自稱已在日本發展本黨組織，且志願返東北現地從事工作。命余研究其計劃之可行性。余隨即邀羅同志面談，晤談之下，深悉他確為一位精明幹練，計劃周密的青年同志。他陳明由後方轉赴平津，由平津轉赴東北，再由東北前往日本之路線與方法之詳情，均屬確實可行，余當將上情報告朱先生。朱先生認為東北雖有正式黨部，但因敵後工作，非常艱鉅，不妨做複式佈置，加以強化。即決定任命羅同志為黨務專員，負責本黨留日及東北各地的黨務工作，並指定余與羅同志諮商細節。我問羅同志需用經費若干，羅同志答稱「銀元八百即足用。」我認為太少，增撥為一千元。其清廉之風，可見一斑。

抗戰勝利後，東北在行政區劃上，改為九省三市，黨部亦按新區劃分別設置。余當時任中央黨部副秘書長，在各省市黨部改組或新設時，與羅同志接觸頗多，承他推薦了多數地下工作得力同志，參加省級黨部工作。民國三十六年我國施行憲政，舉行大選。鄭彥棻先生，余井塘先生與余同為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及國大代表本黨提名三人小組。與羅同志之接觸更為頻繁。他一本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之襟懷，極力推薦黨專所屬之優秀同志。有如此出生入死，精勤奮勵的志

實幹部參加了黨務工作或膺選中央民意代表，爲本黨增加新血輪，爲國家增加新生命。

余因行動不便，既未能往榮總探訪大愚同志於其生前，亦未能參加殯葬大禮於其死後，更未能躬往羅府慰問遺屬，反勞郁中夫人枉駕來舍道候。晤對之際，唯有互相垂淚而已！

追悼羅大愚先生

栗直

大愚先生：汝名慶春，余單名直。自鄰國關東軍禍我東北之日起，先生方改名爲大愚，余亦改名爲天雄。然以大愚與天雄而來命名，並不雅馴；但是此乃日本皇軍之所賜，故不得不名耳。諺云：「識時務者爲俊傑」。你我不僅不達東北時務，反而參加反滿抗日工作，且自以爲「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彼此遂以大愚天雄而名之，誰知本名轉隱，而今竟爲東北同志之所樂道耶！

溯自九一八事變前後，實際從事東北革命工作者：在遼寧則爲梅公任、張驥濤、劉韶九；在吉林則爲蓋文華、韓清淪、石九齡；在黑龍江則爲王憲章、三秉鈞、吳煥章諸公。回憶余之流亡北平，韶九先生嘗爲下榻；今在先生靈前，容直爲之一述：冀察風雲變色，日軍陳兵九門，故都臨時戒嚴，各校均行停課，劉夫人念及子侄未歸，坐臥不安而有責言，韶九先生復爲東北黨務糾紛而惑大惑不解者久之。因之有傷國事家事天下事，是以淚涔涔下，繼而隱几假寐，醒來語無倫次，從此便成東北同志中之瘋人矣。當華北十二黨部撤退時，韶九先生正在西山養疴，只是怕見生人，見則戰慄不已。余往照應，相對無言，只有苦笑而已。每日醒時，手不停揮，對我所書，雜亂無章，滿紙雲煙，僅有「滄天」二字可解，有意無意，不得而知？惟對先生素所垂青，終以其兄之子（劉郁中女士）妻之。先生一生「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者，似其傳人也。我之所以言此者，一以告慰韶九先生之神明，一以表白先生之所憑藉，其來有自也。

民國二十八年深秋，余于役天津英租界，承乏東北黨務辦事處執行委員會主持人。先生由滄經津出關，密約與余謀

面於三十九號路，東北黨務機密室。月明星稀，抵掌談心。君言：「國府全面焦土抗戰，最後絕對收復東北，現在採取復線領導。愚今奉命擔任東北黨務專員，實與東北黨務委員工作，不但並行不悖，而且毫無牴觸。東北黨務委員，是為東北黨務之正統，東北黨務專員，是為東北黨務之嫡系。愚之所以必面吾公者。在工作體系上，縱者須求了解，橫者避免排斥，共同致力東北整個收復工作，特請明察！並代朱家驊先生致意」。直答：「一本萬株，衆擎易舉，殊途同歸，共赴國難，敬謹遵命！」風蕭蕭兮，肅然告別，互道鄭重！此心似月，明明在天，竊維你我處境，始終無間者，其在斯乎？一別六載，壯哉此行！嗣悉先生於民國三十三年二月間，曾借東北黨專第二負責人（張寶慈）與第三負責人（高士嘉）首將中華民族救星，中國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繼承人，國民革命軍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手著「中國之命運」一書，手執筆錄，蠅頭楷書，油印全文，共達三七六頁，裝訂成冊，頒發東北各地同志，俾吾東北抑鬱十有三年之苦悶青年，如大旱之獲甘霖，而使反滿抗日之信心，油然而生。由是得以再度掀起東北整個之忠黨愛國熱潮，是以東北地下工作同志，推崇先生備至。乃羣以羅先生呼之而不名，共認先生實為東北後起者之先覺。大愚愚乎？抑不愚耶！論語有云：「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又云：「古之愚也直」。史記云：「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余今得以引證以上各文，來追悼先生逝世百日忌辰，除了飲泣，尚感恬愉。

東北光復以後，各方徵詢你我意見：汝云：「我不要做對不起他們（東北抗日殉難同志）之事」；余云：「我寧肯素位還鄉，以償東北死難者之血債」。尋蒙中央黨部決議，先生奉派主持遼北黨務，余得承乏合江工作。誰知正當東北與匪爭民之際，以牙還牙之交，突奉中樞密令，暫且停止活動，以免影響中蘇友好條約，發生不良後果。羣情激憤，為淵駁魚，痛陳得失，最後復原。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在南京國民大會堂，舉行制憲國民大會開幕典禮。你我均被遴選出席，汝為遼寧省一六代表之一員，我為吉林省一〇代表之一員，汝之提案，編為第三一號，案由為徹底實行民權主義，充份發揮民主精神，擬請在憲法中，確定兼採職業選舉制，以適國情而利普選案；我之提案，編為第一二九號，案由為中華民國國旗定為「青天白日滿地紅」之國旗案。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第一條之規定：「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你我獻身革命，身經大難不死，復膺制憲代表，今生幸何如之！迨民國三十六年

二月中旬，共匪發動所謂第五次攻勢，你我隨軍困守四平長春兩地，中央根據情報，羅栗擅離職守，着即澈查嚴懲。幸經陳部長立夫簽稱：「該員等似在現地；連日均有專用密電到部」。直至三月三日各地解圍，事實勝於雄辯，最後其冤大白。由茲一事則知，匪謀之造謠生事，及其同路之人，一再阻撓本黨接收工作，無所不用其極也。

匪焰燎原，關外板蕩，華北席捲，東南燃眉，神州赤化，大陸沉淪。你我無地立錐，乃隨固有文物，乘桴浮海，卜居臺中，一取陽光充足，二取空氣新鮮，三取颺風箏輕，四取東北人多。汝居西區模範東巷，我寄東區精武近郊，相距頗遠，有苦難訴。你我不謀而合，均栽培蘭花以自遣，遵養時晦，陶冶性靈。既不爭利於肆，故無公司行號之收入，亦不求名於朝，門少車馬往來之喧嘩。彼此願為終身布衣黨員，專任民意代表，丁年犧牲奮鬥，皓首安分守己，今生休矣！夫復何言？逝者如斯，歲月不居，汝今埋骨陽明，我已忘情口腹，死而有知，願附驥尾，仍為白山黑水間同道之人。先生安息！直言不諱。

（本文曾刊東北文獻四卷一期——六十二年八月十日）

悼念 羅大愚先生

王鐵漢

成一時之業者，享一時之名；成一世之業者，享一世之名；成千秋之業者，享千秋之名。所志者大，所成者亦大；所懷者遠，所成者亦遠也。吾友大愚同志，在東北淪陷期間，結合英豪，反滿抗日，冒險犯難，出生入死，赴難取義者，何止千百人，此不世之業也，應居當世之功。當其從事地下黨務工作，忍人之所不能忍，卒為組織札根基，為革命作先驅，潛德幽光，避當時耳目，洎至光復勝利，始得公開成功，此千秋之業也，應留身後之名。大愚同志，逝世百日，書此以悼念：吾鄉英豪，吾黨健者。

一代革命健者

王大任

——敬悼羅大愚兄

大愚逝世，瞬已七週，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每思撰文追思，則頭緒茫然。爲了求真求實，姑從我二人結識說起：回憶四十年前筆者在遼寧省立第一師範就讀的時候，由於梅慶春的介绍，認識大愚兄。大愚原名羅慶春，是瀋陽北關第一高中的高材生，一位樸實木訥身材修長的漢子。民國二十二年我考入北平東大中國文學系，第二年暑假梅公任先生代表中央從東北同志中選拔十人保送東京留學。十人之中有賈桂林、趙喜柱、鄭輔周、梅慶春、羅大愚諸兄。但以留學生身份兼負黨工責任歷時最久者，只有大愚兄與桂林兄二人。大愚自民國二十三年至二十七年，奔走於東京、京都、廣島、九州、北海道，佈置聯繫，極具勞績。

廿七年冬，大愚自敵後瀋陽，輾轉來到戰時陪都重慶。彼時我在第五戰區前線，從事政戰工作，未能謀面。嗣於二十八年秋返陪都，在梅府餐敘，由梅師母口中藉悉大愚兄於中央訓練團黨政班結業後奉派爲東北黨務專員，負責開展東北黨務工作。我當時亦曾一度要求回到淪陷區，從事地下抗敵工作。嗣因偶然機會先後進入中央組織部與中央社會部，才打斷回東北的念頭。

民國三十年發生一二三〇事件，民國三十三年發生三省黨部事件，大後方重慶的東北人士，議論紛紛，筆者曾在東北四省抗敵協會出版之刊物，著論聲援，並擔心地下工作諸老友之安危。對於友好于中和於民國二十九年冬在哈爾濱被

捕，壯烈殉難；趙璧忱於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在天津被捕，三十年三月遇害。賈桂林於民國二十一年二月在日本東京被捕，三十二年遞解長春，五月，瘐死長春監獄。王度於三十三年在北平被捕，同年壯烈赴義。張濤於民國三十三年在哈埠被捕，三十四年三月暴死長春監獄，其他故舊被害逾百人。以上爲國犧牲諸志友，均引起後方友好強烈之反應，而筆者尤感傷心！

民國三十四年春，德國戰敗投降，日本形勢孤危，覆亡之兆業已畢露。不意東北敵區忽然暴發五二三事件。在東北工作最久，成績最佳之東北黨務專員機構，終爲敵寇警網偵騎所突破。大愚兄與張寶慈等領導階層，均遭逮捕，消息傳至陪都，東北同鄉及黨政有關方面莫不爲之震動。梅公任、王德溥、齊世英、王星舟諸先進同志，奔走於中央黨部研究營救之道。早期曾在東北現地工作之同志李仲華、栗天雄、閻孟華諸先生，集會研判，僉認爲日本強弩之末，力衰勢竭，諸被捕同志之命運可能吉凶參半，於是益增筆者及相關友好情緒之不安與無名之悵惘！

東北光復後，大愚兄與墨堂等千百同志除部份遇害者外，終於獲釋出獄。東北各省市政府成立，大愚兄奉派爲遼寧省政府秘書長。此時筆者已離開委員長侍從室，受任遼寧省府接收專員，被指定暫留重慶，辦理接收同人眷屬遷鄉及善後事宜。大愚、大成、光忱、育文諸志兄先後到達陪都，接受東北各團體之熱烈歡迎！大愚兄等供給有關匪俄進入東北破壞東北之第一手寶貴資料，經筆者與鄭輔周、王星舟等分段集體整理，并請陳教授克字譯成英文，共約兩萬餘言。其中部份資料應用於招待政治協商會議各黨各派代表時散發；並公開昭告中外各界，以正視聽。另一部份秘密資料於代表東北六團體晉見馬歇爾特使時，當面呈交，以反擊民盟親共份子高崇民、閻玉衡、于毅夫等偽託東北民意挑撥政府與地方人士是非之毒計！（關於東北六團體與政協會談以及東北六團體與馬歇爾兩文，均係筆者撰述，曾刊登東北文獻第一卷第二期與第二卷第一期。）此一有力資料的提供，地下工作諸同志之功實不可沒！

大愚、大成留渝期間，幾乎每日均與筆者謀面，頭幾天徹夜長談，藉知郁中學長在地下工作期間，以志同道合與大愚結爲伉儷。郁中爲筆者北平知行中學同學，爲當年講演比賽之冠軍。五二三事件郁中學長亦同時被捕，曾懷抱幼兒羅立達住獄，一門忠貞，令人感泣！嗣後郁中學長與大愚兄同被選爲立委，實至名歸，比翼競秀，真是當之無愧！大愚留

渝期間，曾電徐主席，盛稱我留渝的貢獻，力保我為遼寧立憲國民大會代表，事雖未成，盛情至足感念！

此時東北復員，眼前友朋舉凡有一點小名氣者，莫不拖青紆紫，衣錦還鄉，惟我一人滯留重慶，正所謂：「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了。我之被留重慶，由於莫柳老先期已赴南京，他對於數萬東北難民還鄉工作放心不下，因案日知我忠實可靠，臨危可以受命，於是每日兩通電報，囑我謝絕各方邀請，留在重慶辦理善後，並電徐主席予以備查。此時大愚、大成、俊哲諸友好又聯合地方主委數人保我為省黨委。但我為完成東北各省市散處大後方數萬義胞及抗戰剿匪數百遺族還鄉之使命，并報答莫（柳忱）于（野聲）兩公之知遇，完全放棄個人之地位，使予稽遲還鄉在一年以上，迨三十五年冬最後還鄉時，又遭週各種阻與舟車之險，予闔家數口幾乎葬身於江魚腹中。抵達南京，恍如再生。論者謂我與李卓章兄密切配合完成數萬難胞還鄉工作，冥冥中或有所謂「為善獲福」之果報，事涉渺茫，予始終不敢妄信。但在心理上「助人為快樂之本」，正道直行的結果，自然有一種謙光正氣洋溢於眉宇舉止之間，這就是被稱為：「好人好事」的精神收穫吧！總之，筆者以終軍弱冠濫竽元戎幕府四年又半，自信尚非低能，而自甘落寞，獨留後方，整日與各地來渝之難民義胞為伍，自知機會盡失，難獲優選，不料抵京後幸蒙師友們的格外關懷，中央之信任，兩個月後，獲補遼寧省黨部之增額委員，嗣又被提名東北區工會立法委員候選人，後來以最高票當選，真個是庸人自有庸人福呢！在競選期間，亦以大愚、慶凱、緒平、玉振諸兄出力最多，飲水思源，至今難忘！

三十七年五月第一屆立法委員在南京自動集會，我等相偕南下。翌年大局逆轉，彼此浮海來臺，尤巧者兩家均錯過太平輪之險，同寓臺中，往來亦尚頻繁。厥後我北遷臺北，兼負黨的訓練工作，公私冗忙，往來漸疏。惟每有疑難，就教於大愚時，莫不誠誠懇懇，指陳得失，分析事理，見識精。儼然以兄長地位，為昆弟借箸代籌，真是吾儕不可多得的良師益友。

大愚兄有組織天才，有革命先烈風範，為近世不可多得革命健者。其造型風格恰如其同志吳尹生所描繪：「負責人（大愚領導工作之尊稱）高高身材，一副老實人的面孔，年齡看似四十出頭五十不到，實際是三十多歲，程度近視，出門不戴眼鏡，身着長袍，脚穿便鞋，中式褲子繫膠帶，光頭不帶帽子，走路微微有些彎腰，左臂向前平舉，有時手拿小

手巾包一個，包裹包的是秘密文件，一邊走路一邊用兩眼注視着那個小手巾包——好像一眼照顧不周，那個小手巾包就會展翅飛去似的。他所給人的印象是毫無隱蔽，一切都顯露在外。如此人物，在敵特的直覺上將永不會引起注意。但他正是迫使關東軍刊印：「重慶派國民黨對滿之攻勢」的那個人。他就是敵偽通緝有年，違反治安維持法的要犯；那個偽特別法正以：「首魁處死刑或無期徒刑」的皇皇條文，在歡迎他的被捕歸案。」大愚領導統馭能力，人所公認，尹生先生在紀念文字中說：「過關是一個術語，它代表各地視導人員向負責人報告完畢而生的輕鬆之感。別看負責人對任何人都向無疾顏厲色，但他在工作上却從不饒人。當他傾其注意於聽取視導人員報告時，他爲了吸收每一要點，他會不厭其詳地打破砂鍋問到底。他習慣於和報告人面對面坐在土炕上，在他們中間擺着那報告人的一份書面報告。另外的人自會識趣儘可能躲向遠處。他們嗚嗚小聲，彼此口不停講，講什麼別人誰也聽不到，但只要看那報告人額上青筋暴起，面紅耳赤的苦相，就不難想像那個滋味是不好受的……那時我初跑外地，工作量無多，因之在這方面我所感受的氣壓，自較其他的人遠爲舒暢。但我仍能體會出：負責人對各地的工作環境，對許多同志的情況，包括其爲人、個性、工作能力、革命精神和私生活等等，莫不一一瞭如指掌；雖然那個地方他從未去過，那些同志他也從未會見過。」

大愚兄之爲人嚴肅而幽默，縝密而仁慈，在臺二十幾年，他對舊日同志仍有其磁石般吸引力，並不因時移世易而有所折扣！

復次，我說大愚兄有先烈風範，并非阿其所好，先烈不僅有視死如歸精神，而且獻身革命，認真澈底，一絲不苟。這與官僚主義完全以逢迎上司瞞上欺下肥己自私爲目的的作風，根本不同。當時東北地下抗日組織每一同志，平日莫不以大愚兄等手訂之「八綱十二部」作爲教材，嚴格自我訓練，相互訓練，當然組織訓練同志其主要目的乃在造就同志，發展組織，但一旦有事，訓練效果也必不期而然地具體化地表現於應變與掩護的工作上，使同志與組織共享其益。例如三十三年春季遼吉黑三省黨部及其他外圍團體發生案件，三省黨部幾乎全被破壞，與黨務專員系統有關的同志也有宋致中、何書元、張鴻學、秦學明等十餘人因牽連而被捕。所幸這些同志都能臨難不苟，自我犧牲，終於截阻了案件的擴大，絲毫未影響工作的繼續推進，可爲明驗。

高士嘉先生爲紀念五二三蒙難二十周年，曾撰寫：「血汗淚的結晶」一文，他感慨的指出：「日人經略東北，不遺餘力，滿鐵株式會社壓榨東北經濟，敲骨吸髓，垂四十年之久。僞滿鑿建，日本各大財閥又從而投資支援，關東軍有此豐厚之後勤支應，無異已成爲日本皇軍北侵南攻之基幹。太平洋戰爭末期甚至擬議將日皇遷移東北，而以日本本土進行焦土抗戰。惟在此日人自視安如磐石的基地之上，却出現一連串反滿抗日活動。而參加之人士竟爲留日歸國青年，或爲僞滿一手培植之優秀幹部。遂使日人強佔滿蒙，征服中國，雄霸世界之迷夢，爲之粉碎。直觀的歷史家，推論日皇簽發投降詔書的原因，當爲廣島長崎的兩顆原子彈，吾人雅不欲在此評論我全國軍民抗戰或現地志士抗日活動，對日本和戰決策，究竟具有多大的影響力，但吾人確曾聽到僞滿首都警察廳之首腦人物對其部屬訓話，有云：「諸位都看到他們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之下，以如此少許之經費，而能完成如此廣泛龐大之抗爭行動，在對比之下，我們應該有愧。」五二三之日，敵僞警特佈下天羅地網。負責搜捕大愚兄的日特最初撲了一個空，竟欲切腹以謝其長官。敵僞司法警憲的案件紀錄中，一再論及專員工作，譽爲空前絕後。吾人實爲另外一個戰場上的戰士，吾人與日僞警憲鬥法，頗有棋逢對手的滿足感。獲得敵人的尊重與讚揚，即是輝煌的戰果」。

總觀這些忘身忘家的革命抗暴行徑，已到達了人生的最高境界，真不愧爲愛國志士，國父信徒。

大愚兄早年受知於黨國先進梅公任與朱家驊，在淪陷區與敵僞奮鬥多年，操心慮患，爲感染肺疾之主因。天不愍遺，當此匪氛未靖，山河待復，大愚兄竟以肺癆復發不治而遽歸道山，這是黨國與桑梓一大損失！癌疾雖能奪取大愚兄肉體的生命，但其抗日、抗俄的不朽勳業，與其爲黨國吸收培植衆多人才之偉績，將永垂簡冊，供人景慕！人生百歲，有如白駒過隙，惟能立德、立言、立功者，雖死如生。世有良史，必將采錄懿行，以褒忠貞，而勵來茲，這是可以斷言的！

（本文曾刊東北文獻四卷一期——六十二年八月十日）

悼念羅大愚先生

方志懋

到臺灣二十幾年中，在已故立法委員友好當中，羅大愚兄是使我懷念極深的一位，他的志業與平生，知之愈詳，敬仰彌深。早年他在東北出生入死領導地下抗日工作的事蹟，固將爲吾黨留下永恆的革命光輝。而他個人人格完整，智慮深沉，精誠待友，在在令人懷仰。當他逝世的翌晚，在友好爲他舉行的治喪籌備會中，我說過大愚兄是一位有爲有守的同志好友，一個人在一生歷程中，有爲固然不易，有時有守更見困難。到了臺灣以後，他個人的生活雖然已由絢爛歸於平淡，但是英華內歛，不跂不求，兢兢自守，操危慮深，這種修養工夫，若無堅定的品性，而且飽經國家憂患，是不容易鍛鍊出來的。所以每次傾談，我們內心更相契合，現在距他逝世已將兩月，郁中嫂囑我寫篇紀念文字，中夜懷往，益爲禁遏不已。

遠在抗戰中期，當我在重慶本黨中央組織部工作之初，即耳聞羅大愚兄之名，後來聽到朱部長驥公常提起他在東北領導地下黨務工作的情形，備加嘉許，才逐漸知道他青年時期忠貞英烈的事蹟。當「九一八」事變以後，東北淪亡，他剛是位二十出頭的青年，即慨然以興復鄉邦自命，在敵僞壓迫的艱險環境下，奮袂投身抗日救亡工作。民國廿四年，他爲着深入敵人腹地，結納同志加強抗日工作的基礎，隻身東渡日本，一面繼續求學以爲掩護，一面奔走日本各地，聯絡同志，建立工作據點，這種見識與氣魄，已非常人所能企及。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後，他由日本遣返東北，加緊部署地下抗日工作。二十七年間關到陪都重慶，晉謁總裁蔣公，報告在日本及東北從事抗日工作的經過，表示志願仍回東北現地

繼續工作，蒙 總裁面予嘉勉，並囑他往見當時中央黨部秘書長朱駟公請示重返東北工作的各種部署。經過數次詳談，朱駟公發見這位年未滿三十歲的青年，無論其抱負，勇氣，縝密的頭腦，強幹的組織力，以及他在東北已有的工作基礎，皆堪委以重任。同時因為原先在東北三省的本黨組織，備遭敵僞摧殘破壞，爲着保持工作的機密性，並便於發展新的組織，特在原建制之外，另行設立東北黨務專員辦事處，直屬於本黨中央組織部，並報請 總裁派他爲東北黨務專員，負責推展東北秘密黨務工作。大愚兄見危受命，很快便返回東北，展開了這一段轟轟烈烈的地下抗日運動，一直到抗戰勝利，他捨身報國，盡忠職守，從未再離開工作據點一步。因爲他領導的工作迅速進展，組織遍及東北全境，同志亦增加到三千人以上，甚至在敵僞機關的文武官員中，亦潛伏有工作同志。這種情形慢慢爲敵僞所偵知，大爲震懾，於是成立專案，作全面搜捕，偵騎四佈，日夜追緝，終於發生了民國三十年的「一二、三〇」事件，與民國三十四年的「五、二三」事件，同志被捕被害者數以千計，風聲鶴唳，夜不寧寢。大愚兄夫婦亦在「五、二三」事件中被捕入獄，慘遭酷刑，長公子立達雖尚在襁褓中，亦難免牢獄之災，若非不數月日本即無條件投降，恐怕他早已成仁。他們的工作雖然遭遇到如此重大的挫折，而他們忠貞不拔的志節却因此而愈昂揚，未被捕的同志固然繼續在外捨身奮鬥，已被捕的同志竟亦運用技巧，進行在獄中的抗日工作，這種遇艱險而益厲，經喪敗而益前的精神，頓使東北的同胞聞風興起，中華民族的磅礴正氣瀰漫白山黑水之間。

這一段可歌可泣的東北地下抗日事蹟，當年與大愚兄在東北現地並肩奮鬥的同志，現在仍有許多留居臺灣，他們在紀念文中當有更詳細的記述。我希望他們能夠分工合作，把這一段事蹟從頭到尾作一完整的記載，爲我們抗日歷史留下一段珍貴的資料，亦爲繼起的青年寫出報國的模範。我個人對於當年他們的地下抗日工作，有下列幾點感想：

一、「九、一八」事變以後，東北淪陷敵手，大愚兄與他的工作同志，大多是二十幾歲的青年，他們身陷敵後，心懷家國之痛，投身抗日救亡工作，完全基於一片忠黨愛國的熱誠，沒有一絲一毫的名利私念。當時中央雖核撥有工作經費，如就工作的份量比例而言，所核發給東北黨務專員辦事處的經費，可以說是很少的，何況間關萬里，又被敵僞重重阻隔，經費往往接濟不上，最後終於斷絕。他們多賴自籌，甚至捐獻所有，來資助工作上的需

要。在精神方面，因為保持工作秘密，他們離親別子，隱含悲痛。但是爲了報効黨國，興復鄉邦，取義成仁，唯恐後人。這種崇高的節操，便是使我中華民族屹立不移的浩然正氣，值得我們欽敬。

二、青年人的勇氣特別旺盛，情感也容易衝動，但是往往思慮欠周，不易控制情感。他們在敵僞環境，偵騎密佈的險惡環境下，從事地下抗日工作，如果患此毛病，稍一不慎，不但常會僨事，工作也必無從開展。然而他們在大愚兄領導下，藉實地工作來鍛鍊自己，隨時實行「現地訓練」，個個養成智慮周密，臨危不亂的定力。敵人對他們的打擊愈大，他們的反抗也愈強，一個工作據點被破獲，另一工作據點又建立起來，前仆後繼，不屈不撓，先後在東北與敵僞纏鬥十多年，一直到抗戰勝利。這樣能夠充份發揮智慧，不光憑「匹夫之勇」的艱苦奮鬥，更是由大愚兄深沉的智慮，縝密的策劃所領導訓練出來的。

三、抗戰時期敵後黨務工作（地下抗日工作）的性質，與一般的情報行動工作不盡相同，必須要能建立工作據點，發展組織，運用層層的組織網深入民間，發動全民的力量，順應抗戰軍事的進展，達成最後勝利的任務。在當年遼瀋的敵後地區要達成此一任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愚兄在民國二十七年奉命重返東北，便本着這個方針，日以繼夜地策劃推展，在東北全境社會各階層建立起組織系統，劃定工作督導區，分別南北各路線，經常派遣同志巡迴督導。因此組織的發展隨時日以並進，工作的進行也能靈活運用，敵僞雖幾次發動瘋狂的迫害，始終不能阻扼他們工作的進展，這便是大愚兄與他的工作同志在當年艱險的環境下，充份發揮組織力量的成功。

抗戰勝利後，大愚兄在東北先後擔任過遼寧省政府秘書長與遼北省黨部主任委員，他於本身職責之外，仍然維繫着昔日地下工作同志，鼓勵他們對共匪的鬥爭。不斷爲國家作忠勇犧牲。民國三十六年秋天，我陪同教育部長朱驢公赴東北視察，當時共匪憑藉蘇俄的支持，在東北擴大叛亂，形勢已甚惡劣。我們只能到瀋陽，撫順，鞍山幾個地方去巡視，本想北上長春，終以交通阻斷而未能成行。朱驢公此行目的除掉視察光復後的東北教育，便是要撫慰抗戰時期的地下同志，我們每到一個地方，隨時可以碰到許多地下同志，都經大愚兄一一引見介紹，他們那種樸實無華堅毅奮發的精神，

至今還留下極深刻的印象。記得有一天他們聚集在瀋陽鐵路賓館歡迎朱驢公，黑壓壓地擠滿了賓館的大禮堂，朱驢公對他們很親切地說了一番慰問與獎勵的話，他們的反應非常真誠熱烈。那天朱驢公甚為感動，回到旅館對我說：「東北地下同志在大愚領導之下，真正發揮了本黨的革命精神，這是我主持中央組織部時最引為安慰的工作。現在東北局勢這麼危險，他們許多還無安定工作，仍然鬥志不懈，無怨無尤，也沒有向我提出任何要求，真是令人感動。我看他們之中有許多還很年輕，因為參加抗日工作而失學，我們要特別儘力輔導他們繼續升學。……」現在驢公墓木已拱，大愚兄竟亦作古，回想前塵，歷歷猶在心目。

民國三十七年行憲開始，大愚兄夫婦（夫人劉郁中女士）當選立法委員，到南京參加立法院會議，移家白下。此時東北形勢已極危岌，青年學生相率流亡入關，教育部在平津兩地設法安頓，他協助教育部從事安撫輔導工作，時常僕僕於南北兩地，備極辛勞。不久東北淪陷，平津易手，整個大陸跟着變色，三十八年冬政府播遷臺灣，大愚兄亦由廣州到了臺灣，卜居臺中市。以後他常到臺北參加立法院院會，因為同寓一處，晤聚的機會更多，間或同去中部谷關霧社等風景區攬勝，山間步月，幽谷談心，回思昔游，不可再得。他飽經憂患，對於當前國家的處境，以及吾人努力報國的方針，時常往復胸中，不斷研究，見解深刻週至，但不輕易炫露。任立法委員二十多年，善盡職責，不歧不求，平居生活簡樸，恬淡自如。遇事明辨是非，能堅守原則，待友精誠相與，以道義互勉，深惡鑽營干求的作風，從不置身於人事奔競，而鋒芒收斂，平實近人。

當三十七年東北危急之際，大愚兄與他的一部份地下同志因當選中央民意代表（立監委員與國大代表）到南京開會，得以先期離開，其餘大部份同志因留在現地繼續與共匪鬥爭，臨危不及逃出，恐怕多已遇難，此事使他耿耿於懷，一直憂念不已。每年五月二十三日是他們在東北的蒙難紀念日，留居臺灣的當年同志，經常集會追念死難同志，並以堅守崗位毋墜初志互相勗勉。他們對於當年的抗日英勇事蹟，很少在人前談起，故時日漸遠，知者更少，直到前幾年中央日報副刊連載「滾滾遼河」長篇小說，以「五，二三」事件為高潮，描述這一段地下的抗日工作，後來印成單行本，一時洛陽紙貴，刊行至第十版，這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才又引起大家的注意與敬仰。今年春天，我去他敦化南路的寓所探

病，他體力已甚弱，但精神還好，那一天下午談了很久，承他檢出一大厚疊「滾滾遼河」作者的原稿給我看，才知道他在臺中患病時爲了校閱此稿，大費心神。他問我對此書的感想，我說作者身歷其境，以樸實的筆調，不誇張不渲染，忠實報導這段血淚和成的故事，極符合你們一貫的作風，所以讀來特別感人，他聽後報以會心微笑。

大愚兄身材修偉，體魄一向強健，不料竟罹惡疾（肺癌），一病三年，終致不起，得年僅六十四歲，最可痛惜。以他的才智、蘊蓄、堅貞的德性，以及豐富的經驗，如果天假以年，對國家的貢獻當不止此。憂患方深，失此良友，執筆懷思，彌深愴痛！

抗日志士名存青史

余思宙

——悼念已故立法委員羅大愚

五月廿三日，對抗戰期間在東北地區從事地下工作的愛國志士來說，是一個難忘而值得紀念的日子。

民國卅四年的這天，敵僞在東北各地發動一次規模最大的逮捕黨人事件，蒙難同志達千餘人，不知情而遭池魚之殃者，難計其數，這就是有名的「五二三事件」。

當年潛伏東北現地、領導各地、各界、各階層的熱心愛國志士，從事敵後政治作戰的，就是本月十日因肺癌在臺北逝世的立法委員羅大愚。

遼寧籍的羅大愚原名慶春，字澤南，在從事抗日地下工作時代，使用的化名甚多，而以「魏中誠」一名最受知於同志之間。他曾兩度赴日留學，民國廿八年奉派為黨部專員，負責推動東北黨務工作，因留日同志陸續返國，而東北現地的青年反抗日本侵略及偽滿之情緒極為高昂，故工作開展迅速。

民國卅年冬，日人偷襲珍珠港，為鞏固其「後方基地」發動所謂「一二三〇事件」，大量搜捕國民黨黨人，專員機構，留日及東北各地的同志遭受波及，有若干優秀同志被捕死於非刑，歷經辛勳建立的電臺，與洛陽僅通報數次即被迫停止收發工作，與中央的連繫，完全斷絕，全賴各同志毀家紓難，義務捐獻，才使工作照常積極進行。

此後，羅大愚更積極領導同志滲入偽滿政府各機關、軍隊、民衆團體，吸收同志，進行各種工作，尤以在偽滿各大

學發展青年同志爲最多。秘密而有效地傳播主義，喚起民衆，蒐集情報，進行破壞牽制敵偽軍政勢力。民國卅三年又發生「三省黨部事件」，設在瀋陽之專員總部，受敵僞注意，株連堪慮，羅大愚乃決定將之遷往長春，深入敵僞心臟作殊死戰。

民國卅四年春，德國投降，羅大愚以勝利的曙光已現，遂將工作推進至半公開階段，直到五月廿三日，敵僞發動瘋狂逮捕事件，從五、二、三到勝利光復，對愛國志士們來說，是一段普遍嚴刑拷打，身心備受折磨的黑暗時期，同志們生死置之度外，對於日本人敗亡的信念並不因爲嚴刑和饑餓而有所動搖。八月十四日傍晚，在日本投降即將宣佈之前，這羣政治犯死囚，列隊被解往吉林，但途中就被我武裝同志營救，恢復了自由。

從廿八年到卅四年，前後六年時間中，羅大愚從未離開現地一步，亦從未停止工作一日，縱使被捕入獄，仍在進行「獄中工作」，研判案情，營救同志。估計在這段期間所吸收的大專學生與僞滿的中堅幹部達三千人之多，成就輝煌。以宣傳文教方面而論，卅三年二月出刊了厚達三七六頁的油印本小冊子「中國之命運」，使東北同志如獲至寶。他所領導的地下工作奠定的基礎，成爲日後與共匪、俄軍搏鬥的最寶貴資源。

勝利後，俄軍入侵東北，恣淫掠奪，無惡不作。羅大愚又帶着各地同志展開新的工作。在混亂局面中協助維持地方治安，保存敵僞物資，搜集敵僞資料，以供復興建設之需要。其犧牲之重大更有甚於對敵僞之抗爭。

本報副刊曾經連載深受讀者歡迎的長篇小說「滾滾遼河」，便是描述這段可歌可泣的事蹟，文中的負責人便是羅大愚。與他共過事的人都說：羅先生爲人穩健、沉靜、做事認真，有犧牲精神。他對國家之忠誠，對同志之愛護，對工作之機警，可以說臻於至善的境地。

羅大愚的夫人立委劉郁中，在抗戰期間也是位愛國不後人的地下工作同志，和羅大愚因工作而結識，曾於「一二三〇事件」與「五二三事件」兩度被捕入獄。她說：「那段艱苦奮鬥的日子，令人難以忘懷。」

羅大愚先生的生前友好已決定於今（廿三）日爲他舉行公祭，使得「五、二三」這天更有紀念意義。

「負責人」

袁睽九

東北籍之立法委員羅大愚先生，於今（六十二）年五月十日以肺癌不治逝世，享年僅六十四歲。使羅氏當年未因在偽滿從事地下工作，被日馮拘捕下獄，備受折磨，壽算當必較此為高也。

羅大愚先生係民前二年，出生於遼寧省遼陽縣。及長，離家就讀瀋陽。時日人在東北橫行霸道，先生怵目驚心，毅然有澄清家國之志。中學畢業後入關，先後進入北平輔仁大學及中國大學研讀經濟。與流亡平津之東北愛國青年交往日密，立志益堅，遂於民國二十四年在平加入中國國民黨。曾二度赴日留學，在日居留四年，奔走各地，展佈工作，遠及韓國。二十七年返抵瀋陽，建立工作據點後，即聞關前往重慶請命，迭蒙最高領袖召見，派為黨務專員，飭其返回原地負責推動東北黨務工作。由於留日同志陸續返國，到處播散反日種子，工作開展至為迅速。至民三十年，太平洋戰起，日人為鞏固後方，在東北大肆搜捕黨人，同志多遭縲絏，死於非刑者甚夥。與中央聯絡乃告完全斷絕，唯賴同志毀家紓難，維繫工作。三十四年，羅氏亦被捕，繫獄數月，至日本投降始克獲釋。羅氏在東北領導地下抗日同志之一趙岳山（紀剛）所著「滾滾遼河」，報導至詳，羅氏即其中「負責人」。羅氏之夫人立法委員劉郁中，亦是時同志也。

羅氏追隨政府來臺後，感懷家國，情見乎詞。所作懷昔年志友之「沁園春」一闕云：「玉砌雕欄，故國青山，空憶悵望。念昔時烈士，死生好友，皆榮荒草，欲斷人腸。落日孤城，哀鳴寒角，此恨於今如水長。最難禁，有天涯遊子，廿載流亡」。

（本文曾刊空中雜誌第四五〇期——六十二年八月十六日）

感逝小錄

高越天

近月以來，朝野耆賢、逝者數人。他們曾在非常的大時代中爲自由進步而奮鬥；一生行誼可以做後起才俊的模範。現在我把悼念他們的輓聯錄下來，並略誌他們的德業。

在五月十日逝世的立法委員羅大愚兄，他是遼陽人，東京法政大學畢業，專修財政。個性忠誠堅毅，爲國忘身，九一八事變後在東北秘密做黨務工作歷十一年之久。且時赴日韓，展布工作。化名「魏中誠」，掩護得很好。到了三十四年，卒在長春被捕入獄。慘遭毒刑，幾被殘殺。幸旋即勝利來臨。獲得釋放。接着任遼北省黨部主任委員，又在東北與俄軍及共匪鬭爭，真是出生入死，無間始終。他來臺後躊躇復國，曾有沁園春一首，說是：懷念志友。「玉砌雕欄，故國青山，空懷悵望。念昔時烈士，死生好友，皆榮荒草，欲斷人腸。落日孤城，哀鳴寒角，此恨於今如水長。最難禁，有天涯游子，廿載流亡。猶思共赴疆場。盡都是翩翩年少郎。憤島夷肆虐，朱毛逞暴，關東兒女，豈懼強梁。慷慨成仁，從容就義，大節曾爲民族光。吾何願，惟老兵不死，重整戎裝。」

讀其詞可想見其爲人，所以我輓他的一聯，是——

大雪出嚴關，反共抗日，慷慨忘身，血淚難銷東北恨；

遙山望故國，立法憂時，鞠躬盡瘁，哀詞寫盡古今愁。

（本文曾刊臺灣新生報——六十二年六月十二日）

無限悲痛

王常裕

——感佩大愚的同志愛與責任感

中元夜，浮雲掩月，緬懷往事，歷歷如在眼前，睡意朦朧中，又勾畫出幾位作古的老友面影。

在幾位老友的面影飄忽旋轉中，獨有大愚的面影愈現愈真，往日的堅毅誠懇神采絲毫未減，更加了幾許嚴峻。相對暢談，涉及許多話題，也不時交織着嗟歎。突然他起立凝視着我，用他一向深沉果決的口吻說：「替我設法弄一本『蘇俄在中國』。」我聽了覺得詫異，甚至不知如何作答。我正恍惚中，大愚身影倏然消逝，這時我更不知所措，凝神環顧左右，才發覺自己斜依牀頭，時鐘正指着凌晨三點，四週萬籟俱寂，我陷入迷惘。

無疑的這是虛幻，但却如此逼真！

大愚與我訂交已經三十多年了。我能有如此一位亦師亦友的至交，應該說是我平生大幸。如今他齎志以歿，我在無限悲痛之餘，有些話想說出來。

東北易幟促成了全國統一，日本軍閥憂慮既得利益化歸烏有，貿然出兵發動了東北事變，日寇殺燒劫掠，直接先受其禍害的是東北百姓，傀儡政權無法遮掩人們雪亮的眼睛，國際組織也僅能做些於事無補譴責之類的空口號；爲了保衛家鄉，爲了有意義的生存，我以涉世不久的一介青年，也籌劃抵禦日寇的活動，追隨趙在田曲德全形成了我們小集團的核心；敵人有堅甲利兵，我們無法正面挫其鋒鏑；但我們都是土生土長的地方人，秘密中的積極破壞以及消極的不合作，初期倒是無往不利的。但持續了一段期間以後，我們發現畢竟力量過於微弱，有時甚至於由於我們微末破壞活動的成

功，換來日寇漫無止境的殺戮。如此，既不能見諒於地方父老，在效果上說也顯然得不償失，孤立而間歇的活動往往招致反效果，一再頓挫之餘，我們不得不加倍審慎，繼而我們集團的活動便陷入低潮，幾乎等於半休眠了。

民國二十八年冬，正值日寇長驅入侵中原威脅內陸時期，我在瀋陽遇到大愚，初次相見促膝長談達三小時之久，我所說明的是民心向背以及客觀的抗日條件等問題，他所揭發的是組織任務運用以及指揮執行與配合等問題。大愚之忠心爲國，言談間表露無遺，同時也托大愚之助，我體認了必須靠組織以期團結，一呼百應、力量集中、才足以在抗日工作上獲致成果，一度會晤便成了莫逆知交，之後聯絡頻頻，因而工作得以順利展開。那時他化名魏中誠，通信地點竟是日人掌握下的南滿醫科大學（即後正名之瀋陽醫學院）的學生信箱；我化名馬玉傑，主要活動地帶是松花江以北地區，由點而線，羅織成網，遍及政治軍事經濟文教各方面，一切情況皆在掌握之中，各要點皆配置了適當人選，隨時制敵機先。那段時期大愚坐鎮瀋陽運籌帷幄，結納同志悉以至理至誠，當局所賦予之使命，無不圓滿完成，因時因地而制宜，確已做到領導任務之至高境界。當時日寇及傀儡政權之搜刮暴政，往往不明究竟的遭遇挫敗，有如芒刺在背，却又追查不出其由來何自。這段時期的反滿抗日工作的確最具功效，組織也從而愈加擴大愈加健全了。

這樣延續了三年之後的三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我們所交換的情報終被日寇截獲，儘管他們並不能譯解情報內容如何，仍然視做異端，於是在慶城猝不及防而被日寇憲兵逮捕，並在極秘密中解送齊齊哈爾，酷刑拷問，我只有虛予委蛇，佯作毫不知情，歷時八個月，始獲覓保開釋，但仍秘密追蹤嚴查。事後我知道大愚曾經想盡了辦法營救，不避任何艱險，不辭任何辛勞。他並非對我偏愛，對任何同志都是一視同仁。這樣天人共鑑的同志愛與責任感，勿寧該說是團結一致的最大向心引力，值得由衷的感佩。大愚在他所領導的組織中之受人尊崇，自然也肇因於這種忠於國家忠於民族的博大精神。

由於一部份工作同志的被捕，大愚一方面致力於營救工作與被捕同志家屬之安撫，一方面又不能坐令工作停頓，三十三年，他衡量情勢，毅然把指揮連絡中心從瀋陽遷到了日偽平政中樞地的長春。經過妥善佈署，工作更趨積極，組織也更爲擴大，深入各角落各階層，既能獲取更有價值的情報，又在各要津佈置了隨時可供點燃的火種。恰在此時我內陸

各陣線配合太平洋戰況的變化展開反攻，也正由於日寇各方腹背受敵，而在某些地方嘗試瘋狂的自殺冒險攻勢，戰事愈趨慘烈。東北雖然遠在敵後，日寇的軍力調動以及軍需物資的搜刮也隨着積極而頻繁起來。日寇駐軍所謂關東軍一向以戰力最強著稱，我內陸及太平洋上戰況既已升高，便不得不抽調一大部份開往前線，調補來的全是年老力衰的後備部隊，這一情況自然在我們掌握之中。另一方面，自從中途島以迄拉法爾，瓜他康納爾海戰後，日寇已經感覺到太平洋上海軍對壘形勢之消長，不得不在退路上盤算，萬一日本列島不保，東北便成爲他們的最後據點了，所以他們在極端秘密中進行軍工構築及物資儲備。這些情況的出現，加重了我們的工作質量。

三十二年以後，日本軍閥把東北看成了對美作戰的大後方，準備在日本本島進行焦土抗戰以後再以朝鮮半島爲前哨，以東北爲基地作最後掙扎。日本與蘇俄訂有互不侵犯條約，似乎沒有後顧之憂。後來的發展，史實可徵，誰是敵人，必須分析，大愚面臨此一錯綜形勢，無異於多角作戰了。

大愚所轄的組織活動神出鬼沒，攪得日寇手忙腳亂草木皆兵。日寇所遭逢的挫敗愈大，他們的報復措施也愈狠毒，於是佈下天羅地網，終於在日寇潰敗前不久的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爆發了五二三事件。日寇動員軍憲全面搜捕，以大愚爲首，大部份組織中人員都陷入日寇拘禁中。

此一事件爆發，影響顯然很大，在此勝負關頭，一時全面活動失據，羣龍無首，尙幸大愚早有妥適安排，縱令大愚不幸罹難，各點各線預佈的火種依然可照原訂計畫行事，決不虞因部份人陷敵而中斷。前述繫獄人員，一向被日寇恨入骨髓，一旦被捕，絕無生路。但以大愚平時運用得法，使日寇感覺疑兵處處，一方面固然恨不得把這批仇人推下地獄，另一方面却又想循着路線追查，來一記斬草除根。表面判了死刑無期徒刑，骨子裏還企冀續有斬獲，大愚以及另外一些人能在日寇槍口下保全生命，在外營救人員出過力，預先佈置的假想敵吊盡了日寇的胃口，也是原因之一。及至日皇裕仁揮淚宣讀降表，那批窮兇極惡的日寇何嘗甘心放過已經攫獲到手的死仇？所幸組織中人先發制人，早一步把他們營救出來了。這一樁事也應歸功於大愚知人善用，任何角落的人員都具有無比的機智與赤誠忠心。

八一四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東北頓時陷入無政府狀態，日寇固然放下了武器，俄軍却兵不血刃席捲了東北九省。

我國武裝部隊距離過遠，無法及時趕到接收，造成俄軍取代日軍，肆意橫行的局面。這批俄軍爲害之烈絲毫不遜於日寇，姦殺劫掠無所不用其極，名爲並肩作戰的盟友，實則以征服勝利者自居。這時的大愚，雖然羈獄的重創未愈，不得不挑起對付俄軍的重擔。這項任務比之以前與日寇周旋更加艱苦，更加危險。加以華北一帶土共，兼程竄往東北，在俄軍積極扶植下各處建立偽地方政權，藉着來自俄軍受降的武器彈藥，主宰了東北善良人民的生殺大權。俄軍一再稽延撤退，愈使共匪坐大，等我政府軍隊出關執行接收任務的時候，共匪已經竄踞東北全境。共匪既與俄軍是同路人，自然會通力合作，大愚統率同志，既需與俄軍周旋，又要與共匪纏鬥。冒險犯難出生入死，真可謂動天地而泣鬼神，對俄軍與共匪的確給了他們無數的慘重打擊，但我同志也付出了不少的犧牲。若論其成效，例如協助政府接收復員，迅速恢復社會秩序，清除叛匪潛伏殘餘，這些事功的貢獻實不下於反滿抗日。

東北自民國二十年陷入敵手，復遭俄軍蹂躪，共匪接踵而至，而後才經政府次第接收。不論爲對匪作戰，或爲未來建設，黨務工作必須迅速展開。死難同志屍骨未寒，大愚的雙肩上又擔起了黨務復員擴充的擔子，各方奔走，席不暇暖，在那種百廢待舉而共匪又蓄意倡亂的情況下，多角折衝，縱橫肆應，若非以一抵百的精力體力和滿腔的忠肝義膽，大愚何堪支持？

三十六年行憲，衆望所歸大愚當選立法委員，廣採民意襄贊中央，他對民心瞭解得最多，也爲民衆做得最多。一向輕利祿重氣節，知者尊爲典範。大陸陷匪播遷來臺，他的首行精神一貫，始終努力不輟。

爾今正值秣馬厲兵王師北指的前夕，如此賢能竟以痼疾謝世，能不捶膺三嘆！

我常以東北故里大好河山不知依舊否問之於大愚，大愚每作肯定答覆，有生之年定可重臨黑水白山，滿懷信念，溢於言表。

中元後三日恰逢大愚百日忌辰，邊囑購得「蘇俄在中國」一冊於誦經聲中焚化，默禱大愚在天之靈有知，接納我的獻禮。

痛悼愚公老友

許俊哲

愚公志弟不幸於五月十日下午三時五十五分溘然長逝，這是我於當日下午五時，在傅佩琳老弟家，由其夫人面告的。驚聞噩耗，好像晴天霹靂震動的默默無言，手足不知所措。沈默了好久，又請傅弟夫人，再以電話詢問羅府。適傅弟女兒在羅府看家，回電話說：「羅伯伯遺體，已移送至市立殯儀館，家人均返家矣。」我到傅府的原意，是找傅弟吃過晚飯，再去看他一次。四月中下旬，我與內子文英、住在臺北，是每天看他一次，有時摸摸手摸摸腳，試試體溫。二十五日那天我進病房去看他，適他清醒，裕生在傍，耳語說「大爺又來看你」。他睜開眼睛，嘴唇動動，很快的就閉上眼睛，我又摸摸他的手，那時他似乎漸漸好些。迨我於五月七日接大華士嘉兩弟信，又來臺北看他，情況已大有變化了。九日上午去看兩次，十日上午九時正到醫院病房，適郁中弟夫人與宏姪因過度疲勞坐着睡了，護士在傍，我不便驚動她們，就坐下來凝視其面孔，看他不時手動鼻動嘴動。因為病已侵入他的腦裏失去知覺，進入彌留狀態，故不知痛苦，這也算是他修來的福啊！不到十時，士嘉弟與素清弟夫人同來看視，我們三人陪待到十二時離去。這是我陪侍最長的一次，整整三個鐘頭。孰意竟成了看他尊容最久最後的一次。我是懷着趁他一息尚存的時候，多能看看他的容貌，多聽聽他的聲音，覺得心安一些，總比看到遺體遺像為好。不料祇隔三個多小時，他竟撒手塵寰，遠遠的離開這些友朋。我未能趕上移靈殯儀館，不禁內心悲痛，感傷失去了一位知己弟兄啊！那天晚上離傅家，就轉到羅府安慰郁中弟夫人，並協助料理喪事。好多朋友均趕到羅府弔唁。愚公志弟性格堅強，自信力旺盛，病重這樣久，始終不說一聲感傷離世的話

，他不飲不食之後，還支持了六天，主治大夫都認爲是奇蹟，大概就是這種道理吧。我認爲這就是他一生奮鬥精神的反應。

我與愚公志弟初次見面，是在二十八年七月中旬（日子記不清）下午一時半，由閻煥然兄陪我到瀋陽市小南門裏大吉祥引介的。各吃冰淇淋一杯，由閻兄付款，約談十餘分鐘，就話別了。第二天他到我家，說明奉命返東北作工作的任務並略詢遼寧省黨務情形。他說到瀋陽才六天。我們交談很親切有一種一見如故的心情，他稱呼我爲許大哥。當週星期天上午，我去大北關下頭，到他家回拜（房東鄒姓）。談話約兩個多小時，他很健談，我也願意多知道後方的情形。不覺談到中午，他堅留我吃午飯，我現在尙記得是兩個菜，一個是煎黃花魚，一個是拌黃瓜菜。以後就不定時的常常見面，談的均是有關彼此工作方面的問題。久了當然也涉及兩家的私生活。他給我印象最深刻，使我對他很敬佩，就是他致力地下組織工作開誠佈公的苦幹作風，他發展組織之衝力、魄力。他嚴密周詳計劃之卓越智慧。我與愚公志弟，在工作上各不相屬，並不是隸屬一個單位，只是我是個黨員，應當編到組織的小組，也參加小組工作，但是他就能將他的工作計劃，據點佈置，幹部人事，黨費支配，均公開與我研究諮商，而且也尊重我的意見。這種開明領導做法，在那個年頭來說，實在是很少見的。這是二十八年九月到二十九年底的實事。他的基層組織發展很快，僅一年多，各個地區均奠定基礎，這是由於他先聯繫舊同志，再吸收新同志，由點而面繼續不斷的鑽進青年層，並灌輸些新的精神食糧，使長久消極沉悶及悲憤不滿的兩種人，均化成爲積極有代價的革命戰鬥力量。

來臺後，他先定居臺中市，有的朋友說：「羅先生種花植樹，太沉靜了。」意思是說他消極。我對他的看法，是在我們談話當中，他所顯露的意思，不是這樣。他是願意再作像東北地下工作有所作爲的工作，以貢獻於黨國。借乎局勢全非，有心無力。他不願意無目的的求個人名利的發展。尤其是日本承認共匪偽政權與我斷絕國交之後，他的心情，愈益沈重。我們與日本苦鬥這些年，犧牲之大之慘，今天所換來的還不過是偏安一島，又重使日本人揚眉吐氣。他到臺灣以後，心情確是很沉默，有些話他是悶在心裏不輕易向別人傾訴。他是具有「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的亮節。他底確是矢志「生存一日，奮鬥一日」的志士。語云「蓋棺論定」，我認爲他的人格是完整的。

以上我所敘述的，僅及於二十八九年間，相識相交共赴國難，及來臺後其隱息生活中的志節，這兩樁事情，似乎應當在此時表達出來，所以我不必再多表其他的事功。

愚公志弟在臺中過着半退隱的生活中，很有些東北志友們圍繞着他，差不多每年在五月二十三日這一天都集會紀念。這種結合，是不易消散的。因為這不是利害的結合，而是紀念過去，激勵將來，也是他的志節人格的感召之所致。殯葬之日，志友們均憂鬱於胸，哀感沉重，淚凝在目，甚至哽咽不能成聲。憶及他於三十四年蒙難時，是五月二十三日，而殯葬那天，又是五月二十三日，這算是上天巧為安排。故我不僅為私誼哭，更為多難的國家損失棟樑而悲。愚公志弟，你這種辭世後的哀榮，得來是自然而真純的。你的精神，是長青長新永遠活在我們朋友的心裏。

敬悼重道義共患難的大愚賢弟

許吳文英

大愚賢弟是於五月十日下午三時五十五分病逝於榮民總醫院。當晚十一時，俊哲由臺北打來長途電話，驚聞噩耗，不禁悲泣，哽咽不能成聲。翌日趕往臺北到羅府，看到大廳供奉大愚賢弟遺像，行禮後，與郁中弟妹擁抱痛哭，泣不能已。

現在回想大愚賢弟最後入院調養這一段時間，我們夫婦看到他的次數，倍加增多，也是我們夫婦精神最痛苦難安の時日。可是我們總是安慰郁中弟妹，但願他能堅強的延續生命，多一天是一天，一直到他安靜的辭世，我想妳就心安了，各位朋友也就跟着心安了。憶及他在家靜養，我們夫婦於三月卅一日去看他，正有護士替他注射藥針，郁中弟妹，陪我們到他房間看他。我先進去，他很高興的說：「大嫂來啦！」俊哲隨後進來，他又說：「大哥也來啦！」他的聲音微弱，面貌消瘦，但內心似有感動，很興奮的表示出這兩位知心兄嫂，又來幫忙啦——第二天開平世侄舉行結婚典禮——因為他正在注射，談話不便，我們對他也沒多說什麼，只是我說了一句話：「你要安心靜養」想不到那就是最後一次對話。四月一日上午我去他家，是為幫忙喜事，他的精神轉好，雖然見了面，可是沒談話。到下午一時半，他又顯得精神旺盛，急催郁中開平還有我和欣生等人，趕快到六福客棧參加與新親之會宴，這是我最後一次聽他大聲說話。

四月二日上午，我們去看大愚賢弟，就便給他道喜。不湊巧他正入睡，我們未驚動他。郁中弟妹面告，這幾天準備把大愚送榮民醫院調養。她知道我們很關心大愚賢弟的病情，故特相告，使我們感到心安，即於三日返回斗六。回家以後，總是忐忑不安，我就催俊哲寫信給臺北朋友，問問大愚賢弟入院後的病情，到十四十五兩日，接到大華、士嘉、尹生三位老弟函告，說是剛入院很好，這幾天病情有變化。我們十六日趕乘上午九時三十四分對號車到臺北下車後，就趕往醫院探候。彼時大愚賢弟，有時昏迷，有時清醒。我們進入病房時，他的神色平穩些，又清醒過來。郁中弟妹耳語說：「許大哥許大嫂來看你」他就睜開眼睛直看，嘴唇動動似乎像有話講，不到一分鐘的時間，又閉上眼睛。這次我們在臺北住了十二天，每天去看他一次，這個期間，神色一直平靜無大變化，我們因為斗六家中有事，遂於四月廿八日又回斗六。在家住了十天，忽於五月七日，又接到大華士嘉兩弟來信，告以裕生姪延至七日返美，大愚弟病情已入彌留狀態，不能清醒，失去知覺。我因家有事待理，不能同俊哲同往臺北，是俊哲於八日乘車先來看候，我遲了一步，未能在他逝世時，看到最後一面。迄今人天永訣，怎不令人傷感悲慟，這是我平生引為極大的憾事。

拋開大愚賢弟與俊哲的深厚友誼不談，我與他是瀋陽私立濟民女子中學的同事，校長是董潔忱大姐，范振民（第一次被捕釋放，三十三年又被捕入獄）任教務主任，張寶慈弟也在此校教書，做為掩護職業。在黨的方面我擔任聯絡工作，是凡由俊哲介紹的同志，或外地同志，約定與魏中誠先生（大愚賢弟化名）見面的時間地點，大半均由我在濟民學校來安排，大愚賢弟也指定劉建仁弟到我家聯繫，這是二十九年到三十年十二月間的事情。至於我們兩家家庭關係的相處，我與郁中，真是像一家裏的妯娌關係那樣親切。現在郁中弟妹與我話舊，還常談到大愚賢弟老家情形。三十五年冬大愚尊翁逝世時大愚賢弟由南京北返奔喪，也陪郁中弟妹同道去羅府遼陽老家，幫忙料理喪事。（此時俊哲在南京參加制憲國民大會會議）我當然要去親自弔祭羅伯父，在他老家住了五天，同去同回的尚有項大姐，田諾言兄和大華弟。所以羅府遼陽老家的情形，我也很熟悉。大愚賢弟的繼母很能幹很慈祥，他的大哥也很友愛和氣。其尊翁在世時，曾來瀋陽住過，他們的家庭，真是和樂極了。這就是由於大愚賢弟既能善盡孝道，又能恭事兄長，尚能慈育姪輩。郁中弟妹既能善待翁姑，又能善處兄長妯娌。在今天發揚中華民族文化獎勵模範家庭聲中，這個家庭可以說真夠上楷模了。

最後我要說出大愚賢弟留給我印象深刻，不能磨滅的事情，我必須據實表達出來，一方面可以知道他是一位人格完整，重道義、同生死、肝膽相照的良友。一方面可以知道他在工作上真是實踐四種精神信條第一點——道義團結，發揚了黨德。另一方面可以顯示出他那種沉着正氣，愈在生死關頭，愈能振作精神，不畏縮，不後退，爲人之所不能爲，爲人之所不敢爲，重整旗鼓，再事奮鬥，以完成中央交付之任務，而對黨國對歷史負責。其剛毅不屈的忠貞志節，允爲發揚了黨魂與國魂。俊哲是在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十九日下午四時，被南滿鐵道警護隊在家中逮捕的，八時餘又將我及懷抱的三女爾智與我父親逮捕了，均押在該隊本部。徹夜刑訊俊哲，故意讓我聽到有關東北區調查室的事情，而未涉及其他黨務。第二天（二十日）早上，看到有一位很要好的朋友坐在另一辦公室的一角，（隱其名）他告訴我：「我是昨天在齊齊哈爾被捕，把我帶到瀋陽來的」另外看到郁中弟妹也被押進來了。我就意識到，我們被捕與那位朋友有關。二十日晚上，俊哲送到警護隊拘留所，十時就把我們釋放回家。廿一日早上天剛亮，大愚賢弟穿長袍化裝突到我家。第一句話就說：「大哥雖被捕，大嫂要安心照護孩子，生活費用，不要擔心，我會想辦法。」又說：「外邊傳說要將大哥送到齊齊哈爾，如果有消息，一定設法轉告我」。其次就問郁中弟妹在警護隊的情形有沒有把全部事情說出去？我回答說：「郁中非常堅強，雖然受過酷刑拷問，他什麼事都未講。」大愚說：「好了，那就好了。」當時留下貳佰元僞滿幣，並說：「不要害怕，妳要有遠行，也要和我取得聯繫。」他走不到半小時，警護隊的特務，就又要來搜索詢問。我當時在想，真是天相吉人，若是碰到一起，豈不壞事了呢？又隔了十幾天，寶慈弟到我母親家，送來二百元僞幣，說是大愚叫送來維持生活的。並問那時轉押在日本憲兵隊俊哲的受刑情形，健康情形。後來三十一年春暨端午節姚彭齡弟兩次受大愚賢弟託付到家安慰我，並致送生活費用。

我常想俊哲與大愚賢弟在黨的工作崗位上，是兩個平行不相屬的單位，均各有其隸屬上級領導機構。當然不可否認的是他們兩人純係志同道合，氣味相投，推心置腹，患難與共的知己契友。但是在此千鈞一髮的緊要關頭，竟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險，親來我家探視。既作精神的慰藉，又惠賜生活費用，並長期支助。此種公而無私，發揮朋友愛的精神，如不是尊重道義，實踐道義的志士仁人，能夠做得那樣泰然自若嗎？

我剛一被釋放，就立即冒大險，親來探候，他那種處變不驚，臨危不懼，慎謀能斷，剛毅正氣，渾身是膽的魄力，實在是不能不令人折服與敬佩。一二三〇事件以後，他仍在瀋陽舊市區內潛伏工作，領導同志，幾乎四年多，一直到三十三年十月十日，實在不能潛伏下去，才毅然離開瀋陽，潛入長春，重新建立工作據點和各地聯絡網。在長春工作，剛半年多，終於被日人偵破，於五月二十三日被捕誠可慨嘆。日本於一二三〇事件發生後因為株連到東北黨務專員部份，敵偽到處懸賞緝拿負責人羅大愚，而他的工作據點，生活場所，就在敵偽警憲的勢力範圍之內。一直留居四年多，未離陷阱一步，如由二十八年九月建立工作據點起，到三十四五月二十三日止，整整六年多，未離東北一步，此種領導地下工作的精神、魄力、正氣、人格、以及其蒙難後的工作領導人遴選，工作如何繼續，均早設計妥當，不使中斷。敵偽司法警憲的案卷紀錄中，一再論及專員工作譽為空前絕後，現在本黨的青年黨工志士，繼續致力革命任務，是不是應當師法呢？中央黨部，是否早已將這種堅苦奮鬥史實，列入黨史紀錄呢？

以上是我與大愚賢弟三十三年相處的往事，回想起來發抒些感懷。大愚賢弟雖辭世，他那種特殊感人的音容精神，我永遠的感到，多少人也會永遠的感到，他活在黨魂國魂裏，他活在天地正氣裏，他活在一切了解敬愛他的中心裏。

悼大愚兄

姚彭齡

大愚兄於四月六日進入榮民總醫院第廿七病房，我雖然爲公務所羈，但是一有機會或星期假日，總想去看看他的病情，並慰問慰問郁中嫂服侍病人的辛勞。可是我每次去看他，他都沒有和我說過一句話，但是他那雙無神的眼睛，却常常盯著我看個不停。有一次他目不轉睛的看著我有五分鐘之久，好似欲哭無淚，欲語無言，我想他內心很痛苦，他却不知道我比他更難過。

大愚兄住院一個月零五天，大夫們想盡各種有效方法，都挽回不了他的生命。所幸他腦部受到病魔侵蝕，未曾遭遇到嚴重的痛苦，不哼不哈的安息了。一個患肺癌的人，能夠安安靜靜的離開人間，未嘗不是奇蹟。這或者也許是他當年搞抗日地下工作時，苦頭吃的太多，蒼天慈悲，不忍再折磨他了。

五月十日下午四時正，尹生兄電話告訴我：「大愚兄已於三時五十五分逝世了！」我立即回答他，我們趕快去「榮總」，送他一程。等我們到「榮總」第廿七病房時，業已人去房空，護士小姐正在整理房間。她告訴我們，大愚兄的遺體未送本院的太平間，由士嘉兄嫂護送直接運到民權東路市立殯儀館去了。等我們趕到殯儀館，大愚兄的遺體已經放進水庫四十五號，而郁中嫂和孩子們正在焚香致祭，已哭成一團了。我和尹生兄要求打開四十五號，在那裏我總算見他最後一面，使我黯然泣下。我和大愚兄是同年，相識三十五載，志同道合，情如手足，他遽而逝世，怎能不叫我一哭？雖說人生終有一死，不過大愚兄之死，未免早了一點。

我和大愚兄第一次見面是遠在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地點是北平市西單商場，介紹人是我的同學賈自然。當時自然兄

是日本早稻田大學的
辦事處的工作，他們工
下工作。我欣然承諾
來爲了工作方便，我
有工作，沒有任何消
廢下。爲了下象棋，

大愚兄的棋藝高
他帶着。他擔心我初
敵僞警憲幾次搜捕，

大愚兄一生奮鬥
人，因失去良朋而悲
能不潸然淚下者幾希
只覺得大愚兄音容宛

大愚兄，千言萬
大愚兄，安息吧

抗蘇剿匪的東北光復軍

李常仁

——羅先生背上了第二個十字架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無條件投降，然而前門狼出，後門虎入，我東北各省隨又淪入蘇聯軍的占領。於是姦淫掠殺，不一而足。有嫩江省甘南縣敏興鎮鎮長張楨之次子，因時局的不安而早日完婚，男家在大門前歡送女方親友，不意有蘇軍三人經過，見新婦貌美，即在床頭公然強行輪姦，並且掠去金銀首飾。類似事件，在東北各地，層出不窮，甚至竟連通南鎮廟上的老尼姑，都難倖免。以致後來女子皆改男裝，禮儀之邦的我國同胞，義憤填膺，激起了一片反蘇怒潮。

抗日志士羅大愚先生，在政府尚未接收的狀態下，爲了拯救同胞，繼續領導同志，展開了全東北各縣市支部的工作。推動各省縣市鄉鎮，組織臨時治安維持會，編練自衛民團，保衛地方治安。一時，有些地方的中小學校已能恢復課業。不意，在蘇聯軍掩護下的共匪民主大同盟，漸形活躍，進行武裝工作，搶編各地自衛民團爲僞人民自衛軍，繳收民間自衛武器。在這種咄咄逼人的情形下，我興安各地支部負責同志，遂協同武裝同志首領多人，赴長春專員辦事處，向羅大愚先生請示。羅先生說：「我們地下工作人員，在未得到中央的指示以前，不能負建軍責任。」因而問題未能解決。但是局勢每下愈沉，實不容坐視不救。於是武裝同志集結長春不去，屢作諍言。羅先生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乃召集武

裝同志會議，獲致如下結論：在蘇軍支持共匪的壓力下，我們不能眼睜睜的被敵人吃掉，唯有採取自衛方式而圖存。於是羅先生在衆意難拂，而又情勢難延之下，只得約法三章：①武裝同志均應奉行三民主義，反共救國。②不違背國家法令。③以保國衛民爲第一要務；然後背上了反蘇剿共的報國重擔的第二個十字架，而東北光復軍於焉誕生。

先是敵偽時期，羅先生與偽滿陸軍騎兵旅長王家善，曾有密切聯繫。此時爲了保存實力而安定地方，故將偽軍編爲東北光復軍，仍由王家善同志指揮，佈防營口一帶，以便接應中央軍登陸接收。後由中央接收，改編爲東北保安第三縱隊，仍駐營口。

同時，遼寧、遼北、安東、吉林、松江、合江，哈爾濱，也有我同志分別組織光復軍，在此紊亂期間，成爲暫時安定地方的力量，給人民一個托庇所。

而黑龍江、嫩江、興安三省，及洮北七縣（洮南、洮安、安廣、鎮東、瞻榆、突泉、開通），地域連接，便於聯繫，在抗日聖戰中，支應抗日名將馬占山將軍，曾經血戰數年，表現了屢戰不懈的事實。後來留下的部分部隊，在日偽軍警的壓迫之下，轉入興安嶺山區，漸漸化整爲零成爲伐木，採藥，採木耳的工人。一面自謀生存，一面俟機行動。雖歷經日偽威逼迫害，迄未消滅，並與我地下工作人員秘密取得聯繫，不斷配合行動，在光復初現，日偽一倒，立時整隊出山，應地方父老之邀，保衛地方治安。而民間在敵偽時期，埋藏於地下之武器，亦於此時出土。復有人用大米麵粉等食品，向未解除武裝的日軍換取武器，更有人化裝賣酒行商，向好酒的蘇軍警戒人員，計取武器。一時我白山黑水的慷慨悲歌之士，在身受目睹蘇軍的殘暴，與共產匪徒的爲虎作倀之下，紛紛起義報國。如訥河陳士文同志，解散百萬家財，組織族人鄉里，獨資建立光復軍，挺身而起向共匪作戰。

由黑、嫩、與三省及洮北七縣地方，組成了光復軍一軍，由本黨各縣市支部書記長，公推有多年軍事經驗的訥河縣支部書記長尙其悅同志（曾任抗日軍，偽滿軍上校團長，參與抗日，一二三〇事件被捕入獄。）爲軍長，郭憲綱同志（本黨同志，曾任抗日軍，偽滿軍上校團長。）爲參謀長，李桐同志參謀處長（在齊齊哈爾突圍被俘），本黨黑龍江黨務專員趙岳山同志，爲政務處長，三省黨部張文煥同志（本黨地下工作人員，曾被捕入獄。）爲政務副處長，王漢丞同志（

本黨同志，曾受軍事訓練）爲軍務處長，鄂慕天同志（本黨志士，齊齊哈爾人，在泰安戰役奮戰陣亡。）爲軍法處長。在軍部之下分設四個指揮所，所置主任一人，下轄各大隊。三十四年十一月末，首先在訥河北老萊車站建立軍部，以便展開工作。

當時各地的大隊如下：

- 一、北安方面：于景隆大隊，青龍大隊（策反共軍部隊而成），劉珍大隊。張雲閣大隊。
- 二、克山方面：劉漢大隊，白大隊，于大隊。
- 三、嫩江方面：關福海大隊，王廼康大隊，常占春大隊。
- 四、訥河方面：邢憲章大隊，于廣隆大隊，李英大隊，陳士文大隊，劉鳴飛大隊，陳百川大隊，韓炳奇大隊，梁中校大隊，李致中大隊，閻傳福大隊，戴大隊，吳景瞻大隊。
- 五、布西方面：閻家德大隊，韓長春大隊，王海亭大隊，李大隊。
- 六、室韋方面：劉鳳山大隊。
- 七、雅魯方面：宋同山大隊，吳隆昌大隊，劉雲程大隊。
- 八、洮北方面：齊志大隊，董鴻濤大隊。

光復軍歷經戰役很多，無法一一詳記，茲將記憶所及，略述於後。

訥河縣城戰役

爲本軍開始的戰役，于三十四年十一月間。敵方部隊：匪偽嫩江省人民自衛軍齊北軍區司令員金匪忠部，偽訥河縣自衛大隊長任匪德福部，約千餘人占據訥河縣城。我方部隊：鐵路警員吳景瞻大隊，訥河二區山東頭屯李英大隊，九井李致中大隊，五區韓炳奇大隊，四區陳士文大隊，六區陳百川大隊，二區邢憲章大隊，布西韓長春大隊等，四面圍攻。我方於夜間攻入縣城，策反共匪收買編成之青龍大隊（約三百餘人），將占據縣城之敵人逐出，擊斃共軍五百餘人。後爲蘇軍所迫，本軍只得轉進往克山縣泰安鎮。

泰安鎮戰役

克山縣泰安鎮，爲北通黑沙，東南往哈爾濱市的孔道，控制北黑、齊北鐵路的重要衝，故將我光復軍軍部移駐泰安城，修築堅固冰城堡壘，悉心防守。

首先來攻者，爲偽齊齊哈爾鐵路局長兼偽護路軍司令員郭匪維城，率匪偽鐵路局員及武裝隊伍，約兩千餘人，乘一列火車，由裝甲列車前導，從哈爾濱直逼齊齊哈爾，號稱「接收」，實乃劫收。我方事先埋伏有列車司機李興唐同志（遼北青年，本黨忠實同志），適時在郭家站西，路基高險處，夾道設下武裝埋伏，且將鐵軌拔下百餘米，並約定李興唐同志跳車地點，由我方接應之。事後李同志僅受微傷，安然無恙。而是役戰果輝煌，除郭匪維城率領小部分逃回哈埠外，被殲敵人甚衆，擄獲武器彈藥甚豐。

郭匪維城逃回哈埠後，即率匪軍三千餘人，並有蘇聯軍兩百人攜帶山炮兩門，來攻泰安城。我軍主力爲訥河、克山、北安方面十餘大隊，約計兩千餘人。在劇烈炮火下，防守十餘日。其時，蘇軍發射山炮一發，共匪得付紅軍票兩千元。共射炮彈十數發，致將泰安南門攻陷，城門扇上血肉模糊。我軍由嫩江方面前來救援的有關福海大隊，王迺康大隊接應，撤至訥南鎮。在行軍途中，戰士時常吟唱：

是兵不發餉，是匪又不搶。一天三餐小米飯，要站六點鐘崗。打的是八路，消滅共產黨。趕走蘇聯軍，擁護主席蔣。

此起彼落的歌聲，敲打在我們的心底，使我們深深的感覺到：本黨前途光明。雖在戰敗之餘，也不灰心。

甘南平陽鎮戰役

我方主力：梁中校大隊，于廣隆大隊防守。敵方：匪偽嫩江省公安總隊長厲匪男部，約一千餘人來攻。是役梁大隊長被俘，于大隊突圍。時間與泰安戰役相同。

希西戰役

我方主力：李大隊，閻家德大隊，計六百人防守縣城。敵方：匪偽齊北軍區司令員金匪忠，協同蒙古公安大隊，約

千餘人來攻。一晝夜間發生拉鋸戰三次。是役我方俘獲匪幹杜匪一武。我李、閻兩大隊，分南北兩路撤退，閻大隊從南門突出，撤往拉哈東方徐家圍子；李大隊從北門突出，撤往西瓦爾圖北山。李大隊再行整編後，利用夜間行軍，南移徐家圍子，與閻大隊會合，由關福海指揮，再攻訥河，嫩江等縣城，往里河一帶游擊。

現在再將匪偽嫩江省府動向，及我中央接收的情形，作一敘述：

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匪偽曾派偽嫩江省主席于匪毅夫，協同偽嫩江軍區司令員倪匪志亮，偽副司令員王匪明貴，偽省公安局長兼偽公安總隊長厲匪男，及其部隊，進駐齊齊哈爾市。

當時本黨黑龍江黨務專員趙岳山同志，率領當地同志，潛伏齊齊哈爾市內外工作。曾密派幹員三人，謀刺偽主席于匪毅夫於廁所未果，旋偽省府及偽自衛軍司令部撤往甘南縣城。

十二月，我東北行營派東北保安第一總隊王連，護送我嫩江省政府主席彭濟羣，率領省府委員各廳長及警務處長張維仁同志（國大代表，現在臺）等，前來接收省府。

趙岳山同志於接到密令後，急速通知光復軍長尙其悅同志，指令全軍，除在齊齊哈爾市周圍各縣佈防外，並率軍部及主力部隊，挺進齊齊哈爾市，再帶隊迎接政府官員，以便利接收省政。

在衆同志協助下，彭濟羣接收省政後，將光復軍部改編爲嫩江省保安司令部，派尙其悅同志爲保安司令，高凌昭同志爲參謀長（齊市人，軍校出身，忠勇可嘉，後於德惠戰役陣亡。）將以前各光復軍大隊，整編爲嫩江省保安大隊，共計十個大隊。

當由省府派趙德厚同志（現在臺任律師）爲齊齊哈爾市長，接收市政。派高志民同志爲龍江縣長，率保安第一大隊赴昂昂溪接收縣政。派前光復軍政務處副處長張文煥同志爲富裕縣長，率省保安第二大隊，前往寧年接收縣政，却被蘇聯軍解除武裝。呈報省府後，雖幾經交涉，迄無效果。張文煥縣長只得在省候命。派前光復軍參謀長郭憲綱同志爲林甸縣長，借主任秘書寇春山同志（現任臺中宜寧中學教師），由省保安第三大隊長王漢丞同志率隊護送，抵林甸縣城。當晚，遭週正規八路軍，黃匪克誠部先頭部隊，携有山炮的重兵來攻。城陷，縣長郭憲綱同志，在突圍中被俘，主任秘

書寇春山同志，隨同王漢丞大隊，突圍回省報告。

白城子戰役

黃匪克誠部第三師精銳隊伍，由四平街北上，首先攻破白城子，我方守軍，齊志大隊，退往齊市。

嫩北戰役

三十五年三月，嫩江省主席彭濟羣，會同保安司令尙其悅同志，派關福海大隊長爲嫩北聯防指揮官，率關大隊，閻家德大隊，李大隊，王迺康大隊，加強戰力，充實武器，護送嫩江縣長常占春同志北上，擴充嫩江北部戰場，轉移敵人目標，分散敵人武力，減輕齊齊哈爾的壓迫。

關福海同志與常占春同志，率隊游擊北上途中，在興安嶺山洞內，發現日偽時期，秘密設置的軍器彈藥倉庫一處，內藏步槍，輕機槍，迫擊砲，及槍砲彈藥甚多。我軍得以加強火力，擴充戰力。

五月後，不願應嫩江省政府的撤退，竟而揮軍北上，短期內收復奇克、愛輝、黑河、漠河、遜河等縣市，並懸掛國旗。不幸，在光復遜河的時候，閻福海指揮官陣亡。當時部隊中有鄂倫春人三百餘，潛伏於興安嶺密林中，迄三十七年冬尙有消息。

景星戰役

黃匪克誠部隊，由南漸向北移，泰來，景星各縣相繼失陷。黃鴻濤大隊撤來齊市。

三四個月來，齊齊哈爾市周圍，如炮臺屯，三里崗子等村，不時受共匪突襲，我劉鳴飛部，于采波中隊首當其衝，幾被消滅。而日間聞鎗炮聲音，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

齊齊哈爾戰役

三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在齊齊哈爾市的嫩江省政府於共匪部隊層層包圍中，決定乘蘇聯軍撤退時撤守。省委、廳長等隨蘇軍沿俄境，由海參崴撤回南京。彭主席乘日本遺留蚊式軍機，由高凌昭同志駕駛撤出。中下級人員隨保安隊伍，由保安司令尙其悅指揮，突圍撤往四平、瀋陽方面。撤退由晚六時開始，分成三路，經過一夜間的廝殺，次晨市郊

遺屍遍野，情況之慘，令人難以卒睹。另有一部分人員，則被共匪俘回齊市。

三十五年五月末，尙其悅同志率部在四平街北八面城集合，嫩江省政府曾派員前來慰問，除將宋同山大隊，編爲陸軍第七十一軍第八十七師騎兵團外，其他大部分改編爲東北保安支隊，駐防吉林伏龍泉。並轉戰於長春市外圍公主嶺等地。三十六年改編爲陸軍新一軍騎兵團，該部隊屢經戰役，時有傑出表現。

三十八年，大陸撤守後，本部隊尙有幹部數人來臺，至鳳山騎兵大隊報到。後以退役轉業，各安生計。茲錄來臺同志名單如下：

王漢丞同志：曾任本軍軍務處長，陸軍騎兵中校連長，陸軍總部中校副組長，退役後，任中央印製廠職員。

陳士文同志：曾任本軍大隊長，陸軍騎兵中校連長，來臺後退役，任南投縣法治國校教導主任，五十四年六月三十日病故臺中三總醫院。

董鴻賓同志：曾任本軍大隊長，陸軍上尉副連長，現任陸軍總部上校組長。

于興波同志：曾任本軍大隊長，來臺後在中學任教師、主任等職。

齊志同志：曾任本軍大隊長，來臺後任衛道中學教師。

劉珍同志：曾任本軍大隊長，陸軍官校教官，現從事寫作。

鞠暢同志：曾任本軍軍需特務長，現任衛道中學組長。

宋劍華同志：曾任本軍政工少尉，來臺後任南投縣埔里國校教師，現任花蓮縣救國團組長。

結語：逝者如斯，倏乎廿八年已過。回首當年，一羣血性青年，滿懷赤膽忠心，在羅先生的領導下，不屈不撓的爲救國而奮鬥，雖死而無悔。實可謂：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至於功過得失，則非我所計，且留待史家評論。際此羅先生逝世，蓋棺論定之時，緬懷往事，益見羅先生領導東北抗日工作號召力之強與影響力之大，謹略述此一段史實向羅先生致哀，並向光復軍歷次戰役犧牲的英靈致敬。

抵禦外侮史的專章

汪漁洋

五月廿三日細雨淒其，有一羣人在陽明山墓園，懷著愴楚的心情，唱著五二三紀念歌，隨著這支合唱的歌聲，羅大愚先生的棺柩徐徐的下葬了。這個日子正是廿八年前先生及其所領導的東北黨務專員所屬各地大批抗日工作同志，被日寇拘捕下獄的同一天。每年此日，在臺同志，都有集會紀念，今年此日，却是大家以五二三紀念歌的韻律，安葬了五二三事件最具象徵性的人物。逝者不僅是一位摯友，更是我們昔年共同奮鬥的「負責人」，因而大家悲傷的情緒更加深切。羅大愚先生平事蹟，是偉大不朽的，他領導同志，自日本而東北，不計名位，不計報酬，滿腔熱血冒險犯難。他的處境與帶著幾萬官兵的陣前指揮不同，兩軍作戰，立於對等地位，地下工作等於在敵人槍林密佈之下，徒手肉搏。在如許艱鉅環境之下，他糾合忠義，從事黨的組織訓練、主義宣傳、恢宏民族信心，為陷區人民帶來希望。在敵偽「警察國家」的環境之下，他能集結數千同志成為敵偽心腹大患。有若干熱血青年犧牲了頭顱，前仆後繼，再接再勵，甚至他本人也遭致縲紲之難。如此作為，長達六、七年之久。足證天下無難事。歷次案件發生，同志死事之慘足以媲美黃花崗志士之壯烈。若從週旋於敵偽圈中時間之久，與網羅人才之衆，以及於抗日之外又與俄軍共匪搏鬥的史實以視，不僅為革命史別開生面，也可以說留下了東北抗敵禦侮史的一個專章，而其特質是具有團隊式的合作德性，發揚了集體地奮鬥精神。這種合作與奮鬥，出自單純地熱愛國家民族的情操，足為傳給後世的文化遺產，治史者應當加以闡揚，使代代有所繼承，以維中華民族永世不墜。

所謂抵禦外侮，係指防禦與抵抗外患之謂也。竊察我國有史以來，除元朝武功遠征四方之外，歷代軍政要務，殆為

防禦北方所加之難與東方襲來之患，中華民族無時不在兩者交替威脅之下。明太祖鑑元征日之敗，知中國必將有事於海上，因於鍾山植樹千萬株，以備造船之用。這顯然為備禦倭寇來襲之策，惜未足以提高後世之警覺。再者，讀史者知唐代劉仁軌將軍，火燒日本船隻四百艘於高麗白江口，明朝劉江陳智燾滅襲擊全縣望海埗之日寇，戚俞兩將掃蕩倭寇於閩粵，李如松大破日軍於平壤。諸如此類史實，雖屬當時之輝煌成就，他們却不會想到千餘年後子孫們遭到甲午戰爭之慘敗，及九一八事變日寇蹂躪中國大部份領域前後達十四年之久。蓋因早年躊躇滿志，未能以「名世行遠」之禦外專述，昭告後世永加提防有以致之。另一方面歷代北方邊患，常進逼中原，震撼帝京，中國皇帝或被擄北狩或渡江而南。嗣於晚近幾百年中，由盛清之武功，擴大了前所未有的大中國版圖，配以漢民族的儒家學說的融化，昔日之所謂鮮卑、烏桓、匈奴、吐蕃、突厥、韃靼以及諸羌等相繼融合而為中華民族。不像歐洲一直分割成許多小國，這是中華史地上空前的統一勳業。但因往昔缺少禦外專述，激勵後人，致未能提高警覺，使政事與邊防並進。雖經對內達成大一統之局，而外患頻仍更形嚴重，在更北方出現了皮相不同之異族，野心勃勃企圖險惡，迄今仍持威脅之勢，此焉能靠同化而使其歸一。復察我中華民族處境於亞洲中原，因於兩鄰刁頑，則注定與生俱來永須防禦強敵之命運。由之自勉以圖自強，充實愛國情操，才能維繫國家民族之存續與繁榮。

據史學家記載，丹麥在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由貧弱而變為富庶，保得力於一位教育家格龍維(Nikolai Frederik Grundvig 1783-1872)。他創立民衆高級學校，力倡民衆必須閱讀丹麥歷史，藉以瞭解過去人物與事蹟，吸取其思想，模仿其行爲，於焉，人人變為振奮而有朝氣，果使丹麥轉弱為強。

中國之弱弱自外患，今後為國家遠程命運着想，為民族子孫萬代着想，為維護廣大領域着想，人人需有禦外的意識，因有如此的刁鄰，不得不抱狹隘的國家主義。而今日大陸的局面是過渡期的，其由上而下的壓力政策，紅類黑類分野的階段制度，以及否定私有財產與控制人民的自由，在在都違反了時代的潮流，最後終必土崩瓦解。國家要強必須國民有發乎內心的情願，出於自動自發，始能由集合起來的動機，才是強國的源泉，而灌輸禦外思想就是把注強國之源。

論中國之防禦外患，即會想到萬里長城，爲了修築長城，古人不知化費多少血汗和生命、時間與物質，流下悲淒流

離的淚水。於今時異代遷，供人憑弔之古蹟而已，早已失去作用。如讀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得丹心照汗青」，這種莫之能禦的浩然正氣，雖未能復興宋朝基業，却激發了中華民族後世的愛國情操，其凜然氣節栽植於人們心扉，等於在中國人心理上築造一段活的長城。這比具體的長城意義更爲深遠，更爲長久。

鑒於古人疏於治史功夫，輒使近代屢遭外侮，思之感嘆。今羅大愚先生所領導之抗日禦俄事蹟中，不少同志都以「留得丹心照汗青」的氣節，表現了壯烈犧牲，其發乎自我意志的自我行動，其志節足以照耀千秋，爲我中華民族前途着想，應將之納入史冊，以啓來茲。我們固不必誇示其個人之功業，亦不必妄論其個人之成敗，僅就其精神的感召，導致許多同志爲抗日禦俄，表現了忠貞壯烈，而他自播遷來臺，時刻不忘死難同志，並常說：「我們不能對不起他們」，這種崇高的德性與負責的態度，彌足珍貴，實令人衷心感佩，也足以傳於後世。因此我嘗想能將自古至今所有名人的重要禦外事蹟，編成有系統的專史，以之啓發後人，必有助於今後民族之屹立。是以羅大愚先生的事蹟自應成爲一章。唐景崧輓延平王祠聯有云：「山秀才封王，拄撐半壁舊山河，爲天下讀書人頓生顏色；驅外夷出境，開闢千秋新世界，願中國有志者再鼓雄風。」今當羅大愚先生逝世百日之辰，願重申聯中最後一句：「願中國有志者再鼓雄風」，謹抒所感，敬表哀思。

抗戰中東北地工領導人羅大愚委員

張興唐

羅大愚先生，遼寧遼陽人也。少卓犖有大志，畢業於北平輔仁大學後，兩度赴日留學，膺命發展本黨組織，乃奔走於日本全土，以其意氣之誠，發展甚速，且遠及韓國。抗戰初，赴渝受訓，迭蒙總裁蔣公召見，奉派為東北黨務專員，負責推動東北地下黨務工作。二十八年潛返瀋陽，糾集志士，迅即吸收三千餘人，破壞敵偽軍事設施，支援抗日武力，敵偽為之震駭，莫知所措。

其間雖經敵偽大事搜捕；然設於瀋陽之總部，屹立無恙。三十三年春，遷其總部，深入長春，與敵偽作殊死戰。翌年五月二十三日，終與其夫人劉郁中女士（立法委員）及甚多志士被捕。先生於獄中，仍研判敵情，營救同志。對日主審官慷慨陳詞，指斥日本侵華為非計，日人亦為之感動。

東北光復，先生被釋出獄，又率東北青年志士，協助接收，對抗匪偽。歷任遼寧省政府秘書長、遼北省黨部主委，制憲國大代表等職，三十六年膺選為立法委員。來臺後，以歷盡滄桑，頗淡於世事。居於中部者，幾二十有三年，客歲方以敵偽獄中舊瘡復發，遷北就醫，孰謂遷延年餘，終告不治，享年六十有四，不得大有為於時，傷哉！

先生為人嚴毅修潔，不苟言笑。處大事，沈默果決，指揮若定，故能乘機應會，以懲大敵。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而不變，臨禍福而不苟，無愧於古之君子，是足以表見於後世矣。

（本文曾刊美哉中華畫報月刊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九月號並附插圖九幅：①民國五十九年與夫人劉郁中委員於臺中。

②輔仁大學畢業時留影。③赴日本東京法政大學留學時留影。④民國三十五年冬制憲國大開會時，與瀋陽市臨時市議會議長張寶慈先生合影於南京。⑤與史惟亮教授合影。⑥與海濱遼河作者趙岳山（紀剛）先生合影。⑦合銜弄孫。⑧民國四十九年夏，長女公子裕生赴美留學開府留影。⑨民國五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五二三事件二十週年紀念日在臺同志合影。）

Lo Ta-Yu

Lo Ta-yu, a native of Liaoyang, Liaoning province, was born in 1910. After he graduated from Fujen University in Peiping, he went to Japan twice to continue his study. When he was in Japan he began to engage himself in organizational work.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he took part in a training course in Chungking. Later he was dispatched to the Northeast to undertake underground work. After he arrived at Shenyang in 1939, he began to busy himself with organizational work in support of the war efforts behind the enemy lines.

In 1944 he moved his headquarters from Shenyang to Changchun. Next year he and his wife and some other comrades were imprisoned by the enemy. When he was released from prison at the end of the war, he began to engage himself in the take-over and rehabilitation work.

Mr. Lo had been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of Liaoning, chief secretary of Kuomintang headquarters of Liaopei province, and member of the Constitutional National Assembly. In 1947, he was elected a legislator.

After he came to Taiwan, he lived in Taichung for 23 years. He moved to Taipei last year because of sickness. He passed away recently at the age of 64.

His wife Liu Yu-chung is also a legislator and his eldest daughter has received a Doctor's degree from an American university.

天地悠悠

高士嘉

每逢展拜大愚兄的墓園，遙望觀音山色，變化萬千，淡水河上，煙霧迷濛，不禁反覆吟誦陳子昂的名句：「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大愚兄熱愛詩詞，不僅找與唐兄，嘯風兄等方家研討，有時還和我這樣不通音韻的人來推敲。他總算寫出沁園春那樣一闕好詞，表達了所有搞過地下工作留臺同志的心聲。他常不經意的誦讀李太白的「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大概悲天憫人的中國知識分子，總帶一點叔本華 (Arthur Schopenhauer) 哲學的彩色，這位歌德的朋友說過：「時間和空間本是無限的，而人却只有很有限的生存空間和有限的生命。」

大愚兄是一健談者，尤喜剪燭夜話。斗室之中，三五友好，聽他滔滔不絕，常不知東方之既白。記得有一次在臺南，特別以「人生」為題，各抒己見，我因不慣熬夜，一到夜深，便困倦不支，已不復省記他對死亡的看法。當醫生說他的瘤是良性時，他却說：「瘤無所謂好壞，藥物能控制，便是良性，不能控制，便是惡性。」開刀以前的一段時間，他已感伏案寫字的痛楚。手術後，他一直很樂觀。惡疾復發，他的心情一定很沉痛，但是在病苦之中，他以周詳的計劃，安排好了子女各自創造前途的方向。他不大喜歡朋友來探視，但見了面，也絕不隱飾病情，他仍熱切的關心對方的情況，絕不說訣別一類的話。鴻學兄在他的靈位前捶胸頓足的抱怨他臨終竟不留一句話。在最後一次住院期中，郁中嫂幾次安排大愚兄與我獨對的機會，可是他什麼都不說。在郁中嫂整理他的遺物時，我請她注意有無遺囑一類的文件，但是我也知道根本無此可能，因為他生平不做戲劇化的舉動。「不留遺言」就是他的遺言。細想他與亂中嫂是患難夫妻，經過

多少驚濤駭浪，郁中嫂都能爲他分憂解勞，家務事又何必分心。子女已各長大成人，庭訓具在。同志平常見面都是他講的多，而聽者講的少，該講的都已講過，此時此際，無言勝有言，又何必多此一舉呢？他在此人生最後一幕的表現，仍是堅強無比，他在病床上不做困擾人的要求，他不抱怨病痛之苦，他不與人對泣，他不說絕望的話，可以說爲我們上了最後的一課。

我的記性很差，已經想不起來與大愚兄初識的確實時間與地點。那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以後的事：劉世恒兄與我考取了一高，張寶慈與趙允衡兩兄考取了東京高師，我們四個人到玉川學園同修日語。趙是大愚兄的姻親，由他帶領我們一起到大愚兄在荻窪的寓所見面，以後就經常連絡。他邀請了陳東震、梅慶春二位先生協助，向我們進行說服的工作。我們四個人雖然涉世尚淺，但志趣相同，不久就宣誓入黨了。最初一年的時間，工作開展很慢，因此有一次我們五個人一同到井之頭公園研商去留的大計。就是我們堅持回東北做地下工作呢，還是到後方去另謀發展呢？結果決定以一年爲期，如果工作仍是不順手，便到後方去。這一段時間，我們就利用寒暑假到各處去察看敵僞情形。有一次與大愚兄、慈兩兄由日本新潟渡過日本海在韓國清津港登陸，再坐火車經圖們江、長春到哈爾濱，他們兩位還去了黑河，允衡兄到朝陽、承德，雖然免不了受到嚴厲的盤查，但是因爲我們有日本學校的學生證，都可以順利過關。有一次我們到瀋陽北陵附近的東北大學，想一探究竟，被當時駐在之日本通訊部隊扣留，由寶慈兄見部隊長交涉，始獲得釋放。

民國二十六年蘆溝橋變起，工作已有相當發展，除了東京、京阪神地區之外，北海道、廣島、橫須賀、九州都有了同志，我們在富士山湖畔有一次聚會，除了我們五個人之外尚有潘鴻志、沈正功、楊順有諸兄。富士登山爲日本全民運動之一，每夏登山者絡繹不絕，雖老嫗幼童亦均參加。蓋山路平整，起伏不大，僅「八合目」以上，山勢陡峻，空氣稀薄，稍覺困難。近山頂均爲火山噴出之炭渣。儘管日人自詡爲「靈峯富士」，富士日文讀音與不死相同，意爲不朽。我們則以老家有一座「爐灰山」與之相比，以爲笑談。山巔爲環形之火山口邊緣，徒步約需一小時之久，我們在此日本最高峯頂，高歌一曲滿江紅，再度加強返回東北現地的誓言與信念。本年九月我隨教授訪問團由東京到大阪的高速公路旅行途中，此山爲雲霧所蔽，未能一見，倒是在東京往漢城的飛機上，浮現眼底。昔年之登山伙伴或幽冥永隔或沉淪鐵幕

，豪情勝概，何處追尋？惟餘大地無垠，山色蒼茫而已。

日本列島的旅行，可能是我走得最遠，有一次隨學校的旅行團縱貫北海道，渡過宗谷海峽，到達庫頁島南部的首府豐原。日本侵略中國的藉口，是他們的生存空間太小，要求以「滿洲」做爲他們的生命線。姑不論今天日本僅有四大島，仍能成爲經濟大國或政治大國。那時的北海道地大物博，人煙稀少，已經證明他們的種種說法，不過是騙人罷了。日本山川秀麗，景物旖旎，又兼他們善於保存修護，更加可愛。可惜我們是一羣滿腔憂憤極皇奔走之徒，很少有流連欣賞的心情。不過在大愚兄離開日本前夕，曾到京都與我瀏覽西京近郊的比叡山、保津川等勝景，當時他的心情很開朗。因爲在日本已留下良好的工作基礎，此行又是想去大後方請命，任務重大，特酌酒壯行。還記得我有歪詩兩句：「層巒疊障夕陽紅，嵐山此日別羅公。」

大愚兄回東北後，以瀋陽爲據點，展開工作。根據留日的經驗，他深知初期發展不易，便提出「抗戰大聯合」的號召，就是匪黨以外的抗日人士，都可以結合在一起，聯手聲援，加強力量。這個策略顯然與地下工作不可打破橫的關係一條戒律牴觸。但是在敵偽嚴密統治之下，單線領導，勢孤力薄，無以激勵士氣，凡居留現地的工作同志，都有此同感。不久就得到許俊哲、姚彭齡、王守正、田欲樸、項潤崑諸兄姊的響應，儘管工作崗位不同，但殺敵報國之心願無殊。不久大家就互相成了極親密的朋友，也是極得力的伙伴。此種情誼，歷久不渝，老而彌篤。及至他由重慶回到東北，自己有了工作的使命與範圍，便宣布解散「抗戰大聯合」，留日工作係由賈自然兄做此項宣布，而自然兄也就是新發表的駐日黨務專員。

大愚兄的重慶之行，可說是已達成同志的宿願，因爲大家關心的不是名位，待遇，而是殺敵抗日。專員機構是陷區黨務工作的複式佈置，其機動性與伸縮性很大，頗適於有創造性的青年，充分活動。大愚兄在後方的情形，可由他在病牀上與我的一段談話看出。這是他最後一次住院以前，談話較長的一次，他說中訓團的訓練使他畢生難忘。他穿了一套不太合身的軍服，晉見總裁，晉見高級負責人員，他們對他的忠誠、熱情、都非常欣賞；而他對黨的主義，黨的政策也細心鑽研。回想大愚兄在地下工作時期的言論、行動，可以說無非總裁遺教。總裁訓詞之複述與模倣，他強調一向最危險

的方向急進」，「一個人要做十個人的事。」有一次，他親自到齊齊哈爾，接見了一部分年長的同志。那些老先生事後說：「今天我們算是看見了青天白日旗。」其豐儀之感人，態度之真摯，言論之動聽，可見一斑。

地下工作，生活與工作，無法劃分。而大愚兄對其交付之任務，無不再三叮嚀，唯恐同志出紕漏；對出手之文件，亦必字斟句酌怕出毛病。他幾乎是不休止的工作，他連續吸香烟以支持其深夜工作的習慣。沒有週末，沒有假日。越接近他的人，他的要求越嚴格。無人不承認寶慈兄渾身是膽，幹勁十足，他有時還用調侃的口氣說：「怎麼，寶慈又膽小了？」一二三〇事件平息之後，中央電召他赴渝述職。他原本安排妥當，想入關南行。但是工作開展太快，頭緒紛繁，無法脫身，只好中止。工作發生破綻，他從未考慮撤退，也無人做此項建議。因為案情正待研判，火頭正待撲滅。最嚴重的一次，當是民國三十三年秋瀋陽的總部遭到破壞。他的對策不是逃走，而是迎頭趕上，進駐敵偽的心臟——長春。人的情緒總難免有高潮與低潮，大愚兄似乎有絕大的定力與耐心，挫折越多，他的鬥志越強，從未見他垂頭喪氣。大概時間經久，血憤越積越多，除此身拼個你死我活別無他途。但是地下工作絕不是亡命徒式的生活，雖非多姿多采，也並不是枯燥乏味。大愚兄的象棋，總是高人一着。有一次他看到「盛京時報」上的棋譜，有一漏洞，便商量我以讀者投書的方式，給予指正。可惜我們用的是「常勝將軍」的筆名，大概是傷了編輯的自尊心，而被丟到字紙簍裏去了。我雖不是他的棋友，但聽平劇却有同好。有一陣子我們對麒麟童發生偏好，尤其喜好他的四進士。還搜集了不少的唱片和戲譜呢？

我們這一代的革命可說是比辛亥當時更加艱難危險。同盟會在日本可以半公開活動，因為那時是以滿清為對象，還可得到日本的聲援。我們留日的同志完全在日本政府的監視之下。在國內滿清是一個顛覆無能的政府，在東北則日本與偽滿是一嚴密的警察國家，對革命組織有極詳盡的研究。所幸我們是結合了大部分的青年才俊之士，他們不僅是熱情如火，而且是沈着勇毅；不僅是死生置諸度外，而且還要迅赴事功。領導這一批大有為的青年，指揮此一極艱鉅工作，必須有超人之意志與智慧。我們稱讚大愚兄可以媲美先烈還嫌不夠，因為這是當時參加工作時，每一個人最起碼的要求。我們如以功利做為價值判斷的標準，他應該是一位優秀的人性工程師（Human engineer）。一個對敵偽懷抱不平不滿

的人，我們用的術語說他是具有「可燃性」，這是物色同志對象的起點。煽動其敵愾情緒，使之參加工作，也並不困難。更重要的是如何利用其「可塑性」。我們那一代青年，如果生當今世，可能是開展貿易的健將，也可能是考托福GRE的能手。大概沒有人天生就是搞地下工作的。但是大愚兄都把他們塑造成為一個革命健者。或衝鋒陷陣，或鼓吹號召，在敵偽嚴密統治之下，造成風起雲湧的革命風潮。大海不辭涓滴，記得長春有一對染有阿芙蓉癖的夫婦，但是他們肯為組織出力，便也延攬參加工作。獄中工作自一二三〇事件就已經開始，獄吏，經濟犯紛紛成為得力的同志。此一創新構想，為地下工作開闢了新境界。

大愚兄在長春繫獄的一段表現，真所謂「大義凜然」。主辦五二三案件的敵特，要求與他合影留念，他說：「我是代表蔣委員長的，你能代表日本天皇嗎？」敵特為之語塞。敵特向他追查我的行踪，大愚兄說：「我是負總責任的人，我怎麼能供出我所領導同志的行踪呢？況且我的同志都是受過嚴格訓練的人，他的去處，他自有最妥善的安排，我也無從知悉。」大愚兄入獄以後，毫無例外，受過各式各樣的酷刑。但是後來敵偽認為這樣一位「超級要犯」如果因刑求而有損傷，無法辦案，便囚在單人監房。但是五二三是一大案，偽警廳的拘留所人滿為患，他的監房鄰室都有同志，大家緊密連繫，竟譜出「五二三紀念歌」了。

中華民族的對日抗戰如果是一篇雄渾偉大的史詩，是一首音韻鏗鏘的交響曲，則東北的地下抗日運動是其中最出色的一斷章，一組曲，而且應該屬於波瀾起伏、聲勢壯闊的一部分。大愚兄早已攜起他的指揮棒，按理說風流雲散，曲終人杳，但是他念念不忘的是寫一本回憶錄。他已搜集了為數不少的資料，預擬了寫作大綱，可惜天不假年，無法觀成。這一段事蹟最容易湮沒，因為秘密活動，自說自話，忠奸難辨，死無對證。儘管犧牲成仁者，「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自視不過如落花一夢，那管身後浮名，可是後死者情何以堪？我們不應該把這一段史實埋掉，唯有留臺的同志，才能把它發掘出來，顯其本來面目，還其原有的光輝，用這種方式來紀念大愚兄，紀念所有殉難或亡故的同志，紀念留居大陸的昔日伙伴，總是強如「憶君淚落東流水」吧？

（六十二年大愚兄冥誕前五日，十一月廿五日，於臺南禮賢樓）

您！永遠活在我們的心裏

顧澤生

羅先生！您走了，真的走了嗎？不！您沒有走！您的風範像一株勁挺的蒼松，永遠活在我們的心裏。您那超人的智慧，開闊的胸襟，偉大的抱負，堅強的意志，臨危急膽大心細，對事務思考入微，交織成您的偉大的人格和卓越的領導能力。您是在民國二十八年銜中央黨部之命，自陪都重慶返東北現地負責推動東北地下黨務工作的。算起來那年您該是三十歲。從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五二三」不過六個年頭，在這短短期間，積極開展了東北現地的黨務工作。我們的組織像「滾雪球式」的迅速壯大；我們的工作面像「鋪地氈式」的全面展開。我們的幹部同志何止三千人？我們的組織遍及白山黑水每個角落。從遼東半島到興安嶺，由都市到鄉村都有我們的組織細胞。我們這一支龐大的抗敵力量，都是在您的策劃和指揮下而形成的。大家拼命的工作，不計名利，不怕犧牲，水乳交融，道義結合，這一神聖的救國團體都是在您的正確領導，人格感化下而結合的。說來沒人完全相信。不錯，以一個三十歲的青年，在六年間竟能發展工作到如此程度，不要說是在頑強的敵人監視下進行的，就是在一個昇平的正常社會裏也似乎不可能的。但那是「鐵的事實」。那就是因爲我們的工作：是有計劃、有方法、有內容；我們的結合：是有道義、有感情；才能鑄成了這一篇血淚交織的史詩。方法、內容是要靠智慧、靠膽識、靠意志的發揮；道義、感情是要靠人格、靠胸襟、靠情操的凝聚。今天是您的「百日」忌辰，我感到無限的哀悼和悲慟，也引起了舊日的種種回憶與懷念。

和您第一次見面，印象特別深刻，記憶也非常清楚，那是民國三十一年年初春。有一天我縣領導人心石同志對我說

：「我被省方派往後方工作，咱縣的工作將請你來接替，不過「負責人」要約你談談話。……」我聽了心頭爲之一震。因爲幾年來由於工作上的體認，對於「負責人」有着無比的景仰與崇敬，甚至帶點莫測高深的神秘感。能有機會和您見面，這是多麼令人興奮的事，真是高興極了。按照約定日期心石和我一同搭上火車到了瀋陽，下榻省方指定的旅館——小西邊門外的茂林客棧。定好了房間，心石去和您聯絡。在約定的時間——下午五點鐘，您大駕光臨了。身後伴隨的正是寶慈同志。心石沒有跟回來，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您，雖然心裏早有了準備，但突然間您在面前出現，我的心情還是很激動，也有些緊張，竟忘了和寶慈打招呼，（寶慈同志到過我縣督導工作，會過多次。）也沒和您打招呼。您那天身穿深藍色長袍，頭戴寬邊禮帽，鼻樑上架着近視眼鏡，高高的個子。您的豐儀是莊嚴的、剛毅的、和藹的，讓人一望之下，不覺肅然起敬。我們都沒什麼客套，您坐下來就鄭重的展開一連串的垂詢和指示：

——幹部同志們（春榮、其志、振東、有道）每人的個性、能力，社交範圍以及家庭生活狀況，您都一一問個清楚。

——督導同志到現地工作行動情形。

——就工作八大綱目：（組織、訓練、宣傳、滲透、調查、行動、物力建設、掩護。）在現地推動的實際情形，垂詢得尤爲詳細，並一一加以指示。

——您特別指示：我縣地處丘陵地帶，是游擊隊活動的好地方。今後要多吸收鄉區工作同志和發展外圍組織，作發展武裝游擊的準備和佈署。

——建立掩護同志場所爲督導員及其他省方同志作掩護。

您的語音低沉而有力，語調緩慢而中肯，每一句話甚至每一個字，都深印在我的心底。一個多小時的談話，指引了我好多具體工作的方向和方法。

當您離開旅館不久，崇直同志（當時我縣的督導員）叩門而入，他還是老樣子：協和服筆挺，手提皮包，革履作襯，儼然是一位僑滿高等官。沒別的，只交代兩樁事：一件是交給我三十多本小冊子，一件是告訴我督導員換了。新的督導員是馬孟起同志，七點鐘在市政府右側第二根電桿下和你會面。同時告訴了他的相貌、衣着特徵和相遇時的暗語，交

代完了即匆匆的離去。七點鐘在東北的初曙已是燈火輝煌的時候，準時與孟起會了面。在馬路上邊走邊談，約好了去我縣的路線和到達時接頭的地點即分手了。我回到旅館時心石已回房等我。

「啊！好緊張的一天！」我鬆吁了一口氣在自語着。心石笑了笑：「緊張嗎？喝杯茶，休息一下！」我倆邊談邊在檢閱那些小冊子。突然間有人在敲門，聲音很急促，心石機警地把那些小寶貝推到被子下邊掩住了。暗示我去開門，來的是一個便衣特務，他打量一下我的衣着——高級黃色軍服呢的軍便服，馬褲，足穿長筒大馬靴，靴跟上還帶着刺馬針閃閃發光。看看戰綽帽徽，又看看我的身份證——地方職員訓練所主事（主任）這些把那個傢伙鎮住了。很客氣的結巴了幾句，才聽出來是個「鮮系人」。然後又要看心石的身份證，我心裏在嘀咕「心石沒有偽職那會有身份證呢？怎麼辦？」但見心石從容不迫，也拿出一張身份證，那傢伙看了看，點點頭表示歉意就滾蛋了。「見鬼！我這些年沒少走城下店，還未遇到什麼查店的，今天怎麼……」我一面說着一面拿起心石的身份證「什麼！法院書記官長？名子也不對，那裏來的？」心石告訴我：「這是省方發給的，警憲就是怕法官，所以……」我倆相視輕鬆的一笑。

第二天心石去做入關的準備，互道珍重，依依作別，我一個人帶着那三十多本寶貝般的小冊子，搭上回程火車。在車輪隆隆聲中沉思着，回想昨天種種情景，相信都是「負責人」您的細心安排，這一幕不過是我們全面工作裏極平常的一幕，但是却安排得非常周密、巧妙，真是天衣無縫，讓那敵偽警憲莫奈我何！這是智慧的運用，這是戰鬥的方法，也可說是克敵制勝的關鍵。我在想：

——為什麼心石出去聯絡而沒隨「負責人」一同回到旅館？崇直爲什在您離去之後才送書呢？崇直爲什麼不陪同我去會孟起呢？啊！化整爲零，分散行動，倘若發生了意外，我們的損失也不大。對！寶慈跟隨着您，懷裏一定帶有一傢伙「（手槍）」，一旦有了差錯他會「拼」的！

——會面的地點，省方爲什麼安排在茂林客棧呢？約定時間爲什麼在五點鐘呢？啊！茂林客棧左近馬路很多很亂，行人來來往往。五點鐘正是下班放學的時候，街上行人更多。市政府右側第二根街燈桿下原來有一家臨時攤販。對！這是我們工作的方法：要注意人、事、物、地、時的運用。別看這是一些小的技巧，在那一段工作時期裏，是一種重

要的技術。不然怎能滾得那樣龐大的一個「雪球」呢！怎能展開那樣美麗的一張「地氈」呢！

——便衣警特到客棧來搜查，是偶然呢？是有所發現而跟蹤呢？跟蹤誰呢？啊！這個時期，正是在敵寇偷襲「珍珠港」和「一二三〇事件」以後三個月的時期。在省方（瀋陽）來說，敵僞正在大量搜捕黨人，我們專員機構亦遭受波及，我們的工作正是「緊鑼密鼓」和敵人搏鬥的艱鉅階段，也是最重要的階段。

「負責人」您能把握時機，不避危險，堅決的、勇敢的指揮着，佈置着，積極的推動我們地下抗敵工作，膽大心細，思考入微，其運用之妙，是智、仁、勇的綜合發揮；是知、情、意的聯體創造。健全的組織賴此而更堅強，更壯大。工作同志們愛國獻身的意志賴此而更真摯，更團結。前仆後繼，士氣蓬勃，抗日聖戰的後援益為鞏固。這一切一切的奮鬥努力，工作成果，您無一事不是「身先士卒」，無一刻不是精心擊劃，耗盡心血，去促成、去實現、去創造。

羅先生！您走了。真的走了！在東北現地那一段艱苦奮鬥時期裏，耗心血，損害了健康。三十年來，您無時不在懷念着那些為國捐軀的死難同志，您常常說：「永遠不能做對不起死難同志的事。」這種沉痛心情，重壓在您的心頭，真是「憂能傷人」，奪走了您的生命。今天是您的「百日」忌辰，在晶莹的淚光中，彷彿又看到您走進瀋陽茂林客棧的身影。啊！事實您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可是您的精神却永遠埋在我們的心裏，也永遠活在我們的心裏。

六十二年八月十六日泣稿

撒種的人倒下了

吳尹生

羅大愚先生是抗日時期——國民黨中央，爲了複式佈置的運用，派駐東北淪陷區現地——東北黨務專員聯合辦事處的負責人。三十四年發生「五二三事件」，羅氏在偽都長春被捕入獄，旋以日本無條件投降而出獄。在政府鞭長莫及的空檔期間，國際共產黨的勢力乘虛進入東北。羅氏不得不積極領導全東北同志，在各地發動民衆，維持地方治安，準備政府接收，責無旁貸地與共產黨作殊死的鬭爭。三十八年大陸淪陷，羅氏避難來臺，以健康欠佳，船光養晦，未再有任何活動，後竟患肺癌不治逝世。公祭之日適逢「五二三」廿八週年，卜葬陽明山第一公墓，一代傑出之士，從茲長眠黃土！

羅氏生前從未成爲新聞人物，包括他在東北轟轟烈烈掀起抗日愛國運動的一段時期在內。原來地下工作的剋星是日軍，本關東軍勢力龐大的特務組織。「雙方絞盡腦汁，激烈搏鬥，將近十年之久，却因雙方都不肯對外張揚，各自保持秘密，以致極熱鬧的場面沒有觀衆，極動人的故事沒有讀者。」「五二三」事件也就難以構成新聞了。光復後，我們朋友在東北各地也曾辦過幾份報紙和雜誌，又因當時「地下工作」一同，有意的或無意的遭人歪曲、誣蔑與誤解，惹起「大家都閉口不談往事」的牛脾氣發作，不約而同的把這個故事冰封了二十年之久。來臺後，受羅氏親灸的趙岳山兄，滿腔悲憤

難抑制，十年血淚一部書，終於推出以「滾滾遼河」爲書名的鉅著。雖小說家言，不免帶有羅曼諦克的氣氛，幸其筆下對地下工作的描寫，尙能保持存真的程度。此書先經中央日報副刊連載，後列爲純文學叢書，不出一年竟暢銷六版。書中「負責人」極富傳奇性而最爲突出，當能傳誦一時了。但願通過讀者想像，別把羅氏幻化成間諜小說中無往不利的三頭六臂式英雄人物才好。

羅氏聰慧絕倫，毅力超人，當年無論直接間接由其領導的東北愛國青年，莫不或多或少受其潛移默化，則是真情實事。但羅氏在東北所開展的地下工作却絕無間諜氣味，可以說完全屬於「喚起民衆」的愛國運動。由於羅氏多年不屈不撓的現地領導，結合東北愛國青年數以千計，分佈於各省縣市各階層，自然構成對敵僞統治權的最大威脅。所以「到最後敵僞警憲的偵緝目標，完全集中於專員工作。」

羅氏倡行「誠」「拙」二字與同志共勉。「誠」字古往今來講的人多，守的人也不少，姑且免談。「拙」字底確別出心裁，當其時也最難爲性格不一的青年同志所樂於接受。舉一小例：當他交給你一本小冊子，必先一頁一頁翻過，看清其中並未夾帶一張小紙條，然後才放心交給你。並立即要你當他的面也照做一遍，再一頁一頁翻看，其中有無夾帶？「拙」字工夫以後常使工作受益，才不禁使人折服。筆者曾小評「遼河」人物，有謂：「譬如羅雷，這位仁兄滿腦袋反抗權威，而表現上卻處處尊重權威。紀綱一味唯負責人之馬首是瞻，被他譏爲大逆不道。他自己則在負責人面前，一切問題烟消，只有唯唯諾諾的份。」可見各型青年，在他「誠」「拙」二字調教之下，既能成爲百鍊鋼，也可化爲繞指柔，工作自然得心應手。

「遼河」作者描寫「省方」遷長一段說：「省方遷往長春後，組織即時以省方公報對各單位幹部同志發佈通告。捧讀這份通告時，我有無限的感觸與領悟，這就是我們的負責人……」其實，羅氏於省方遷長後立即巡行「北滿」，並非冒險犯難，而是有恃無恐。因爲那時羅氏已將東北地下工作推展到半公開的初階段。東北各地甚至窮鄉僻縣都已成立區分部。各縣黨部亦已相繼成立。只是同志間橫的關係尙未打開。東北通訊社發刊的小冊子，四年之中，共出書一四六種，早經視導人員大包小包運往各地，供同志閱讀，作訓練宣傳之用。此外，純手工的套色油印版「愛國公債」，印的不

夠賈的，其供不應求的好現象，足可看出民衆擁護的一斑。

「五二三」變起，羅氏蒙難，「省方」精英也於此役大半被囚。但獄外各地細胞組織活動如常，且增殖頗速。以「遼河」書中的老牧師爲例，老牧師化名闖道，乃一開業醫師，是「遼河」主角紀綱的小河沿盛京醫學院的同班同學。紀綱吸收闖道加入組織，却小覷他不具開展組織相，堅囑他除「經濟建設」外，其他工作不許插手。所謂「經濟建設」，一言以蔽之，捐款而已。闖道也真不辱命，每月視導人員來，便傾其一日所得，湊零成整，捐獻組織，在當時是一個好的數目。誰料他因得小冊子工作方法之秘，按圖索驥，「五二三」後不聲不響地，等視導人員再來時，他已開展出一個區分部的規模了。「遼河」書中譽之爲：「不客氣地說：假如大家在「五二三」時都完了，剩下闖道一個人，也會幹起來！」因此，羅氏出獄後，立派出獄同志分赴各地視導，各地則出獄同志一呼，獄外同志一應，縣黨部的牌子便都掛出來了，民衆武力也組織起來了。給徒手兼程出關，由蘇軍手中接收日軍武裝，滿想從容佔領東北的八路黨徒，以極大的阻力。難怪其後獨對「地下工作」的國民黨員，每俘必殺，不像對其他人士尚可隨俘隨釋，或優待有加，留作後用。各方遺忌，其由來有自也必！

八年前的今天，羅氏於五二三廿週年紀念餐敘時，曾說：「當年所播下的革命種子，我相信也一定會延續到未來而永遠不致磨滅。」今天，撒種的人倒下了！但願有種必有收，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羅氏此言有將來歷史可以爲證。

識者每以大愚先生來臺後未能續有建樹爲惜。固然春秋有責備賢者之義，但吾人誰敢自謂有春秋之筆？況大愚先生也從未以賢者自居！綜觀大愚先生一生，前半段可謂已經善盡國民的天職，後半段也可謂完美地盡到做父親的責任。一個人對國家做到如此地步，也該說是沒有遺憾了。筆者何幸追隨羅氏有年，雖然三十五年當其就任遼寧省政府秘書長之初却「開小差」了，今日撰此短文，悼念故人，應無阿諛長者之嫌。惟願大愚先生地下有知，能夠充分享受其「安息」的福份而已。

追憶幾件小事再悼大愚先生

吳尹生

故羅大愚先生是我們在東北地下抗日時期的負責人。三十年相處遽而永別，克制悲傷也許容易，習慣此一事實却不免困難。現在追憶往事，覺得越是微不足道的，反倒彌足珍惜。隨筆寫幾件與他有關的小事，說不出目的何在，就算是再表我的悼念吧！

香 煙

民國三十三年我參加「省方」工作，報到地點是瀋陽大東門外的敦和里，我在五二二蒙難二十週年紀念文集「敦和里蓬華生輝」文中曾有較詳的記述。我報到的第二天，負責人來敦和里，這是我與他初次面對面接談，那天所談不多，而且根本就沒談及工作。

「述仁！你吃煙不？」

「我吃煙，但我也可以戒煙。」我一時摸不清他問的動機何在。

「你不必急於戒煙。我自己就吃煙。我有存煙，明天帶些來給你，你吃完了再戒不遲。」他的話很緩和。

次日，負責人又來敦和里。他果然用白手巾包了二十幾包香煙給我，都是小包十支裝的。

「述仁兄！」負責人走後，同住敦和里的篤實（張一正兄省方化名）履謙（滾滾遼河書中的羅雷）雙雙過來，斯斯

文文叫了一聲，便你看我我看你沒有下文了。

「述仁兄！」他倆見我奇怪地望着他們，才靦腆地說明來意：「我們二人自報奮勇，幫你戒烟。」
「當然！有烟大家吃。」我連忙說。

其實，我加入組織之前，早已戒烟多年，是因鳳鳴一句話，才又開戒。鳳鳴說：「保衛組織的武器之一是火柴。凡是不該保留的片紙隻字，都應隨時隨地銷燬。一個人經常隨身帶盒火柴而不吸烟，被檢查時易使敵偽憲警起疑。」這次負責人的贈與很快就吃光了，但我並沒認真戒除，負責人也沒再提起此事。我又續吃了十年才決心戒掉，直到如今。行文至此，忽生奇想，大愚先生如根本不嗜香烟，今天又將如何？人之大限，難道果真就決定於每天抽幾支烟嗎？

皮鞋

省方遷長之前，有一次我從外地回瀋陽，負責人來敦和里，他低頭看看說：

「述仁！你的皮鞋太破舊了，應該換一雙。」他接着說：「我有一雙八成新的，明天帶來給你穿。」

第二天，他果然帶來一雙皮鞋給我，黑色小芝蔴皮製，尖頭紳士型，相當高貴。那時正值敵偽物資缺乏，牛皮全徵為軍用，民間皮鞋清一色厚豬皮大圓頭，配上粗呢子協和服，穿慣了至少很調和。如果換穿一雙尖頭細皮鞋，反倒刺目。所以我領受了並沒有穿，將之列為我的「私人財產」之一，存放在小西關林兆家。及至省方遷長，我的「私人財產」稍後也帶往長春，寄存劉克德兄宿舍備用。

迨五二三事起，我曾在「苟不里新娘」文中概述我的獄外生活：「余奉第三負責人即社長（高士嘉先生）命，由長春南下沿途告變，到處危機四伏，鐵嶺恩炳、瀋陽林兆、錦州時鑑（趙時鑑為張慶凱兄化名）皆於余到達時，或前或後被捕。余三落阱而未陷，由錦州折往北票。任務終了，子身去承德，經鮎魚關，入馬蘭峪，繞道河北，復出山海關……」我所以能夠入關復出關，繞一段長城又回東北，固應感謝與本組織無關的兩位熱河省同志的仗義支援，但負責人這雙皮鞋，在我行經黑暗之中出人意料大放光明，照亮我應走的路程，却不能不說是一個異數。

五二三前一天，我從錦州回長春，負責人當天還來過崇仁里一次，次日，方把社長盼來，才知省方遭受破壞，負責人蒙難，敵特仍在大事搜捕往復車票來接的。我走時只帶走負責人這雙皮鞋，可說是出於移情作用，裏，伴我終生，永爲紀念。

北票是我視導區的最後一站，到此我已前進無路，後退無門。屬於熱私交甚篤。我北票同志原將呂列爲物色對象，嗣知呂亦本黨同志，遂停止有利無害，乃將本組織遭逢變局，以及我急需掩護，透過我北票同志據實胡同志介紹給我。

胡同志的掩護職業是熱河省警視廳特高科的警長，工作地點在承德，所以在當地很有勢力。就憑呂同志一個暗號，他周密地安排我離開了一股長所乘的軍用卡車，由承德出發，當夜住興隆縣，第二天進鮎魚關，過持胡同志信，託當地青幫白老前人，寫信介紹我投奔遵化縣張老前人。張日駐遵化的特務機關長。這個職務也許因日本特務不夠分配才借調他來充十幾個部屬，也是從偽滿各地「滿系」低級特務中抽調而來。這些「二鬼」有手溜彈。遵化老百姓對他們都敬鬼神而遠之，到處不受歡迎。他們沒有天下。後來我設法與人結伴合羅馬車離開遵化，經玉田縣、豐潤縣，前以外，都交給車夫和其他乘客出的錢湊在一起，當八路出現路旁時，就用北票煤礦工人王兆華，他證件上的照片嘴臉都有點像我。我自己的幾個假，隨身之物只剩下負責人的皮鞋了。

胡同志最後的安排竟落了空，他們設在唐山的交通站主持人——偽警

閒家居。這時我已一文不名，不但路費無着，連當天食宿都成問題。開灤煤礦無限制招募工人下井挖煤，我去報名應募，體格檢查不過走走形式，可是交給我一張表格，叫我去找一個人保，却使我一籌莫展。中午，伸手向一位小客棧老闆娘討高頭充饑，老闆娘發現我手裏提的是一雙皮鞋，笑我抱金碗要飯吃，吩咐她的兒子領我去小山變賣。唐山的小山好比北平的天橋，屬於半下流社會。這個大孩子運用袖裡乾坤，和爭購的人捏手指頭，居然給我賣了個最大的價錢。一大把儲備銀行票子到手，我的精神大振，馬上買票上火車，離開唐山到了秦皇島。李同志原來是位世家子弟，毫無大隊長粗獷氣息，只因老父管束太嚴，不敢在家留客，命管家引領我住進一家大客棧，選好房間好飯菜來款待我，約定晚間來訪細談。

這時距離五二三事件發生已有一個來月，料想敵特搜捕黨人的這一風波已成過去，留下來的一定比抓進去的為多，不如歸去的信心大增，去大後方的興趣大減。算算秦皇島至山海關、山海關至錦州的火車票錢，加上出關每人限兌偽滿幣伍元，餘錢買幾斤白麪大餅供兩三天食用，不多不少正好，負責人皮鞋的賣價足敷需用。至於能否順利通過山海關特務的嚴密盤詰，把「入國證」混到手？只有碰運氣看造化了。於是大計定矣！這才有以後的「再返錦州，潛伏闖道家。」「嗣遍訪當地各細胞組織，幸均無恙，且活動如常，個體增殖頗速。」「日人降後，時鑑出獄，余留錦暫為時鑑佐。」種種發展。

今我自問：若那時負責人不幸殉國，我會不會視未能保全負責人皮鞋為終身憾事？我想不會的。二十八年來世事多變，我們失落的太多太多，包括我們的歲月在內，既該看破一切，又何惜乎一雙皮鞋！

妙語

我在苟不里新娘文中，曾寫：「負責人妙語如珠，同志如坐春風，拘謹全失。」其中妙語有三，與我有關，不可失記。

岳嵐志仁婚宴，崇直（本名呂文毓）與我坐負責人左邊，負責人之右是社長。郁中抱立達與新郎新娘同席。現在

回想起來，負責人要崇直與我隨行赴宴，也許隱含犒勞的用意。省方遷長，敦和里原住民散夥，履職、篤實不知何往，辰光（趙岳山兄省方化名）另有住處，崇仁里只住崇直與我二人，敦和里時代的「大家輪流自炊，吃高粱米飯，鍋底朝天，顆粒無存」的盛景，在這裏不見了。這時美味當前，崇直頻以箸示意，鼓勵我趁機大快朵頤。我不禁懷念往事說：

「來！發揮敦和里精神！」

其實，敦和里精神這一妙詞，發明人原是履職。這妙詞只有「不顧一切猛吃」的單純含義。

「什麼叫敦和里精神？我們只有一個精神，就是革命精神。劃小圈子是封建！」沒想到被負責人聽到了，立即加以糾正。

新人離席敬酒，我強要志仁乾杯，負責人連忙緩頰說：

「不可壓迫女性，壓迫女性是落伍！」

同席一位不知名同志猜我年齡，我說至少大他十歲，他不信。負責人從旁笑說：

「他凡事不用心！永遠不會老。」

這些話，讓崇直一次又一次笑得好開心，而且牢記在心，以後不時拿出來取笑。

那時的視導人員對個人一身之安危，不大在乎，因為工作方法正確，可以說有把握化險為夷。況且加入組織之初就早有覺悟與心理準備，大不了進去，也無所恐懼。至於工作的辛苦，儘管風裏來雨裏去，大家也都甘之如飴。最無法排遣的是生活枯燥。因為一個人與家庭隔絕，與一般社會隔絕，除了工作以外，一切私的生活，都在禁忌之例，這一點最折磨人。

崇直與我返省述職，每月差不多脚前脚後，總有幾天重疊相聚。因為偽警常查戶口，白晝只能整理些零碎資料，本格辦公要靠深夜，掩閉燈光，各人伏案做各人的事。崇直的工作量比我重，他常擱筆伸長懶腰休息片刻。我如擱筆相陪，他就不客氣把負責人妙語搬出來向我打趣。這也算崇仁里嚴肅生活中的一點小小调剂。

逢年過節，各地同志的家我們便不能去了，因為平空添了一個無家可歸的人，豈非啓人疑竇？在過舊曆年的時候，

崇直與我在崇仁里自動關了禁閉，一切供應全靠辰光補給到家。省方選長後辰光能者多勞，兼任總務處副處長，接辦精一原在省方擔任的工作。除夕夜，辰光送來年貨，有高梁麪、豬肉、白菜、油鹽和半濕半乾的木柴，豐豐富富，應有盡有。過年總得吃頓餃子，崇仁里當然不能免俗。於是分工合作，崇直劈柴、引火、燒水。我調餡、和麵、杆皮、包餃子。柴濕烟大，加上水蒸氣瀰漫，屋內伸手不見五指，但聞崇直嗆咳連聲，好不容易摸索着餃子下鍋，煮熟了方知是一鍋片湯。好在有肉、有菜、有油、有鹽，味道比平常的大鍋飯好多了，照樣能填飽肚子，萬物皆備於我。忙完了年夜飯已是夜半，崇直忽發豪興，裝模作樣，擺出負責人的派頭，學着負責人的口吻，誇張地叫說：

「啊！述仁！你封建呀！」

「啊！崇直！你落伍呀！」我怎好讓他專美於前。

「啊！述仁！你不用心呀！」倒底三分天下，他占有其二。於是相與大笑，在精神與物質上我們也算過了一個肥年

後來在五二三蒙難二十週年紀念文集，讀到孫寶珊兄的「憶崇直」，才知崇直的家也住在長春。咫尺天涯，不得團聚，今天已忘記當年心情是一種什麼樣的感受？

崇直省方兼職是組織處副處長，處長由負責人自兼，負責人常來崇仁里借崇直同去接頭辦事。逢我在家，就派我尾隨，在二三十步之後，替他們留心有無敵特跟踪。崇直的體型與負責人無殊，他們二人在長春街頭併肩而行，我常爲這一雙巨人的背影暗暗喝采。想不到相隔二十七年，這兩位關東大漢，一前一後都消失在地平線之下了。

「你本是塵土，仍要歸於塵土。」神的話任何人不能違抗。

辦報

三十五年十月十日，遼西民報創刊於錦州。稍後，我動身去長春辦了兩件我認爲的大事：一爲報社購進一部萬能鑄字機，另一是回家探望母親。記得離家前夕，深明大義的母親，忍痛同意我「遠赴大後方參加抗戰行列」。切囑我：事

成之前，萬勿以她爲念。事成之後，要儘快回家免她懸心。光復年餘，我這才有機會抽身回去償還心願。

我從長春回來，真是無巧不成書，火車開進瀋陽站，車停處窗前月臺上站着三個人，原來是大愚先生，許俊哲大哥和張慶凱兄。他們沒接到要接的客人，却不期而遇接到了我。慶凱陪我先到羅府，隨後大愚先生與許大哥也回來了。

「你交羅大愚這個朋友，也不辱沒你呀！」大愚先生一進門便沒頭沒腦罵了我一句：我瞠目不知如何答對。這是他首次對我口不擇言，也是唯一的一次。

「叫你留在瀋陽幫寶慈忙，你不留。叫你跟我去遼北，你不去。你竟悄悄跑回錦州辦報去了。就憑你？就能辦了報啦！你說吧！你需要什麼？你都可向我要。不過要錢我可沒有，你找張寶慈去！」這回我聽懂了。大愚先生當時的處境和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士嘉先生早就引用陶淵明的詩句「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形容過那個世代。

當晚，我去大帥府見書記長。我將大愚先生的話，從頭到尾，一字不遺，照敘一遍。寶慈先生靜靜聽了，笑未置評。第二天，我離瀋返錦，瀋陽市黨部對遼西民報主動伸出支援之手。我帶回一筆數量可觀的東北流通券，當然對於辦報資金而言，仍是屬於象徵性的。後來，遼西民報發行股票，我們曾以同額股票寄還瀋陽市黨部。

遼西民報向內政部辦理登記時，我們敦請大愚先生做本報的發行人。遼西民報也不負他的期望，在艱苦的成长過程中，奮鬥到最後關頭，至錦州棄守才被迫結束。

三十八年二月，我與大愚先生全家同船來臺。由於對時局的觀望，初未積極謀職求生，先在臺中羅府寄住半年，多些日常接觸，對大愚先生的待人料事益增瞭解。大愚先生逝世後，識者論及大愚先生一生，有謂：前半生可以說是爲個朋友，底確沒辱沒我！因爲他在世的時候，沒走錯半步路，沒做錯半件事，未曾連累他的朋友因他蒙羞。我的見證是真的！大愚先生泉下有知，應引以爲慰。

謹以蕪文，敬獻爲祭，魂其來享！

東北抗敵英雄——羅大愚先生

張慶凱

民國六十二年五月十日下午三時五十五分，東北抗敵英雄羅大愚先生仰臥在榮民總醫院廿七病房廿號病床上，沒有一句遺言地終止了他最後一次脈搏，告別了他患難與共的太太——劉郁中女士，以及他共同革命奮鬥的同志，結束了他六十四載的可歌可泣的一生。

一、「滾滾遼河」中的負責人

紀剛（本名趙岳山，現在臺南市兒童專科醫院行醫）所著連載於中央日報副刊，以後經「純文學」出單行本，並獲得文藝獎的「滾滾遼河」，是一本以抗戰期間東北愛國青年奮起抗敵從事如火如荼的地下工作為背景的寫實；而穿插若干感情問題的小說。其中雖然一再提到革命組織的領導者神秘人物的「負責人」，但始終未露出「負責人」的真名實姓，閱讀中央日報和「純文學」單行本（已出十版）的數十萬讀者，尤其是青年朋友們，都在好奇地探詢這位「負責人」是否確有其人？他究竟是誰？現在這個謎底可以揭曉了，他就是羅大愚先生——現任立法委員。

大愚先生籍遼寧遼陽，原名羅慶春，字澤南，參加國民黨時改名大愚。他攻讀於北平輔仁大學和中國大學以及日本法政大學研究院。我在民國二十八年赴日讀書時，大愚先生已先我返回東北展開工作，未得識荆。但在留日同學以及東北青年朋友的耳語相傳中已經盛傳有位「魏中誠」者，奉中央祕令正在東北現地從事抗敵革命工作。我歸國後方才知道

那就是大愚先生的化名呀！

民國三十一年冬季，我有機會在瀋陽小西關「魁星旅舍」二樓一間小房間裏，會晤到渴慕已久的「魏中誠」（當時只稱負責人），他修長的身體上穿着一套「協和服」，腿上纏着遠在膝下的裹腿，（當時這是日人對一般民衆的要求），他誠摯而和藹的面孔上微顯出蒼白與消瘦。他對革命與工作的堅定口吻的談話，給我留下一生難忘的印象。我記得當時在場的還有張寶慈同志（即「滾滾遼河」中的書記長）；事實上張寶慈同志我們在民國三十年即有多次會晤了。

我不願意像記「豆腐帳」那樣嘮叨大愚先生的行誼，因為治喪委員會諸公已有適當的記述了；我也不願意歌頌大愚先生對黨國貢獻的豐功偉績，因為那樣，以我對當時革命工作貧弱的了解將掛一漏萬；事實上，當時革命工作在組織形態上，在領導原則上，在工作技術上，以及工作實績上，真是千頭萬緒，好像一部廿四史，使人不知從何說起。在此我所要說的只是就我所知的當年東北地下抗敵革命工作的若干點滴，尤其有關大愚先生的領導觀念所表現於革命行動上的深刻影響，略抒所懷，藉以悼念大愚先生。如果現在的青年朋友們，能對當年的青年們所作的，不計個人利害，追求理想奮鬥犧牲的革命行動，有深一層的認識，從而有所感應；這篇悼文就算有它的代價了。

二、東北青年有了報國的機會

在敵偽高壓而嚴密的統治下，從事地下抗敵工作，是艱苦而危險的。在中央的支援困難（自三十一年天津租界內我秘設電臺被日人破壞後，中央的支援幾乎已經中斷）等於獨立作戰的情況下，發展組織對敵鬥爭更是艱苦的。它需要超人的革命精神與靈敏的工作技術；而且要有豐富的知識、高度的智慧、正確的認識與無比的勇氣。大愚先生所領導的組織，在中央的支援不絕如縷的情況下，繼續達六、七年之久；在敵人嚴密控制地區（當時敵偽的控制戶口調查極為徹底，特務網星羅棋佈，出入境必須持有特定證明文件，食糧均屬配給制度，每戶必有配給食糧的「通帳」，旅行須持有身份證明，旅館夜間不時有軍警「查店」，村里均實施保甲連坐，真可謂天羅地網一般）建立據點作為領導中心發展組織，向敵人各階層浸透，實非易事。到了民國三十二年我們的組織已經在各省縣市普遍地建立起來，雖然敵人不斷搜捕到一

部分同志，但被捕同志沒有一個人供出組織關係（當時多屬單線關係，同志間均無橫的聯繫，故甚難株連，）所以始終未受到嚴重的破壞；相反地，一般青年因為輾轉聽到了同志零星被捕的消息，得悉中央已經派員在東北工作，異常興奮，以為自己有了報國的機會；乃紛紛參加革命的陣營。所以搜捕到若干同志反成爲我們展開宣傳發展組織的有利機會。「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革命組織在各省縣市各階層普遍建立起來以後，使敵人感到風聲鶴唳草木皆兵，頗感身邊無可信之人，亦無可用之兵；這份心理恐懼，使他們安定內部的保安工作，與支援前線作戰的生產建設，都受到了無比的打擊。

三、「五二三」事件

到了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廿九日，盟軍B29飛機第一次大舉空襲東北，炸毀東亞最大煉鋼廠「鞍山製鋼所」的熔礦爐；「負責人」乃配合此一時機宣佈自此時起我們的秘密工作階段轉變爲半公開階段；革命鬥爭日急，敵人的恐懼益深；我們的革命「總部」，已由東北的工商中心——瀋陽——轉進到敵偽政治心臟地帶的長春（當時的偽首都新京）。爲了配合國軍的反攻進展，東北現地的公開武裝鬥爭已迫在眉睫。不幸到了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革命組織的最大一次被破壞事件發生了（在那以前亦曾有兩次較大事件，一爲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卅日的事件，一爲「三省黨部事件」，前者又稱爲「一二三〇事件」，犧牲同志多人）；大愚先生在長春被捕了，書記長張寶慈同志在瀋陽被捕了，各地領導幹部亦同時被捕多人（筆者則於五月廿九日被捕在敵偽錦州監獄監禁）。革命組織受了嚴重的打擊；此即著名的「五二三事件」。可是革命工作早有應變準備；所以有第二負責人與第三負責人之設。第三負責人的社長（高士嘉同志，現任成大教授）沉着應變，督率全體未被捕同志，整頓組織，部署據點，繼續推展工作。大愚先生身繫囹圄，雖備受酷刑，仍努力保衛組織，並展開獄中之工作。艱苦卓絕，從未稍懈，以迄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東北光復。至今仍然使人難忘的「五二三紀念歌」，就是那時獄中感懷之作。其詞曰（按黎錦暉所作「總理紀念歌」歌譜填成）：

五月二三，黨人蒙難，蒙難苦如始；

嚼盡了辛酸，受遍了嚴刑，發揚了民族正氣。

患難相助，生死與俱，大家親愛精誠，難中倍加淬礪；

× × × × ×

生存一日，奮鬥一日，抗敵莫休止；

激勵我同志，整編我組織，補充我戰鬥實力；

獄中工作，積極開闢，大家再接再厲，爭取最後勝利；

× × × × ×

黑山白水，久遭塗炭，收復事業鉅；

武裝的流血，秘密的鬪爭，十餘年前仆後繼；

打破枷鎖，拿起武器，大家奮勇殺敵，重見青天白日。

四、生命和血所堆砌的工作

羅先生所領導的東北現地抗敵革命工作可以引用「滾滾遼河」中一段文字來形容，那就是：

「那是一個什麼時代？那是一個偉大而悲慘的時代！那是一個用生命寫歷史，用血寫詩的時代！

那是一種什麼工作？那是一種偉大而悲慘的工作！那是一種以生命和血所堆砌成的工作！那是一種事實上確已存在而令人懷疑它是否曾發生過的工作。

那個時代，我們都自然而然地，拋棄一切地，做了那種工作。」

這段偉大而悲慘的，以生命和血所堆砌的工作，究竟對我國全面抗戰有什麼樣的貢獻？至今很少被人們注意與研究；也只有將來待歷史家來探討評價了。今天，我以一個身臨其境躬逢其盛的一員來說，只能勉強對它的若干特徵作粗淺的分析，供歷史家將來評價的參考而已。

五、青年知識分子的怒吼

很顯然地，參加這次以生命作孤注一擲的革命同志有着幾種特徵：

第一個特徵：這是一羣青年人的愛國革命團體，也是一羣知識份子的革命團體。

青年的特性是有勇氣不計利害，不怕危險，並能追求理想的；知識份子的特性是能認識真理明辨是非，常常成爲民衆先鋒的。國父領導革命推翻滿清，以及總統領導革命完成北伐與抗戰，都是以青年爲骨幹。東北現地革命抗敵工作也是如此，也是以青年知識份子爲中心的革命行動。這個革命組織裏青年知識份子佔百分之九十以上，可以說是以青年知識份子爲骨幹的革命集團。

當時參加此一革命組織的同志年齡均在十八歲到三十歲之間（例如：大愚先生於民國廿七年由日本潛回東北主持工作時年僅廿九歲，書記長張寶慈與社長高士嘉先後由日返國當時亦不過廿四、五歲。如以民國三十年爲準，計算當時同志們的年齡，其年齡較大者爲王常裕、許俊哲、田欲樸、項潤崑等幾位年齡較大的不過三十左右，而實際參加工作時間尤早，一般同志多在廿歲左右；其中最年青者爲史惟亮、杜慶毅、秦學明、衛繼堃、朴維廣諸人，年僅十七、八歲而已。（筆者當時爲廿四歲）。集集羣英，頭角崢嶸，都把他（她）們的寶貴生命無條件地貢獻出來。

這些人的學歷都在高中以上；有的是大學在學，有的是大學畢業或國外留學歸來；他（她）們認識到國土淪喪，同胞備受凌辱；整個中華民族已頻臨到存亡之絕續的關頭，他們認爲只有獻出自己，在敵人的心腹地帶——東北陷區——與敵人作殊死周旋，方能予敵人有力的打擊，以援救國家的危亡，爭取最後勝利。這正是當時大家毅然決然參加抗敵組織的原因。至於這項革命行動能否成功，以至於何時能成功，在當時大家都根本未作太多的考慮；這些青年之參加革命，在意識上僅是一項奉獻，也就是在國家危急存亡之秋，大家無條件地把自己的一切，包括寶貴的生命奉獻給這苦難的國家而已。

這些青年他們的抗日思想的形成可以說是由來已久，「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了。回想在民國十幾年間（九一八事變前

（因爲日本的侵略行動，在東北節節進逼；東北各界已紛紛展開抗日運動。尤其在教育界，許多先進早已倡導起抗日教育。曾記得在民國十七年春季，筆者的故鄉——遼陽——城北大紙房村舉行北區各小學校聯合運動大會，筆者當時正在城北小煙臺小學就讀，故能躬逢其盛；在大會開始各校代表入場繞場一周時，大家唱的就是抗日進行曲。其詞曰：

「日本小鬼真正頑，奪我旅順大連灣，……癸亥三月廿六日，期滿了，他並不交還。……」（其全詞已難全記。）

全場高聲合唱，響徹雲霄；抗日思想，早已在小學兒童們心底萌芽。民國十八年我入遼陽縣的最高學府——東師範——讀初中，當時校中已設有「黨義」課程（即三民主義），由馬冀北先生任教；其社會學科各老師亦多將國家民族思想揉雜於各科教學之中。有一位教地理的姜××老師，當他講到安東省地理的時候，他就提起了鴨綠江大橋的故事；他說連接我國安東與朝鮮新義州的鴨綠江橋，正是日本經由朝鮮直通我國東北的侵略捷徑；此橋竣工後，則日本侵略東北即可朝發夕至，爲我國心腹之憂。他並舉出某愛國詩人的的一首詩來警惕我們。其詩曰：

「仰天長嘯嘆遼東，默默愁雲遍太空，

鴨綠江橋工竣後，江山半壁有無中。」

並高聲朗誦給我們聽，慷慨悲歌，聲淚俱下；在我們幼稚的心靈上，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所以至今仍熟記此詩。

民國廿年九月十八日，震驚世界的砲聲響了，日本軍閥多年來處心積慮「進軍滿州」的事變發生了；東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瀋陽——被日軍佔領了；當時我正在遼陽東師範讀初三，大家還不知道這項驚人的消息。次日（九月十九日）早飯後，學校老「堂役」（當時稱校工爲堂役）一面搖著鈴（當時上下課均以打「點」爲號，只有緊急集合才搖鈴）一面口裏喊着「全體同學到科學館前面集合」，同學們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大事。集合好以後，校長（孫爾昌先生字燕謀）上臺發佈說：「我們東北完了！我們中國危險了！日本人昨夜已經發動事變，進軍瀋陽了！」說到這裏已泣不成聲，無法繼續說下去；全體師生均淚如雨下，被這突然的消息驚呆了。

接着有一位南方籍的祖敬亞老師上臺講了一段東北及中國形勢，並簡單分析了日本此次發動侵略的前途問題；結論是救亡圖存只有靠青年們的一致奮起。孫校長的幾句話，孫校長的眼淚，深深地浸入了每個同學的心底深處，滙成了以後抗日革命的源泉。

我寫這段事實經過，在於說明東北青年知識份子的抗日思想，早已根深蒂固；日本佔領整個東北成立傀儡政權——滿洲國——後，荼毒我同胞，凌辱我華夏，東北青年早已磨拳擦掌，準備與之一拼；可是苦無門路和領導人。大愚先生密銜中央使命，深入東北工作，這些青年知識份子欣然參加組織，蔚成革命洪流，也可說是非常自然的事。青年知識份子，是時代的先鋒，當國家在危急存亡之秋，奮然起來，勇敢地擔負起國家興亡的責任，也是當然的事。

六、挽救國家的危亡，追求自由平等的理想生活

談到第二個特徵，那就是這羣青年知識份子，是在救國家的危亡，追求自由平等的生活。

自由平等是可貴的，可是，獲得自由平等的代價却是昂貴的。溫飽是人們所共同需要的，可是，當自由平等與溫飽二者不可兼得的時候，青年知識份子就會毫不考慮地爲了獲得自由平等而放棄溫飽。家庭幸福，財產名位也是人們所經常追求的，可是，當它與自由平等相衝突的時候，青年知識份子又會放棄家庭幸福與財產名位，而追求自由平等的理想生活。生命是寶貴的，可是，當國家危亡生命享受不到自由平等的時候，青年知識份子又會毅然決然地犧牲小我的生命，而爭取大我的自由平等，以挽救國家的危亡。正因爲自由平等與國家民族的價值高於溫飽、家庭幸福、財產名位，甚至於生命，所以才有寧願犧牲後者而獻身革命以爭取自由平等。這些話正可以說明了這羣青年知識份子何以捨棄自己的溫飽生活、家庭幸福、財產名位、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而參加抗敵工作，以爭取自由平等挽救國家危亡的原因了。

這羣參加東北現地抗敵工作的青年，都受過良好的教育，有着溫飽的生活和幸福的家庭、如果想明哲保身當日本的「順民」，以追求個人的財富和名位，大體上是沒有困難的。可是他（她）們却捨此不顧，偏偏地要參加抗敵組織，寧願用小我的生命來反抗敵人，以換取大我的自由平等，挽救國家民族的危亡，這正可看出青年知識分子的特性，以及自

由平等與國家民族的可貴了。

這羣東北現地抗敵份子有許多是留日學生，有許多是醫生、大學教授與學生、作家、新聞工作者、中小學教師、工程師、公司職員、法官、以及中上級官吏、軍官等等；他們在個人生活上是沒有任何問題的，甚至有許多是享受日本人的優遇；但他（她）們却參加了革命組織，成了反滿抗日的先鋒，過起在生死線上掙扎的生活。不懂青年特質的人常會引為不可思議；今天說起來，還有點令人難以置信。

不過，大愚先生所領導的革命組織，是不輕易吸收一個同志的；他要慎選，要先經過「物色」，再經嚴格考查，然後方能正式吸收。一方面要考查他的品德，一方面要考查他的來歷和革命誠意，這當然是爲了保衛組織防止敵人的浸透，更是爲了保持組織成員的水準。因此，這個組織的成員真是既純潔又高尚。

七、威武不屈的硬漢

第三個特徵是他（她）們都是威武不屈、堅忍不拔的硬漢。

這項鐵與血的革命工作，既危險又艱苦；要做一般人所不能做或不敢做的事；需要有冒險犯難的精神，要有堅苦卓絕的毅力，要膽大心細，要沉着勇敢；常常要廢寢忘餐，日以繼夜的工作；常常要滅絕私人的感情，甚至愛情生活，常常要忍受他人所不能忍受的卑視與歧視；爲了工作，爲了工作的成功，這些人常常要過着非人的生活。尤其當他們不幸被敵人逮捕入獄的時候，爲了保衛組織，他們必須咬緊牙關，忍受酷刑，絕不能株連其他同志；這是這羣革命青年每個人必守的信條。因此，這個革命組織才能在敵人嚴密的統治下歷經了七、八年的時間，仍然能屹立不動，且能日益壯大的原因。

日本人的刑訊是殘酷的、是非人道的；他們用「上大掛」、「灌涼水」、「灌辣椒水」、「過電」、「毒打」、「疲勞審訊」、「跪磚頭」、「用馬尾透生殖器」、「用香烟頭燒身體」、「壓槓子」、「斷水」、「斷食」……等等方法，來對付被捕的同志，實在是非人類肉體所可忍受的。可是很奇怪的，人類的堅強的意志與威武不屈的精神，却常常

可以克服這些嚴酷難忍的非刑。儘管日本人用這些非刑來折磨我們，被捕的同志仍然咬緊牙關不牽連其他同志；使今日本特務束手無策，無法從被捕同志口中得到有關組織方面的資料。這就是革命同志們的威武不屈堅毅不拔的精神表現。

曾記得「五二三事件」發生後，筆者與若干同志於五月廿九日同時在錦州被捕。（被捕者並非因同志口供而被株連，乃係長春總部被破壞，一部分組織資料被搜取的原因。）受過一個多月的刑訊，仍然沒有一個同志供出組織來。最後日本的特務們看看實在沒辦法了，只好說：「好了！我不再問你們還有誰了！我知道打死你們仍然誰都不肯供出組織關係來；現在只要你們能告訴我，你們個人如何就夠了；反正你們無論如何是不會供出其他人來的。真是奇怪！你們每個人都一樣，誰都不肯供出其他人來。」正因為如此。未被捕的同志方能安然地繼續工作，組織屹立不移。這話說起來，已是廿九年前的往事了。現在回想起來，我自己都不明白爲什麼那時候有那樣堅強的意志，能熬過那樣可怕的酷刑。

當年曾讀過論語裏的「朝聞道夕死可矣！」、「匹夫不可奪志也」，「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回也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諸句，雖然這些警句都經業師郝昌九老先生詳細講解過，但始終感覺到這些「道」、「仁」等都是玄妙之理，高不可攀；對它的真實意境，未能確切把握。可是，這次在獄中，這些格言警句都起了極大作用，都被用來作爲安慰自己心靈抵抗酷刑的原動力。在獄中百受折磨之餘，才漸漸對它有了較深的領悟。感覺到自己現在的不屈不撓地爲了大我而犧牲奮鬥，毫無私利私慾，這正是志「道」而居「仁」的情境。因而在即將被判死刑結束人生之旅的當口，自己卻以爲求仁得仁，內心坦蕩平靜，了無凡俗雜念；既無愁苦感覺又無憂懼心理，只是靜待死神的到來；其內心境界非僅前此所未有，亦以後所絕無，也許這種心境就是儒家所樂道的「仁」的境界吧！而這些同志，他們之所以能艱苦卓絕地以血肉之軀抵抗刑訊，就是發自「仁」的力量吧！經過這次經驗，我深深地體會到「仁」「道」不屬於知識的了解，而是生活的體驗！換言之，儒家之「仁」「道」，不是單純可以用知識去了解的，而是要透過經驗表達來體會的。「仰之彌高，鑽之彌堅」，那是缺乏經驗僅用知識的追求，當然無法領會「仁」、「道」的；陽明先生如果不身陷龍場的困境環境裡！可能仍然無法理解聖人之道的。

八、了解日本與日語的却是抗日的先鋒

第四個特徵是，這羣青年的知識份子的革命者多半是了解日本，並且是了解日語的。

這羣東北現地抗敵工作者、大多數是懂得日文的，有許多是留學日本歸來的學生。「負責人」羅大愚先生，第二負責人書記長張寶慈同志，第三負責人社長高士嘉同志，固然都是留日的，其他如張鴻學、王孝華、張樂、及筆者亦保留日學生。其他青年同志在淪陷區讀書，亦多了解日文。此等人抗日精神反側特別高昂激烈，成爲抗敵的急先鋒。日人逮捕此等同志，發現此一現象後乃至爲驚訝，自認是日本人的最大失敗。他們本以爲經過他們教育培植出來的青年，應該是他們的親信，結果反側是他們最頑強的敵人，使他們對自身的殖民地政策都發生了極大的懷疑；這也算是我們抗敵工作的另一項附帶影響吧！

記得筆者被敵人審訊時，審訊人員始終都是由日本人來擔任，全部都是用日語對話，而不用翻譯人員；我自己常常感覺到好笑，自己學會了日文原來是準備作受審訊用的？！

九、不讓驕風

第五個特徵，是這個革命組織裡有大批的女同志。

在抗戰時期有一個極流行的口號，那就是「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東西南北」；在東北現地抗敵革命陣營裡，充分實踐了這句話。除了男性青年外，有大批的婦女同胞都參加了工作。羅先生的夫人劉郁中女士、書記長夫人澄波、社長夫人王素清、田諾言夫人——項潤崑、以及王大華夫人、姚彭齡夫人、許俊哲夫人、張樂夫人、齊覺生夫人、何廣文夫人、孫寶珊夫人——李維珈；等等都參加了工作，並有英勇的表現。除此之外，其他只要有眷同志，他的夫人（已無法一一指出）都大部分參與工作，協助先生，奮勇抗敵。筆者內子——王效孟——蒙組織核准，參與行列，擔任接待同志，保管刊物，懸掛信號，傳遞消息等工作。其不避危險，沉着鎮定的工夫，尤爲我所不及。「五二三」事件發生後，

我被捕入獄，始終未供出她的關係，所以她仍然得逍遙事外，用「密寫」與獄中的我聯繫。遼西若干同志的未被捕獲（吳尹生同志即其二例），我的許多秘密文件的未被搜到，都是她的傑作。

至於一般同志中的女性，爲數也不少。例如在臺的張淑筠、劉作相、元翠蘭等，以及在「五二三蒙難廿週年紀念文集」中與「滾滾遼河」小說中所記載的女同志，有的獨立擔任戰鬥任務，有的與男同志充作假夫妻，以掩護工作，表現都極爲英勇。以後「五二三」事件發生，她們也被捕入獄，備受非刑；真是悲壯慷慨，不讓鬚眉。

十、結語

「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這羣東北現地抗敵青年，在國家危亡民族命脈不絕如縷的當兒，不計個人利害，拋却家庭幸福，不顧名位利祿，摒絕私人感情生活，爲了追求理想生活，爲了挽救國家危亡，毅然決然地參加革命組織，將自己寶貴的生命無條件地爲國家民族奉獻出來；那種氣概，那種精神，只可以拿一句「驚天地、泣鬼神」的話來形容。他（她）們算是盡了作一個中國人，作一個中國青年的義務；可以說「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因此乃能有一「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大無畏精神；那種「富貴不淫、威武不屈」的心理情況，可以說已上達到「仁以爲己任」的境界。

今天我們的國家又面臨到了新的強敵——共產匪徒，我們深信，現在的青年朋友會像前一輩青年一樣，不計個人利害，爲了追求真理，勇敢地擔負起反共復國的時代責任。

當年的那羣青年抗敵份子，他們的參加抗敵，是純真的，是毫無私利私欲的，不折不扣的革命者。據統計總數有三千餘人，他（她）們中的一部分有幸逃離大陸，輾轉來臺，可是大部分則淪陷大陸匪區，受着共產匪徒的凌辱摧殘，死難者將遠較抗日時的犧牲者爲多；即或倖存未死，也是在生死線上掙扎，過着人間地獄的生活。當此「負責人」羅大愚先生在臺仙逝，我們撫今追昔深致哀悼的當兒，對那些不死於抗戰而死於匪患的同志們，我們的內心能不興起無限的激憤與哀傷嗎？

（六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脫稿於木柵指南山麓）

（本文曾刊東北文獻四卷一期——六十二年八月十日）

敬悼羅大愚先生

王 良

——追憶幾件平凡的瑣事

我生而有幸，參加了五、二三這場戰役，更有幸瀕臨死亡的邊緣，當死而未死。然而我最感遺憾的是在地下工作時期，沒有見過這位革命先烈的化身、神秘的人物、東北黨專負責人——魏中誠先生。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無條件投降，東北光復，大批的蒙難同志從各地監獄中釋出，在當時，羅先生，可以稱得上是反滿抗日的英雄、地下工作的偉人，但他並不陶醉於這些頭銜，仍是勇往直前以地下工作時期一樣的幹勁衝動，週旋於俄共、日軍之間，他協助政府接收，對抗匪偽政權。把一切的榮辱、成敗、利害、生死都看透了，這就是羅先生一貫的革命的精神。

「羅先生」三個字是同志間大家的通稱，無論是在光復當時或是在南京在臺灣，大家都覺得稱呼羅先生總有一些親切感，很少有人稱他爲羅委員。我第一次見到羅先生，是民國三十四年的十月間，坐著運煤的火車，凍得混身發抖，走了一天一夜，才到了長春，第二天下午在四馬路的黨專聯合辦事處見到了羅先生，向他請示地方工作的方針，他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嚴肅、沉着、堅毅、誠懇。在我腦海中浮現的神一般的負責人的幻影，被他的熱情與親切沖散了，原來他是一位有血有肉和藹可親的長者。

中央發表羅先生爲遼北省黨部主任委員時，我已在一年前將昌圖縣黨部的責任交給了劉慰民同志，到縣政府去工作可是每次因公赴省時，一定要到省黨部看一看，就好像出嫁的姑娘回娘家一樣，格外的感到欣慰和溫暖。同時也一定

要見一見羅先生，向他請示一切機宜。只要他有時間，一定問長問短，他似乎不贊成同志從政。他曾對我說：「同志從政一個，就是犧牲一個。」我當時感到羅先生有點挖苦人；從政還不是一樣的爲黨國服務嗎？可是今天想來，在那個時候，那個環境，他說的那句話，確是「忠黨愛國」有感而發的。假如地下工作的基本同志，一個個的都離開了崗位，怎能發揮黨的力量，來對付有思想有組織的敵人呢？

有一次羅先生離開四平，住在瀋陽長沼湖附近的寓所養病，我特地跑到瀋陽去看他，一方面是探望他的病，一方面是商量劉慰民的事。那時他對遠北現地工作非常關懷，他告訴我說：劉同志的事已有安排，並要我轉告劉同志，對工作要特別加強，對議會要靈活運用。同時很鄭重的督促我迅速趕回現地，不可在瀋陽久留，並告訴我，遠北有什麼事可直接與肅戎、辰光、錫麟諸同志連絡。由此可以看出，羅先生的同志愛和責任感了。

民國三十八年，大陸陷匪，忠貞同志，先後來臺，因爲個人工作崗位不同，除了喜慶年節之外，很少有機會和羅先生會面。記得在民國四十二、三年間，我曾一兩次向羅先生建議，在臺灣的男女同志很多，要在這個五、二、三用血寫的日子，每年應舉行一次集會，一方面可以發揚五、二、三精神。經過羅先生和有關同志商討的結果，終於四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在臺中市擴大舉行了第一次的集會，紀念蒙難十週年。俟後每年舉行，尤其是五十四年特別盛大，地點仍爲臺中市。這一次是蒙難二十週年，並刊行紀念文集，羅先生爲此文集，花費不少心血，他特別親筆簽名寄贈我一冊留念，由此可見羅先生每做一事都是經過週密的思考和詳細的計畫的。

羅夫人劉郁中委員擅長國畫，對畫梅有獨到之處。我於五十二年初，請羅夫人惠賜墨寶，羅夫人慨然應允，於夏初即已完成。由羅先生題詞：

「衆芳搖落獨暄妍 占盡風情向小園。

癸卯初夏寫應墨野老弟雅屬羅大愚題」

由這兩句題詞，可以看出，當時羅先生雖偏促臺灣，淡泊自甘，並非意興闌珊，頗能忠貞自持，滿懷希望，亦可看出他的不憂不慮之修養工夫與往古君子之風範。

民國五十三年四月，我準備東渡日本到橫濱橋校任教時，羅先生在寓所設宴爲我餞行，除對我個人語多勉勵外，並特別關心華僑子弟的教育問題。羅先生告訴我「不要忘記 國父說的：『華僑爲革命之母』的那句話。並說：『無僑教即無僑務』，真是一針見血，而今思之尤覺語意深長。飯後並蒙先生贈以伉儷玉照兩幀，而今仍珍藏我的像冊之內，每一展視，不禁慨然。

民國六十二年四月，梁委員肅戎兄因公來日，帶來了羅先生第四次入院的消息，我的心情非常沉痛，於二十九日夜，夢見羅先生離我們而去。三十日遇到梁委員時，告昨夜的夢境，梁委員不禁唏噓說著：「我明天回去能否見到呢？」言下有無限的感傷。五月二十日接到梁委員的來信說：「羅先生已於十日逝世，五月二十三日公祭，中央頒授黨旗覆棺，也算地下工作者的死後哀榮了。」這證明我四月二十九日的夢，和辰光兄嫂於六月下旬由歐洲返國經日本時，也言及五月九日晚於意大利做一惡夢的事，可謂無獨有偶。家鄉的俗諺說：「夢從心頭想」，在這科學昌明的時代，居然有此心靈感應，足見地下同志與羅先生關係的深切了。

我和羅先生夫婦摺別，迄今已經十年，五、二三事件到今天已滿二十八年。回憶往事，已如煙塵。當年地下工作最年輕的同志，今年已接近五十大關，真是韶光易逝，人生若夢。今天我們追悼羅先生，最好覆誦他的一首沁園春詞：「……猶思共赴疆場，盡都是翩翩少年郎。憶島夷肆虐，朱毛逞暴，關東兒女，豈懼強梁，慷慨成仁，從容就義，大節曾爲民族光。吾何願？惟老兵不死，重整戎裝。」

民國六十二年十月廿日於日本橫濱寓所

我寫悼念文已畢，羅先生第一高中校友段柏林兄見訪，承以羅先生在中學讀書的二三事見告，極富史料價值謹附記於此：

一、羅先生與段先生爲瀋陽北關遼寧省立第一高中預九級的同班同學，民國十六年升高中羅先生爲文五級（文科）段先生爲理五級（理科）雖不同班，但在同寢室，係該校宿舍之南齋。

二、羅先生在中學時，性和平，沈毅，寡言，讀書用功，極聰慧，課餘常習字，爲一有抱負之青年。

三、文五級的國文老師爲關家彥先生，某次作文題爲「言志」。羅先生之破題爲「學生本無志，先生既命題，只好言志，學生之志，讀書明理而已。」關老師批爲「大有左氏遺風」，校中一時傳爲佳話。

十月二十三日追記

羅大愚先生的高風亮節

馬嘯風

「五二三」晚歌

「五月二三，黨人蒙難，蒙難苦如飴！

嗜盡了辛酸，受遍了酷刑，發揚了民族正氣。

患難相助，生死與俱，大家親愛精誠，難中倍加淬礪！

× × ×

生存一日，奮鬥一日，抗敵莫休止！

激勵我同志，整編我組織，補充我戰鬥實力。

獄中工作，積極開關，大家再接再勵，爭取最後勝利！

× × ×

黑水白山，久遭塗炭，收復事業鉅！

武裝的流血，秘密的鬥爭，十餘年前仆後繼。

打破枷鎖，拿起武器，大家奮勇殺敵，重見青天白日！」

在羣峯環抱的翠谷中，煙雨淒迷的山林裏，響起了低沉哀婉的歌聲。這隻歌本是莊嚴雄壯的關子，但此時此地唱起

來，是這樣的哀婉悲涼，已有很多人哽咽不能成聲了。

五月二十三日上午本是個晴天，當羅大愚先生靈柩入殯，取下黨旗，掩上石板，大家齊唱五二三紀念歌時，驀地由西南飄來大片烏雲，灑下毛毛細雨，好似天公垂吊，助長了與祭者的無限哀思，共挽這一代人傑長眠此蒼山翠谷中，永久地安息了。

五二三紀念歌，是民國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在東北敵後偽滿首都長春監獄中，由黨難同志羅大愚、趙岳山、張一正、李芹等集體所作。當此歌由獄中傳出，各地同志聞之多痛哭流涕，鬥志愈加高昂，要與頑敵拼命到底。現在又以它來做爲輓歌，可說是意義非常深遠。

敵後工作從頭說起

羅大愚先生是遼寧省遼陽縣人，九一八事變後，他在平津求學時，即加入中國國民黨。因其敵愾心切，愛鄉愛國心重，便想到要抗日救國，必先瞭解日本實情，所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於是他在民國二十三年東渡日本，以留學爲名，作實地考察，直至二十七年，在此四年，他奔走於東京、京都、廣島、九州、北海道……之間，到處廣結志士，展布工作，且遠及韓國各地。民國二十六年七七變起，斯時羅先生對日本已有深刻瞭解，深知此艱鉅的戰鬥，必爲長期。吾人不僅要在敵前作陣地戰，更要在敵後開闢戰場，作全民的總體戰。他本此一念，乃於二十七年春返回東北，在瀋陽建立了工作據點，將應開展的工作安排好後，便親赴重慶向中央請命並報告工作情形。二十八年奉命返回東北，積極展開工作。將組織由瀋陽發展到錦州、四平、長春、吉林、哈爾濱、牡丹江、佳木斯、旅順、大連、安東等地。並因留日、韓同志，陸續回國，現地青年及知識分子，反滿抗日情緒日趨高昂，故工作開展頗爲迅速而順利。

羅先生有兩位極佳的助手，即張寶慈、高士嘉兩先生，他們是留日的基本同志，對整個工作計劃推展出力最多，貢獻最大。

民國二十七年、八年當現地工作積極展開時，他們先伸出兩隻觸角：一、先尋覓「九一八」事變後義軍的殘餘分子，

及曾參加反滿抗日工作者，接觸吸收，使其加入組織。二、向知識青年、大專及高中學生進行爭取。先使其加入外圍組織，如四維社、八德實踐社，讀書會……等，經考核可靠，方吸收其入黨。同時組、訓並重，以組織吸收人才，以訓練培養人才，由工作發現人才，此三步驟同時並進，故在三千餘同志中，的確有很多人才。

我們的負責人

羅先生自民國二十七年春由日本返回東北，建立據點，展開工作，迄至勝利，同志們均以「負責人」呼之（同志多不知其真名，有僅知化名魏中誠者，有的連化名也不知道，僅知負責人三字）。當時同志間一提到負責人，便覺得有種神秘感，而心生畏敬。地下工作組織雖龐大複雜，但以負責人為中心，輻射式的直線領導，橫的全不發生關係。所謂直線領導是一股同志自上而下，僅知二三人，再向下發展至二三人後即切斷，另派人指導，免被引蔓摘瓜。同地區，同一機關，不編入同一小組，同志間彼此不相知，（僅領導人及督導員知道的多一些）。如此一旦被敵人破壞，或有的同志被捕，絕不能牽動全體，易於切斷，以保護其他同志的安全，並可照常進行工作。此一嚴密而有機的組織體，都是負責人與少數同志所策劃安排的，敵人如未找到組織核心，即難破壞組織全體。

談到負責人，他真是負了全部責任，事無鉅細，工作不分難易，他都要親自經過思考分析，評斷，研判，認為妥切之後，方可進行，以求萬全而收實效。他對所有的同志及外圍分子，均有相當的了解，雖未見面，他已知其大槓。各地的負責領導者，他更清楚其所處的環境，所交接的人物，領導的能力，甚至對其個性、思想、能力，工作情形……也都有充分的了解。他用人唯才，愛才如命，他把握了當時全東北的動靜，靈活運用組織，有效的打擊敵人，最可貴的是時時注意保護所有同志們的安全。

高尚的志節，偉大的人格

羅先生志節高潔，早年獻身革命，一生許國，與敵人作戰，隨時準備犧牲。當九一八事變後，他乃是一青年學生

奮發抗日救國的堅志，不顧自身的危險，東渡日本深探虎穴，結交志士，他之發展秘密組織，從事抗敵工作不是受人領導推動，或乘機因勢，乃由其自發自動，獨立的向敵人展開戰鬥，閃開了另一戰場。動機是純潔的，革命性是堅強的，戰鬥力是持續的，他有超人的膽識，堅強的毅力，高遠的見解，應變的機智，更有組織長才與領導能力。故在敵後展開工作，能迅速而有實效，就是他最好的註腳，最顯明的實證。參加的同志有三千多人，外國的還不算，皆能冒險犯難，置死生於不顧，予敵人致命的打擊。羅先生感召力之大，由此可見，青年人對其由衷的崇敬，人民則以民族英雄視之。

敵偽爲破壞這些有組織的重慶分子，動員了全部的警憲，特工人員，其特務機關，並耗偽幣數百萬元，進行偵察，反間，滲透，破壞。民國三十四年我方在黨務半公開階段，敵偽警憲聯合發動了「五二三」事件，逮捕了負責人及多數首要分子，但未能破壞我組織全部，未被捕的同志仍繼續與敵人鬥爭不已。勝利後各地黨部由地下轉爲地上。負責人及工作的諸同志，一方面忙於爲支援中央派員接收作準備工作，及研擬東北重建的詳密計劃；一方面要與蘇俄佔領軍周旋。一方面要組織民衆武力，與土共戰鬥。地下同志決無一人想乘機取得一官半職。如第二負責人張寶慈，勝利後只做瀋陽市黨部主任委員與瀋陽市參議會議長。第三負責人高士嘉，督導員趙岳山，呂文毓，吳尹生……及工作力最強的省方諸同志，均未做官。更有的同志以爲宿志已遂，國土重光，能重返家園，於願已足，此外又復何求。吾人抗日報國，乃出於至誠，動機純潔，倘涉及名利一念之私，即有違初衷，殊嫌卑鄙齷齪。

羅先生一向重理性的剖析，不輕易感情用事，與人相處，看似冷淡，嚴肅，但其內心極爲熱情，能濟人之急，蘇人之困，解決人的難題，不尚虛禮浮言，注重實際，克己厚人，極重恕道，凡與其道義論交患難相共者，皆生死不渝。與他識後交疏者，輒以其冷面嚴詞，而有所誤解，殊不知他是一個極熱情，極真誠的人，交久便知。

人每私相譏曰：「羅先生有組織長才，而未見用於當道，爲國失才惜；其久居中部，過半隱居的生活，懷才不用，爲其失時惜。」詎知，造時勢者未必爲時勢所造，馴驥脫轡，鴻鵠高翔，自養其浩然之氣，充塞兩大，豈在乎用與不用，識與不識，能不深負於己足矣。

陽山蒼蒼，淡水湯湯，英靈有託，在國之疆。先生龍隱海天離吾人而去，其精神志節，永遠活在我們心頭，至於永久，永久……。

煙塵往事

張鴻學

——敬悼大愚先生

憂國、感時、悼亡友、念故人，是中老年人的生活中，最悲痛、淒苦、哀傷、辛酸的事。在年輕時不覺得有這些情感上的負擔，同志好友雖然犧牲了，只要他是爲國家而獻出了個人的生命，就能抑止悲痛；更能堅定自己的闢志，做到「化悲憤爲力量」，必與敵人硬拼到死方休。而今年齡老大，身處異鄉，這二十多年來，雖然生活安定，物質上不虞匱乏，「但悲不見九州同」，在心情上却剪不斷理還亂，產生出一種無形的壓力，且苦痛與日俱增。我想凡是與我年齡相若的人，都有同感吧！何況一位在過去負有重責大任的愛國革命者，他所領導的組織解體了，與他共生死的同志很多犧牲了，尤其很多很多陷身大陸生死莫卜，他空餘回憶，埋藏在內心深處的只有爲同志的血債而負疚。「我永遠不要做對不起他們的事！」這是一句多麼深沉而痛心的話啊！他從有爲轉到有守，更何堪將個人困在精神的樊籠裏。他不死在壓榨同胞的日本人手裏，他不死在入侵東北的赤俄手裏，他不死在禍國殃民的共匪手裏，竟死在因精神上不得解脫，拼命吸煙所引起的肺癌上。悲夫！蒼天！爲何要這樣對待一個愛國者？

羅大愚！羅大愚！在臺灣的東北同鄉都知道有個羅大愚，但了解羅大愚的能有幾人？我與他生死與共相處了三十多年，我又能了解他多少？今天我寫這篇追悼文，我心中的悲痛又有誰能了解？今以我個人與他相交往，親身所經歷的，將他的對人，處事，工作的態度，對黨之誠，謀國之忠，略舉事實，簡述於後，也許能幫助願意了解他的人於萬一吧！

民國二十九年春，我的小學老師賈桂林先生，在日本派我回東北參加工作。叫我見魏中誠先生，工作由他領導指派。回國後在長春搭上了線，參加工作一年之久，三十年春回瀋陽才見到魏先生。三月中旬的一個上午，寶慈陪同一位身材高大、略彎着背，寬額、長臉、大下巴、留着鬍鬚，掛了一副寬邊眼鏡，戴禮帽、穿長袍、圍着一條圍巾，不紳不商的半大老頭來了。經寶慈介紹：「這位就是負責人魏中誠先生。」他緊握着我的手，面帶笑容。父親也在客廳，看我來了朋友，寒暄幾句就躲出去了。我們坐下來，魏先生解下圍巾，對我笑着說：「哈！我很早就想見你談談，寶兄已將你詳情介紹過了。我們熱烈歡迎你參加這偉大的抗日救國工作。我們堅信抗戰必勝。我們要以堅忍不拔的精神，必死的決心，來完成我們的工作。我們要爭取時間，研究工作方法來與敵人展開鬥爭。我們只是一個抗日救國的工作者，我們必須消除什麼民族英雄的觀念，我們是為救國工作而工作，我們不要有英雄思想。我們需要的是工作者，我們唯一的目的就是完成工作，達成我們救國的任務。……」他分析敵我情勢，世界大勢；講解必勝的信念，工作者的態度，黨的紀律。他分析得絲絲入扣，講解得條理分明。他是賈先生的好友，從那次談話起，我默默中也即以師禮接待魏先生。以後雖常見面，對我即不再有長談。有時對別的同志談話，我參加坐在一旁聽講。他交代工作，不厭其詳，一而再，再而三，直到聽的人完全了解為止，此種熱忱令人心折。來臺後，在臺中我倆有數不清次數的徹夜長談。談個人，談家庭，談社會，談黨，談國家，談世界大勢，談古今，海濶天空地談。往往忘了時間，有多少次都是天快亮了，我才告辭回家。記得有一次，我們在臺南士嘉兄家中給他過生日，晚飯後，士嘉、岳山、一正和我一直陪他談到天亮。大家先談出版刊物，再談岳山的「浪浪遼河」初稿，隨後又談到國家民族。羅先生下結論說：「中華民族唯一的特質就是她的堅韌性。每遇外族入侵或受暴政統治，當時雖遭遺蹂躪、屠殺；似無反抗能力，甚至忍受多少年屈辱，但最後暴政統治者必亡。一旦中華民族舉起反抗大旗，暴政統治者其亡之速，其敗之慘，在歷史上層見不鮮。而中華民族有史以來一直在追求的是建設一個富強康樂的國家，也就是現代的福利、民主、自由的國家。」平常他似乎訥於言詞，很少與人交談。但他對同志好友，常是推心置腹同你暢談，他更不客氣地當面指摘你的過錯，他也費盡心思為你解決難題。他不但是我們的領導人，也是我們的良師益友。在臺灣只有他能不客氣地責備我，規勸我。當我的長女過世時，他由臺中趕來，帶錢叫我收下，我告訴

他孩子的公保給付已夠埋葬之費，他在車中握着我的手失聲地哭了，說：「難道羅伯伯的錢也不能要嗎？」羅先生在瀋陽爲死難的同志痛哭過；五二三廿週年紀念日落過心酸的眼淚，像這樣爲一晚輩之死失聲而哭，我還是第一次見到。

從我與他第一次見面起，在我的印象裏，他是只有工作，工作，工作。（張寶慈、高士嘉、呂文毓，他們全是一個類型的人物。）吸收同志，連絡接頭，開闢工作場所，訓練新進同志，閱讀小組報告……他無不躬親參與。他熱愛同志，信任同志。他對每一件事，那怕很細微，都是全心全意地做。他每天工作至深夜，藉香煙支持他的精神和體力。他吸煙是一支接一支地吸，這是他的致命傷。他無時不在爲工作用腦筋，他盤算着一切可能發生的情況。人們會問羅大愚究竟做了些什麼？就我個人所知，將他的工作展布情形，略述如下：

二十八年九月羅大愚奉派爲遼寧省黨務專員，二十九年一月返抵現地展開工作。二十九年一月保薦賈桂林爲東北留日青年黨務專員，七月分別保薦唐公孚、王鴻恩爲吉黑兩省黨務專員。以後唐王二專員被捕，再保薦呂文毓、趙岳山分任吉黑二省專員。又陸續保薦何正卓爲哈爾濱市黨務專員，王宏文爲長春市黨務專員。

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日寇偷襲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敵僞於十二月三十日在東北發動大規模檢舉，造成所謂一二三〇事件。黨專工作遭受波及，受創甚鉅，惟工作迄未停頓。至三十一年五月，遼寧省方面之工作展布已規模大備。羅先生將遼寧省劃分爲瀋陽、錦州、大連、安東、通化、四平街、洮南等七區。並將鞍山、撫順、本溪湖劃爲三個工業區。各區派指導員一人，幹事一人，助理一人。當時每區至少有三個小組，（三人爲一小組，每個小組成員必須發展一個小組，如此類推，）最多者爲瀋陽市，已發展小組二十個以上。

三十二年七月一日制頒東北地下工作計劃大綱（同志習稱八綱十二部）。十一月羅先生奉派兼任遼寧省黨部書記長。三十三年一月專員機構改組，裁撤各區之黨務指導員，在專員之下設黨務委員六人，組成黨務委員會。區劃依舊道制分爲第一區遼瀋道，第二區東邊道，第三區洮昌道。各區設督導員一人，幹事一人，助理一人。各縣及重要都市設支部，其規模相當於縣市黨部。各支部設書記長一人，執行委員三人至五人。在遼寧省共有六十二個支部。瀋陽一市已發

展了有四十多個小組。各小組所屬的同志包括了農、工、商、學、兵各界人士，以及偽滿的官、公、吏、軍警。羅大愚先生自從二十九年一月返抵東北，工作開展之迅速，實非一般人所能想像。一二三〇事件，敵偽已自被捕之本黨同志口中窺知黨專工作之端倪，極爲震驚。曾懸賞偽幣五萬元（當時偽幣與日幣等值。）捉拿羅大愚、張寶慈、高士嘉。並在瀋陽八門八關，由警務人員大量翻印三人照片，守候查對。三十四年復將賞額提高爲十萬元。日偽在當時確已澈底摧毀了共產黨，未想到只在三年半的時間，國民黨却在它特務組織嚴密監視之下壯大起來。光復後的統計「三十四年十月十五日的統計」，東北全境已有中國國民黨黨員四四四〇二人。光復當時各縣市紛紛成立黨部，懸掛黨國旗。蘇軍進入東北，認爲中央已接收了各縣市而提出抗議。最使同志痛心的莫過於中樞怕刺激蘇軍，命令停止東北黨務活動，羅先生含淚做此項宣佈，各地同志只好停止了公開活動，紛紛轉入地下。各縣市的老百姓失去中心，莫知適從。蘇軍立即在各地扶植匪黨，冀北原來沒有共產黨活動，一夜之間竟成了匪黨的天下。羅先生第一次從長春撤退時，召集同志開會，悲憤地說：「游擊，當土匪，我也要同赤俄共匪幹到底！」當他離開長春時，什麼都沒有帶，他只背了一架收報機，回到了瀋陽。

人們全知道羅大愚是抗日時代的人物，又有誰知道他與赤俄共匪的鬭爭與犧牲，遠超過對日偽的鬭爭與犧牲，何止千百倍！抗日時期死難的黨專同志不過數百人，而對俄匪的鬭爭，自三十四年九月蘇軍入侵東北，到中央正式接收，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竟也犧牲了數百名同志。當時各地幾乎每天都有同志被難的報告。羅先生指示各地同志，會同地方維持治安的人士，約見蘇軍主管，要求保護中國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但是那些禽獸們完全是征服者的姿態，說是軍管時期不接受任何請願。實際上他們放縱士兵姦淫擄掠，無惡不作。當時蘇軍在車站，在大街小巷，在公共場所，幾乎是任何地點，任何時間，隨意姦淫我婦女同胞。拋頭顱，灑熱血的地下同志能忍住這口氣嗎？任憑羅先生勸告大家忍辱負重，仍無法制止同志制裁萬惡蘇軍的行動。瀋陽市有一部分同志對蘇軍的懲處辦法是姦污中國婦女者死！被打死的蘇軍像條死狗。好在蘇軍軍紀蕩然，士兵被打死了，也無人過問。隨後蘇軍拆運東北各大工廠的機械，我們也曾提出抗議。（多麼可笑的抗議！）只好拍下照片，呈報中央請示辦法。這是勝利嗎？這是中華民國犧牲千萬同胞血肉所換來的勝利嗎？對於這事，中國熱血沸騰的青年愛國者能不反抗嗎？去了日本狼，來了赤色熊！羅大愚在瀋陽召集同志開會時說：

「我們對日抗戰告一段落了，勢必又要肩負起抗俄的重擔。」馬木樵立即喊出了：「父抗日，子抗俄，百年大計！」的口號。我們這羣人，義不容辭地自動地又肩負起反共抗俄的任務。「我們這一代不能完成，下一代也必得繼續這艱鉅的任務。子子孫孫世世代代，中華民族對任何暴政侵略者必反抗到底；爭取最後的勝利。」同志們又以血肉之軀，向赤俄共匪展開了鬭爭。但是隨之而來的是中蘇友好條約的簽訂，這不僅是啼笑皆非，而是欲哭無淚了。

羅先生曾一再向中央請求，希望能承認東北青年在日偽時期所受教育的學歷，同所擔任偽職的職歷。因為這些青年並不是漢奸走狗，而只是一羣受壓迫的青年。但是「奴化教育」這一個名詞，像是一把鋒利的刀，刺傷了東北青年的心。他們遭到了亡國之痛，而又為此惡名所辱。我們這一羣工作者，從張寶慈、高士嘉起，到年紀最輕的朴維廣、史惟亮止，全是受的「奴化教育」。但不知奴化了我們什麼？東北這一代青年被「奴化」應由誰負責呢？光復當時，同志們在各地學校展開了青年工作，青年們百分之百地擁護蔣委員長，擁護中央。「奴化」這個要命的口號一到東北，頓使東青年徘徊瞻顧，變成迷途羔羊，像是失去母親的孤兒。共匪趁機不費吹灰之力，就網羅了數以百萬計的奴化青年。羅先生不得已退而求其次，想盡辦法請求中央，允許青年的工作同志進入大專院校，繼續完成他們的學業；有百餘同志放下工作，進入了東北大學。

羅先生從三十三年初起，就向偽滿軍着手建立組織關係。就我個人所知，三十三年八、九月已在偽滿軍校、各軍管區、各部隊、各保安隊，打入同志展開活動。當時偽軍政部大臣邢士廉是李德滋的岳父，由德滋說服，表示一旦中央有軍事行動，立即發動偽軍投誠。惜蘇軍入侵，邢首遭逮捕。光復後宣撫的武裝部隊，有偽滿鐵石部隊、偽第二十六兵工廠、偽騎兵二十一團、偽步兵第七旅等共有四十多個部隊。其中偽步兵第七旅為王家善部，地下時期即與黨專有密切連繫。另有韓國光復軍，參謀長即為後來出任國務總理的丁一權。雖多數被蘇軍繳械，但部隊仍保留番號未被解散。羅大愚向中央請示，希望暫時收編，以維地方武力。按日偽早已澈底肅清了東北境內的共匪，光復當時可以說東北並無匪軍。三十四年十一月左右，李匪運昌是由熱河青龍竄入的第一支匪軍，其所部進入瀋陽者約千人，揀着鍋碗瓢盆柴米油鹽，服裝被褥，步履蹣跚，十個人才有一支槍。齊覺生說：「如果派我去，領着二百武裝同志就完全解決啦！」寶慈沒有答

應，怕引起蘇軍的干涉。羅先生看清反正的偽軍一旦被解散，必造成地方上治安的真空，再三請示中央保留。後來林彪不旋踵間在東北坐大，號稱百萬大軍，就是這批我們不收編的偽軍及地方上的團隊。而武器則全由蘇軍繳械自日本關東軍轉供而來。

羅先生不論處理任何事務，都是一絲不苟的；他承諾的事情一定給你辦到；否則寧肯得罪你，他也不會答應。在瀋陽辦理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我爲大華兄簽署，羅先生却答應了另外的人。他知道我爲大華兄簽署，立時找鼎衡、德滋、承謨等，先說服了他們，最後找我。我不答應。羅先生大發脾氣，喊叫着說：「維漢！今天我羅大愚求到你了！我們不談工作關係，我私人求你，你也不答應？今天你有辦法了！我們還講什麼生死與共，就這點小事我全求不動？」他拍着桌子，站起來，又坐下，也不允許我講話。我說我不堅持我的意見了，他還是說不行，必須簽署的同志全由我負責，少一票唯我是問。吵了一陣，我全答應了，氣得我頭昏腦脹。第二天又將我找去，羅先生見着我就哈哈大笑，問我的氣消了沒有？鼎衡、德滋全在座，兩人面現得意之色，原來是這兩個鬼東西的獻策，用高壓法，採速戰速決的策略逼我就範。此是一例。在東北選舉競爭中，羅先生逼迫着同志退讓。當時我們有力量，能選出更多的同志。羅先生爲黨，爲配合地方選舉，硬將有利的選區讓出。而今又有誰能了解羅大愚那種恢宏的氣度？當時地方上還有些人士不諒解他，而同志們又何嘗都能了解他的苦心？

悼念生死與共的師友，心情的悲痛，情緒的激動，自己實無法加以控制。我不必對他頌揚，我寫的全是事實。大愚先生如仍在世，可能不允許我寫這些事。因爲他只願意談對日的一段工作，他認爲那是他一手創造的工作。從蘇軍入侵，到他離開東北，這一段與俄匪激烈競爭的工作，犧牲之重遠超過對日偽的工作；他最感悲痛與憤慨的也是這一段工作。他爲什麼閉口不談呢？因這裏面牽連着不少人與事。今大愚先生墓木雖尚未拱，但他的功績應可蓋棺論定了。他是堅強的革命工作領導者，他是忠誠的國民黨人，熱烈的愛國者。他不想做英雄，同志從未把他偶像化，當做英雄看待，但是他的言與行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的確是一位英雄，則是不爭的事實。

六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寫於臺北

懷念羅大愚先生

陳 衡

羅大愚先生以最好之留日學歷，從事抗日工作，不爲利誘，不爲勢屈，更不爲艱險而退縮，在東北淪陷區和日寇搏鬥，追隨政府，輿贊中樞，積勞成疾，長辭人世！緬思其功在國家，人格完美，堪爲青年模範，爲同中青年乃書此文，並誌余對羅先生懷念與悲痛之心情。

大愚先生爲遼寧省遼陽人也，身軀魁偉，秉性誠摯，處事公正，志行高潔，爲人樂道。當九一八後，日人在東北橫行霸道，洗村殺舍，怵目驚心，遂毅然有澄清家國之大志。於是化裝間道入關，先後進入輔仁大學、中國大學研究經濟。與流亡平津之東北愛國青年交遊日繁，立志益堅，乃在二十四年八月在北平加入中國國民黨，曾二度赴日留學，主修財政。自二十三至二十七年留居四年之久，奔走於東京、京都、廣島、北海道、九州之間，展佈工作，且遠及韓國，以期與東北組織，互爲聲援。二十七年春返抵瀋陽，積極建立工作據點後，即兼程趕往陪都重慶請命。總裁蔣公特准參加中央訓練團黨政高級班受訓，迭蒙召見，諭令返回東北工作。奉派爲黨務專員，負責推動東北抗建黨務工作。乃於二十八年趕返瀋陽，積極展開錦州、四平、長春、吉林、旅大、安東、哈爾濱、牡丹江、佳木斯、齊齊哈爾等地工作。因留日同志陸續返國，而東北現地青年，反滿抗日情緒又極爲高昂，故工作順利發展。三十年十二月八日晨，日人偷襲珍珠港，爲鞏固其「後方基地」發動所謂「一二三〇事件」，大量搜捕黨人，專員機構留日及東北各地之同志，遭受波及，

有若干優秀同志被捕死於非刑。歷經辛苦，慘淡經營之電臺，與洛陽僅通報數次，即被迫停止收發工作，與中央之連繫，完全斷絕。唯賴各同志毀家紓難，義務捐獻，方使工作照常積極進行。民國三十三年又發生「三省黨部事件」。專員在瀋陽之總部，受敵僞注意，株連堪虞，先生遂決定遷往長春，深入敵僞心臟，作堅苦卓絕，冒險犯難之鬭爭。三十四年春，德國投降，先生以為勝利在望，遂將工作推進至半公開階段，然敵僞以德國投降，竟激發獸性，大事蠢動，又在東北全境，乃以專員機構為主要對象瘋狂的發動了「五二三事件」，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先生在長春終於蒙難。同時第二負責人亦在瀋陽遭敵警逮捕，重要幹部及同志紛紛陷入警網與偵騎之下，幸有第三負責人逃離長春，重返瀋陽，聯繫劫餘同志，苦撐危局，歷盡艱險，直到勝利。

自二十八年至三十四年，前後六年，先生從未離開現地一步，亦從未停止工作一日，縱使被捕入獄，仍在進行「獄中工作」，研判案情，營救同志。觀其五二三蒙難紀念歌，忠於黨國，勤於工作，當為青年楷模。（以國父紀念歌為譜）

五月二三，黨人蒙難，蒙難苦如飴！
嘗盡了辛酸，受遍了嚴刑，發揚了民族正氣。

患難相助，生死與俱，大家親愛精誠，難中倍加淬礪！

生存一日，奮鬥一日，抗敵莫休止！

激勵我同志，整編我組織，補充我戰鬥實力。

獄中工作，積極開闢，大家再接再厲，爭取最後勝利！

黑水白山，久遭塗炭，收復事業鉅！

武裝的流血，秘密的鬭爭，十餘年前仆後繼。

打破枷鎖，拿起武器，大家奮勇殺敵，重見青天白日！

當三十三年十月，因幹部工作發生破綻，瀋陽專員總部，早爲敵人監視，危機四伏，爲自己計應脫身遠去後方，但先生堅定不移，從不退却，在與敵人短兵相接，驚險萬狀的情況下，終於以先生之熱誠、勇敢、機警和才能，使原已註定的大失敗，化險爲夷，轉危爲安。選把總部遷往偽滿首都長春，敵人警憲實力雄厚，而且日人所佔的比例爲大，不適用於工作發展及組織掩護，原已瞭然，這正所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出奇制勝」的妙計。一陣緊張過後，反而輕鬆的在火車上和同志吟詩，真是英雄的本色，忠黨愛國的心聲！原句云：

(一)

瀋水遭圍困，轉危談笑間；

一謀驚敵膽，何必用刀鏢。

(二)

塞上秋風起，披星靖虜塵；

河山原我有，策馬入長春。

先生對黨國忠貞，對同志愛護，始終不能忘情地下工作每個地區、每個同志的成就與犧牲，每次事件、每次作戰的艱苦奮鬥。他說：「東北抗敵工作一段坦純無私忠勇奮鬥的志行，在我等悠久生命史中，亦可謂爲任何後日之成就與榮譽，均不足與之相提並論。」又說：「當時我們的伙伴，爲了抗日，爲了反共，有許多人爲國捐軀，他們都是在二、三十歲寶貴的青年時代，慷慨赴義，壯烈犧牲。他們的血像花一般的燦爛，像寶石一樣的光輝，我永遠不要做對不起他們的事。」來臺後他曾寫沁園春——懷念昔年志友——一闕：

玉砌雕欄，故國青山，空懷悵望。念昔時烈士，死生好友，皆繁荒草，欲斷人腸。落日孤城，哀鳴寒角，此恨於今如水長。最難禁，有天涯遊子，廿載流亡。

猶思共赴疆場，盡都是翩翩少年郎。憤島夷肆虐，朱毛逞暴，關東兒女，豈懼強梁。慷慨成仁，從容就義，大節曾爲民族光。吾何願？老兵不死，重整戎裝。

如此沉痛心情，形成心理上重大負擔，又因在獄中受到日人殘酷嚴刑的摧殘，使健康受到極大侵害，遂於民國六十二年五月十日竟在臺北榮民醫院與世長辭，享壽六十有四歲。

噩耗傳來，使我悲痛萬分，翹首雲天，不知所措，連一付晚聯，或慰問嫂夫人的信都未能寫，僅以微薄奠儀，以表萬分尊崇之赤誠。蒼天何忍，竟使我們患難與共，生死與俱的東北淪陷區黨務專員，在此烽火漫天，匪氛未靖的時候離開我們。淒風苦雨，倍增追思。呼天搶地，悲慟何極？先生蓋棺論定，豐功偉業，完美人格，應名垂青史，精神永遠不死，先生雖解除人間徭役，魂歸天國，但又何忍捨我等而去耶？錦繡河山，正待光復，當年東北淪陷區吸收之大專同志，而今已成爲大陸上與共匪搏鬥最難得的人力資源，自今以後，有誰去號召去領導耶？萬惡倭奴，背恩負義，世局險惡，國步艱難，更需要千千萬萬和先生一樣奮鬥的人士，挽狂瀾於既倒，支大廈於將傾。駕長車，踏破倭奴京闕，消滅匪禍，光復大陸，當爲一快！先生此時逝世，痛國失良才，悲我失志友，益令人迷失方向無法承受也。有淚盈眶，有語難訴？惟願厚殖國力，完成遺志，以慰先生在天之靈。遙望窗外，天昏地暗，細雨綿綿，小風呼呼，似乎天哭人號，如助余之悲傷。

（本文曾刊大同青年第三期——六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悼念領導人羅大愚先生

張 矩

「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這是我們革命黨中傳誦最多的聯句。羅先生就時常爲我們講解這些道理，他常說：文天祥說的「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意指吾人都有正氣，但必須要集義所生，所以要養而致之。古今的英雄豪傑雖衆，但完人不多。其如被稱爲賢君良臣、名將、及志士、仁人者，距離「完人」尙甚遙遠，因其生平難免微有瑕疵，故吾人欲求作一「完人」，實非易事。

羅先生大愚，他在我們的心目中，可以說是個完人，我們只看到他不怕犧牲一切，爲國家民族而奮鬥，不顧自己的生命，冒險犯難，與敵人週旋到底。九一八事變，他以青年學生開始，起而抗敵，由日本本土發展組織，進而在東北各地建立據點，無論在任何艱困之環境中，依然是百折不回，愈挫愈堅，從未看見過他憂心忡忡，沮喪氣餒。也從未見過他對任何事或人，有過牢騷怨言。他說過：「同志的錯失就是我自己的錯失，一切的責任當由我自己來負。」

羅先生做事膽大心細，思想縝密，在地下工作期間，凡事不憚再三研考叮囑，反覆說明，常將交下之命令或公事，要求同志覆述一遍，如有遺漏，再加補充，然後方允許開始工作。其謹慎的態度，可想而知。他勇敢機警，足智多謀，判斷力強，喜歡說遠話，不喜歡說大話。凡事力求樸實，善加分析。常說：「準備工作重於一切，沒有充分的準備，不能有圓滿的結果。遇事應將人、事、物、地、時一一研討，缺一不可，地下工作不比尋常，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小的失誤可以鑄成大的失敗，必須養成仔細小心的習慣。」

他能在發生危險情況下，表現出鎮靜工夫，照常指示工作，安慰同志，如何應變，如何處理，務使轉危爲安，化險爲夷。真可謂泰山崩於前而心不驚。他說：「這是地下工作中的正常工作，應該不驚不擾，舉措有度，視應變爲戰鬥，求必勝於瞬間，方不失革命黨員之精神。」

羅先生於民國三十四年五月廿三日，在長春被敵偽逮捕入獄，當時他的一家三口同時蒙難，但是分監拘留。我也因同案被捕，第一天被送進偽首都警察廳的獄中，首先便看到了羅太太（劉郁中姊）。身着淡色布衣，懷中抱着羅立達（羅先生的長子，當時只有三歲），不禁令人心酸，但是我始終未曾看到過羅太太掉一滴眼淚。過了數日當我被移轉至另一棟二樓監房時，恰巧與羅先生隔鄰而居，得以見到羅先生在獄中之精神生活。真是不屈不撓，毫無畏縮，反而精神煥發，談笑自若。他說在獄中，可以多休息了。有一天他要求日本特高科科長談話，曾以大義曉諭敵特。他說：「日本如尊重國際法，應視吾等爲政治犯，應遵守日內瓦條約，不可隨意侮辱、毒打我們的同志……。」又一次他對日本特務說：「我是負責的領導人，現在我在獄中，一切仍可由我負責，我比他們知道的多，不需嚴刑逼問我的同志，你們要問什麼問我好了。」

最使敵特莫可奈何的是羅先生在獄中展開了工作，同志們在日寇那樣兇殘的酷刑中煎熬，但是都能甘之如飴，樂觀奮鬥，擬定了獄中工作綱要，包括宣傳，吸收獄友以及組織訓練等；有時傳達應付審訊之技巧，有時報導國際新聞（包括人人關心之戰況等），此種消息來源得自監獄外幸免於難的同志。五二三蒙難紀念歌就是當時在長春監獄中蒙難同志羅先生、趙岳山、張一正、李芹等同志所完成。用總理紀念歌舊譜，人人皆能吟唱，既可鼓舞士氣，又可以振作精神。效記第二段歌詞如後：

生存一日、奮鬥一日，抗敵莫休止！

激勵我同志，整編我組織，補充我戰鬥實力。

獄中工作，積極開闢，大家再接再勵，爭取最後勝利！

在獄中仍未停止工作，可謂士氣如虹，堅強至極！如無「養天地正氣」之功，何能致此？

某日在獄中，羅先生將畫圖用之長木尺夾小紙條一張，從窗外遞進，我打開一看，原來是羅先生作的五言詩一首，大意如下：

「頭顱何足惜，志士氣如山，敵寇覆亡日，九泉含笑顏。」

末書士賢（我的化名）同志指正。我當時很受感動，生何所冀？死何足惜？吾人早將生死置諸度外，但期敵寇早日覆滅，故士重光，同胞得解倒懸，即可含笑於九泉矣。閱畢將它塞入棉襖之衣縫中，藏至當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投降之前一日）被救脫險，我拿出來給他看，並請他收藏，作為蒙難之紀念。

羅先生，自從我們追隨他流血奮鬥，迄今已數十春秋，他不但是我們革命的領導人，也是我們的良師益友。現在他離我們而去了，使我們茫然若有所失，但他永遠活在我們的心頭，我們永遠在思念他。他曾經說他是一個平常的人，但我們認為他是完人，是一個超人，他的偉大崇高不是用筆墨可以形容的。

追念大愚先生

高魁舉

遠在民國卅四年春，由於五二三事件我被日警逮捕，收押於偽滿通化市警察局拘留所。有一天問案的日警佐佐木手指着一張身穿便服一寸半身的青年人像片，問我：「這人你看見過沒有？」即答：「沒有。」又問：「你認識羅慶春嗎？」答：「不認識。」再問：「你認識魏中誠嗎？」答：「我也不認識。」後經告稱這就是羅慶春，也是魏中誠，再也沒有其它解說。當時把我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究竟羅慶春和魏中誠是什麼人？與我又有什麼關係？使我一直悶在心裏。到了由瀋陽監獄獲釋後，當時的省方督導員呂文毓同志來看我們，才說出了負責人就是大愚先生，本名羅慶春化名魏中誠，這時才恍然大悟，當時日警佐佐木所提示之照片就是大愚先生。我與羅先生可以說在照片上初次見面，真正碰頭是在卅四年冬，我由長春逃抵瀋陽，在小西邊門丁超的寓所，也就是當時的專員辦事處，由趙殿禮同志引見，得識羅先生的真面目。見面第一句話就問：「你從現地來，同共匪作戰犧牲多少人？其他的人，現在都安置在什麼地方了？」經我詳細說明後，當即指示今後特別要注意避免犧牲，並著人給我拿出一大把蘇軍紙幣（當時的通貨）作為購置衣服及零用，囑我住在瀋陽市黨部內。以後又詳細打聽輯安同志的近況，告訴我暫時休息，聽候指示。他對人的態度，非常誠懇、熱烈、溫馨，有如手足兄弟，令人有甘願付出生命，恪遵指示之感。後於卅五年春再逃難到遼錦州市，此時大愚先生接任遼寧省府秘書長之職，將我介紹與鐵嶺市長李桂庭先生處，隨同前往負責接收工作，任教育科股長職務。有半年多未曾與先生見面。卅五年冬，以返鄉接收，路經四平市，時大愚先生主管遼北省黨務，晚間去看他，與我澈夜長談

，達三小時之久。一再囑我對同志要熱忱、包容、感召；對地方要熱心服務，爭取民衆信仰，爲未來選舉鋪路；對黨務要盡心發掘人才吸收同志，尤其對知識青年更要多培植；對接收的國軍要盡力協助，多取連繫；另外告訴辦黨務最要緊的是不要錢，要潔身自愛。簡直就像家長對子弟在遠行前夕，一再叮嚀，一再囑咐，那種鼓勵，那種慰藉，那種溫暖，雖然時值嚴冬有如春風拂面，溫情流入心坎一般。卅六年春由於輯安撤退，又到了瀋陽，這時東北局勢逆轉，各處逃亡的同志都集中瀋陽，大愚先生每天都是爲安置同志而奔忙。

卅六年冬我在撫順瓢屯拉煤維生，舊年已過，嚴冬將逝，冰雪也要融解了，用雪攪拉煤維生之策已是行不通了。正在無可奈何之際，忽接先生來函，囑去瀋陽寓所有事相商，當時因爲一日不拉煤，次日的包米麵和豆腐錢就無出處，再加上幼稚的心理，即刻作覆：「沒有路費不能來瀋陽。」不料三天之後，先生著仙石（王樹風）同志，持款來看我，並說明代爲進行瀋市國民學校校長之職，囑即到瀋陽與教育局長姚彭齡同志晤面。我有路費也有了工作，便隨仙石同去瀋陽。見到先生後，第一句話：就問「拉煤很苦吧！」接着就說：「彭齡兄已答應了，隨仙石去見面，聽候命令可也。」三月間接到命令，做了小學校長，因爲事忙未能常去看羅先生。一直到卅八年，服務軍中來臺，趕到臺中拜候，那時羅府是住在中市忠孝三巷，見面時那種親切熱誠之情，使我感激流淚。寒喧後吃飯，在宴席上作澈夜長談，他爲我分析國內外局勢，將來反攻大陸問題。囑我在軍中，要以我們從事地工的精神去服務，要嚴守軍紀負責盡職，充實自己，磨練自己，以備未來之需。一直到四十三年離開軍職，居於中部，雖不能說每週見面，幾乎每月總有一兩次聚首。當我由東勢搬來中市定居後，幾乎每日，最多不過三日即得晤面，一直到羅府遷居北市，在這段時間裏他告訴了我怎樣做人，更告訴了我怎樣處事，真是以兄長之親情時刻關懷我。譬如有一天，他對我講：「你那麼多的孩子，家裏要養幾隻雞，可生蛋又可吃肉，剩的飯作飼料，這不是又經濟又實惠嗎？」事雖微小，但是除非有深厚之親情，誰會管這些雞毛蒜皮的事呢？

我和大愚先生最後一次的談話是在去年（六十一）舊曆年底，因開國大年會去臺北，見面時我在內心裏就預感着先生的身體狀況已到了可慮的地步。那天好像是臘月二十幾了，家裏正在掃塵，一進門羅太太就告訴我說你大哥在中間的

臥室，進去談談吧！當我看到先生躺在在床上，守着痰盒，地上放着熱水的烤爐，門窗緊閉，不時咳嗽，再加上面色蒼白身體瘦弱的情形，使我心頭爲之一震，但是表面上仍能鎮靜地加以慰問。他說近來又感冒了，不時咳嗽、吐痰、怕風，吃東西極少。還說雖然這樣，但是精神很好，有人來談話一二小時也沒關係。沒人談話，躺着看書，困了就睡着了。我想過了年春暖之後就會康復的。然後我倆就談起私立學校情形，以及政府經濟政策，並勉我好好教書，逐漸改善家庭狀況，慢慢把孩子撫養長大，就可輕鬆一些了。又告訴我，處人不要犯「熱心病」，意指過分熱心幫忙別人，往往會令你失望，甚而傷害了友情。這就是「忠告而善道」之理，同時也是「痛毀極詆」之忌，我恐怕講話過多有害其休養，但先生一再表示「沒關係，我的精神很好」等語，好像是沒機會再做長談的樣子，我不覺心酸。當我離去時，曾和羅太太談到過年春暖時易地療養之事，可是這時我內心已預感先生不久人世矣！所以回到臺中以後，一再想設法抽出時間，到臺北去探望。終因開學，上課不能抽身。先生在榮民總醫院時，雖然去看過，但是他一直閉着眼睛，不講話，臨別時只有握着他的病手，含淚而去。

從我認識大愚先生，一直到他離世，他對我視同手足，我視先生爲親人。因爲他沒有一件事對不起死難的同志，他沒拿過一分一文不明之錢。尤其對同志一視同仁，沒有厚薄，同時也從未聽到背地批評過某同志的不好。就我所知，如認同志有差錯時，他是當面勸告，從不在背地裏說長道短。他的一生，冒大險，犯萬難，驚天動地的抗日工作，來臺後從未聽到他有怨尤之言，可以說是一位獻身革命不求名利的完人。而今先生與世長辭，他的言行，永爲楷模。我只有永久懷念着他，尤其是他所告訴我的話。

悼念羅先生也悼念舊日的老弟兄

任子謙

綿綿白山，滾滾遼河，生長着茂密的森林，和二望無際的草原。那兒是我們的故鄉家園，那兒有我們的親友故人，我們時時在懷念看它，我們都盼望着每一個朋友能夠在有生之年平安的回到昔日家園。可是天不假年，竟使巨星殞落，我們的負責人大愚先生竟棄我們而先去，在您固然是安息了，可是留給我們這些老弟兄們的却是無限的悲戚和惶惑。因為您是我們的情感中心，我們都是永遠繞在您身邊的一羣情逾手足的老弟兄們，您去了，要我們如何能夠止得住傷心的眼淚；因為您是我們的導師，唯有跟着您的指引我們才感受安全。可是您先去了，所留給我們的將要永遠遵循，我們要時時地追念着您，謹將過去片片段段的工作回憶記述於後，用以紀念羅先生。

瀋陽初見負責人

由於三十二年春，我在長春所領導的一個學生組織的活動，發生破綻，部份同志被敵偽警憲逮捕，株連到我，以致使掩護我的偽通信社記者工作，無法防身，當時由書記長寶慈兄從瀋陽給我帶來的命令是要我離開長春，避避風頭。於是我便去了吉林，暫時在吉林市公安局覓得一項掩護職業，認為一時可以安定，孰知敵偽對我已發出了通緝令，省方已接獲此項消息，因之不到二十天，又有命令給我，要我立刻遠離吉林，必須要到社會關係較少的地方暫去躲避。經過一番考慮後，才決定先去佳木斯避一避再說。於是，在四月中到了佳木斯。在那裏，一直閉歇了五個多月，每天早出晚

歸都是躲到松花江邊的岸坳裏去釣魚，那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是避免給人看到罷了。後來因為張光兄（雷殷，括弧內爲化名，下同）也以該事件之株連被捕入獄，省方由崇直兄帶來了消息，要我立刻趕到瀋陽去見負責人，當時我乍聽到了這個召喚，真使我興奮得不由自主的流出了眼淚。於是，我在九月初趕到了瀋陽，當天便在明德里謁見了負責人——他就是我們最崇敬的大表兄魏中誠先生。這是我第一次見到負責人，當時我並沒有膽怯害怕，雖然在我印象中他是有着無上威嚴地。可是見面後我直覺我所接觸到是光和熱，是深情，是厚愛；是一位良師，是一位摯友，所以我於興奮之餘更感到安慰。我清楚記得當時的情景，羅先生第一句話關心地問我說：「剛到嗎？有沒有吃過飯？」在我回答了以後，接着便說：「你會不會下棋？」我回答說：「會是會，可是不好。」他又說「那麼我們先下一盤再說。」於是，擺下了棋盤，開始對奕。當時我還以爲那是羅先生要和我較量棋藝呢。日後，我才領悟到，那是他對人關注的表現，因為他擔心我是長途跋涉剛由佳木斯歸來，而且又是驚弓之鳥，所以必須先使我安定下來，再慢慢地談工作，那一次實在給我的印像最深刻，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緊接着，開始和我談起了工作問題。首先向我說明因爲知道在安東的劉嶽傑兄（慰民）和在通化的王樹風兄（仙石）都是我的同學，希望我先去把他二人關係聯繫上。於是，我銜命即日動身，先後到過通化和安東，達成了任務之後，回到瀋陽，向羅先生做了報告。當晚，便又接受了新指示，命我到牡丹江、佳木斯地區去負責連絡工作。這也許是因爲我剛在佳木斯隱藏了一段時間，對地理環境比較熟悉的緣故。並立即指示工作，介紹資料，交代早日啓程，儘速展開工作，因爲我是一向對負責人的交代和組織的命令唯命是從的人，所以在翌日我便踏上了征途，銜命遠赴牡丹江，佳木斯地區負責工作去了。

受命赴邊道拓荒

當時，組織交代我首先要去聯繫的，一是牡丹江的孫廷齊同志（徐正心），一是佳木斯的孟憲光同志（莫淳）。當我首先到了牡丹江會晤到正心兄時，他因爲以前無人連絡的緣故，因而並未開展工作。自從與我聯繫之後，便積極展開

活動。由於正心之工作地位和他的卓越才智，未幾，他便介紹了李文德和盧志剛兩位很優秀的同志參加組織，奠定了牡丹江地區工作的基礎。省方爲了加強該地區工作，不久，又決定了在該地區成立牡丹江支部，它的工作地區範圍包括牡丹江市，寧安和穆稜等地方，並派正心同志爲書記長，而由李文德、石公僕、宋元武等同志輔佐之。及三十四年春，正心同志因受僞職之調動離牡轉濬，該支部工作則改由石公僕同志負責，一直到五二三事件發生爲止。該地區工作之開展雖未盡如理想，然其對後來之影響則頗爲深遠。

佳木斯地區，因爲莫淳同志早於三十二年春由瀋陽調職到佳木斯鐵路檢車段後，他便默默地物色工作同志。只是由於他乍到不久，未敢積極開展罷了。及經與我取得聯繫後，他很快地把早經物色好了的李諫非和李廣德二位同志正式介紹並宣誓參加了革命行列。佳木斯地區的工作於是積極展開，莫淳同志奠基的工作是功不可沒的。

其後未久，在該兩地區同志努力工作之下，很快地，接連着建立起四個支部和四個區分部。四個支部中，珠河支部由黃國材同志（正身）擔任書記長，負責領導工作，其工作範圍，包括鄰接的延壽，方正、通河等三縣。當時在珠河的李英武同志（編者按：卽五二三蒙難二十週年紀念文集「敦和里蓬蓬生輝」文中的歌新及「從頭說起」文中的英武。）在方正的王大庸同志，都是最出力的幹部，襄助正身同志推展工作。直到五二三事件發生，大部份同志被捕爲止，該支部一直奮勇直前的在工作着。

牡丹江支部的建立已見前述。佳木斯支部雖已建立，但因佳市工作比較複雜，並未派書記長，僅以各區分部書記爲委員，而以各區分部爲工作單位，個別聯繫而已。其下屬之區分部爲吉專一〇八區分部，由孟憲光同志任書記，其所發展的關係多爲鐵路員工；吉專一〇九區分部由李諫非同志任書記，其開展方向爲軍隊，有劉治德、段國榮、趙樹椿、柳青田多人參加工作；吉專一二〇區分部由張人天同志任書記，該區分部之成員均係哈爾濱農業大學畢業的同學們，有趙文華、孫耀先等數人，表現極爲出色。此外尚有一〇四區分部，設於方正地方，由王大庸同志任書記，兼轄通河地方工作，有劉彥清、崔熙文等同志共同工作。因大庸同志爲一從事教育工作人員，沈着穩健，在地方頗有影響力量，故其工作進展順利，貢獻甚大。另有富錦支部，包括綏濱、同江、寶清等縣，其範圍較廣，由劉治德同志擔任書記長，並由周坦、周

乃愚、李秉鏞、張介凡等同志分別負責連繫各縣工作，由於工作表現積極，工作基礎均極良好。

在上述工作關係之外，尚有田平遠同志很早就單獨遠在密山潛伏，本想和他取得連絡，可是由於敵偽定該地區為國境區，出入頗受限制，因而未果，然而和在哈爾濱的李正芴同志時有連絡，也就學習了我們工作方法。他曾介紹了回紹先和關明遠等軍人同志，均為光復後在密山地方推展工作的健將。

隨着工作的發展，鐵路工作同志日益增加，我們又開展了鐵路特別黨部牡丹江督導區的工作，由我同時負擔連絡的責任。這是由於當時代理該黨部主任委員的王大華兄和黨專工作密切配合的關係。尤其是因為莫淳同志是一位優秀而且工作積極的人，所以鐵路工作發展的速度快而範圍大，因此才有加強而特別分立的必要。

記憶最深的往事

一是孟憲光同志的夫人程文賓女士也是工作同志，他們本是新婚夫婦，而且孟同志當時是鐵路檢車段的副段長，以年輕人來說，工作職位和待遇已相當優越，尤其是夫妻和樂，家庭美滿，況且是宴爾新婚，在常人應該是貪歡求安，何必犧牲冒險！可是這對夫婦同志實在令人敬佩，值得永遠懷念。記得有一次爲了籌措一些工作費用，他們倆夫婦竟將結婚戒指和太太的新衣物都變賣光了。而他們毫不吝惜，他們並非富有，能如此犧牲小我之幸福，令人感佩。

其次是當我在長春時因爲奉命要設法取得偽政府的職員佩章一枚，當時有如大海撈針，不知從何處下手。但是事有湊巧，因爲當時和我同住的車銘甲老弟是偽馬政局的職員，他佩有該局徽章。我們交情深厚，情同手足，但他並非同志。我只好不告而取，拿了他的佩章，事後建議他趕快聲明遺失並申請補發。這樣既無害於他，我也達成了任務。這件事一直到了光復後，三十六年春在瀋陽巧遇到他時，談起往事，相與大笑，他並且感到非常高興和光榮哩。

再有一件是我最先獲得美國B29轟炸日本本土的消息，因爲敵偽對於這類不利的消息，一向是封鎖的，所以無法從新聞廣播方面獲悉。偏巧於美國首次轟炸日本的當時，我正由牡丹江搭夜快車去佳木斯，在同一車廂中乘客都是日本人，內有日本兵二人，唯獨我一個是中國人。可是由於我的裝束和我尚能應付得了的日本話的能力，他們或許誤把我當做

日本人了，也可能他們把我認做是親日份子，絕想不到我就是專任的抗日工作者，因而並不提防我。他們在臥舖車廂中高談闊論美國轟炸日本東京等地消息，我便在無意中，得到這項情報即刻途達羅先生處，因而也更增加了工作的決心和勝利在望的信念。

五二三 遷運與獄外逃亡

真如晴天霹靂般五二三事件的遷運突如其來的降到我們的身上。工作的氣勢正在蓬勃發展之中，竟遭到了致命的打擊。負責人在長春蒙難了，各地區的幹部同志也都相繼被捕。我們少數的漏網之魚，在社長士嘉兄所主持的一次會議裏，他對工作做了幾項重點指示——(一)暫停工作三個月。(二)不向關內撤退，各自利用社會關係以求掩護。(三)商定在瀋陽的連絡地點。並將他手中的偽幣每人分送幾百塊錢。之後，我便負起掩護崔景章兄(木樵)的責任，開始了獄外逃亡的生活。

當時，社長、岳嵐、田祥、木樵等我們幾個人，雖然見面了，我們所感到是形單勢孤，我們已經失去了主宰，因為我們的負責人已被捕入獄。我們空自悲傷，實在是無計可施，我們去營救負責人和所有的同志的成算不大，我們固然是身在獄外，決非幸運，在外面的逃亡之苦，可能遠比在監中的牢獄之災，還要深重呢。我記得我曾在一天之中連續到過四個地方，那裏的主人非常恐懼，爲了怕連累了他們，因而不能駐足，最後，終於在火車上過了一夜。還有一次，因爲褲子破了不能再穿，不得已到蓋平去找一位老同學，因爲他當時在法院做審判官(推事)環境很好，等我到他家見面後只說了一句話，他便進到小屋子裏面去，許久都未出來。我雖然有信心，知道他不會出賣我，因爲他和我有深厚的感情，只因爲他身體太壞，否則他早已參加我們的工作。可是在當時我仍然不無疑心。及至他出來，告訴我說：「你不必怕，我方才給你向佛爺祈願，你會安全的……」我才放下了忐忑的心，原來他是關心我而爲我求神問卜的。他又計劃要我和他一同到山上廟裏去躲避一下，他可以設法掩護我。可是因爲他之上山住廟原是爲了養病，我又何忍再給他增加精神負擔呢！總之，在獄外逃亡了兩個半月，實在是苦不堪言，恨不得自投羅網。然而我們瞭解，我們必須堅定，我們還有重大的

責任，在三個月後，我們還必須繼續奮鬥呢！

牡丹江佳木斯同志的悲慘遭遇

由於五二三事件是敵人對我們工作全面的打擊，牡、佳地區的同志也有二十餘人被捕，他們雖然身陷縲絏之中，飽受嚴刑的折磨。然而均能堅貞不移，對工作一無洩漏，始終也不屈服，其表現之英勇，使敵人爲之膽寒。孰料蘇聯的投機軍事行動開始，因牡、佳地區東北第一線，而蘇軍長驅直入，日軍不得不張皇撤退，遂罔顧人道，於三十四年八月十一日晨竟開啓監房門柵，而以亂槍亂刀射殺我們在獄中的同志，致使毫無抵抗能力的我同志，慘遭毒手，多數罹難，倖存者僅二人而已。像這樣慘絕人寰的瘋狂屠殺行爲，實在令人髮指，及今思之，猶令人痛恨填膺，廢饋難安，但不知此仇此恨何日得報！

謹恭錄牡佳兩地，遭日人屠殺的同志大名：

一、在佳木斯殉難有：孟憲光、李諫非、趙樹椿、周鳳祥、趙文華、孫耀先等六人。

二、在牡丹江殉難有：李文德、宗元武、盧志剛等三人。

倖存者二人爲張人天，身受兩槍未死；李廣德身受八槍未死，其所以倖存者，因敵人以為業已全死，遂將監房門上鎖而退去，因該監獄地處郊外，近無鄰舍，彼二人雖於甦醒後竭力呼喊求救，亦無人理會。最後是全憑他們的堅強求生信心，終於用手指將磚牆扒開，始得脫險。但李廣德同志因遭槍擊甚重，流血過多，爬行未遠，便以體力不支而昏迷，幸經路人發現救助，始得生還。其勇敢表現，永遠令人敬仰。

因五二三事件同志身陷囹圄者固甚多，八一五勝利却爲大多數人帶來了安全的保障，均能幸運的脫離危險，留下虎口餘生。獨牡、佳地區同志慘遭殺害，人數如此之衆，我將永遠自咎，也將永遠擦不乾我的傷心淚痕。

勝利後與羅先生一夕談

彷彿記得，那是三十六年的秋節前後的某一天晚上，在瀋陽市警察局旁的羅先生家裏，被羅先生留下談心。湊巧是，那天晚上停電，羅先生頗有悠閒之感的樣子，所以一談了起來，話就滔滔不絕地侃侃而談。我們由過去的工作談到當時局勢，更由當時的情況談到未來的展望，真可說是海闊天空，無所不談，我自信是對於事體也有見解，也有主張的人。因之我也曾向羅先生說出我的意見，甚至最初還堅持我自己的意見。可是他那天真是興緻好極了，蠟燭一支接一支點燃了下去，他不斷地提出他那高瞻遠矚的看法，並且詳細地分析其中道理給我聽。我雖然時而也提出我的意見與之辯論，但是最後我終於折服於羅先生的遠程理想和他的切中時宜的見識。他確實是高超而睿智，深遠而中肯，實在令吾輩永遠敬佩。我記得結論，他對我意見的批評是迂濶而遠離實際，由此一夕之得，我除牢牢記住他的啓示做爲我終生奉行的指針外，同時，對自己再也不敢輕易自負，而且更瞭解到應該勤加學習，多加奮勉，方不致落伍，甚至爲革命行列所摒棄。

永遠悼念羅先生，也永遠悼念舊日的老弟兄

羅先生！你是良師，你是益友，三十年相追隨，患難與共，如今你安息了，我們都是抑制不住地在傷感，在悲戚。可是我們知道你所期望於我們都不是這些；我們也知道，我們應該化傷感爲力量！我們必須要勇敢地踏着你的足跡向前邁進，向革命的前程衝過去。負責人，你安息了吧！我們將永遠悼念你，我們決不會辜負你的期望，我們一定要打回大陸去的，早日重建故鄉家園。以完成我們的宿望，也用以安慰你的在天之靈。

同時，不禁使我想起了當初的五人小組共同工作的老弟兄們，如今已凋謝得差不多了。最先是光復後不久，崇直便因地下工作時期的過勞成疾而逝世；其後是慰民身陷匪區，消息不明。能幸運的來到臺灣，原有王週辰（石軍）、張光（雷殷）和我三人。石軍於四十八年精神錯亂，到今天還住在病院裏，神智已難能復原，形同廢人。雷殷已以四十六歲的壯年於五十四年因患骨癌症而過世。現在只有我算是碩果僅存的可憐蟲，每憶當年一同工作，一同讀書做事的一幕一幕的情景，似猶在眼前，撫今追昔，唯心頭酸楚，熱淚盈眶而已！

任子謙記述於羅先生百日忌辰

「大愚精神」永在

林宗華

一位純潔的愛國主義者，革命勇者的風範，
他的志行，中國人將永恒崇敬與懷念。

——大愚先生百日忌辰紀念

五月廿三日，這一個使東北青年朋友永恒悲憤的日子，五十四年的五月廿三日，我們百餘朋友，曾在文化城臺中的師範附小的禮堂裏，舉行過紀念五二三廿週年，聆聽他紀念餐敘的致詞，大家滿眼熱淚，默默不語，聆聽他一句一淚的講詞。事隔八年的今天，還是那些朋友，手裏燃着一股線香，素車白馬，仍然滿眼熱淚，來到陽明山之陽新闢的墓園，而靈車裏面長眠不起的却是八年前致詞的大愚先生。當棺木覆蓋着黨旗抬運到墓地時，天朗氣晴、陽光普照，似乎是爲這一位中國的純潔愛國主義者的安息而驕傲。然而當棺木下葬於墓穴中時，上蒼却驟然的變了天，陰雲密布，降起了絲絲的細雨，又似乎是爲中國失去了一位愛國者而哭泣。這時候配合着送葬朋友們悲沉的「黑水白山，久遭塗炭……」打啞枷鎖、拿起武器，大家奮勇殺敵……」五二三蒙難紀念歌的歌聲，真是天人俱在憑弔這位偉大革命愛國主義者之逝

去。
從此黃土一杯，綠水青山，死就是這樣的簡單。人生自古誰無死，死是任何人不能逃避的人世的一種平衡。大愚先生之死，在他個人來看，兒女均已成人，對家庭已盡到了完全的責任；對國家民族來講，他已經盡到了最完美中國人的義務。然而大愚先生之死，因爲他熱愛國家的精神，並不因爲他形體的消逝，而化爲烏有。當日寇佔領東北時，多少人

被敵人脅迫利誘，多少人在龜縮逃避，他却奮勇而起，視死如歸，領導三千東北青年抗敵。他的浩然正氣，將永垂不朽，記憶在每位東北人的心坎裏。也就是每一位中國人，將以他的愛國志行爲榮，或者當異族侵凌壓迫時，還要獲得他愛國精神的鼓舞。

我們在臺北龍沙的朋友，起初只知道羅慶春的名字，光復後當岳山兄由瀋來龍沙主持黑專訓練後，方知道羅大愚就是羅慶春和魏中誠。在家鄉我因爲工作上的距離，嫩江省政府，景星、洮南等時代，很少有機緣與羅先生謀面，在瀋陽市工作時，羅先生又在四平，所以見面的機會也不多。在臺灣的臺中，五二三年紀念以後，因爲我在民興紗廠工作，却增加了我與他晤談的機會。有時在羅家談至深夜，有時三五友人和大愚先生在中市小酌。我發現了他不平凡的名字大愚，真是大智若愚，當之而無愧。他那慢條斯理的談論，和他那使人莞爾的幽默，細密的事理分析，洞徹的思考力和觀察力，至今思之，仍使我感佩不已。有一次他來電話給我，叫我去研究一點事，晚上我去了。他告訴我，「大家想辦一所工商專科學校，現在正由張高兩兄籌備，如果跑成了想征召你去當校長，因爲咱們朋友現在以你爲最適宜，先暫兼別放棄廠長工作，咱們朋友學技術的只有你，你以爲怎樣？」當時我說您如認爲要我應當去作的事，請您隨時指示。他說想以寶慈的化名「樹誠」爲校名，也算我們大家紀念寶慈和死難同志的一個紀念事業。後來這件事雖然沒有成功，我個人除了對他感激外，對他那懷念往昔朋友的心意，更使我感佩不已。

前年三月一日肇如一兄在臺中我家逝世時，對喪葬的辦理，大愚先生一項一項的非常仔細的指示。出殯那天一大早，他就跑到殯儀館，指導料理一切。當我和維廣學明及一些朋友們，送如一靈柩到火葬場起靈時，大愚先生又跑到我的耳旁，眼中含着淚水，告訴我：「我的胸部很痛，我不到火葬場去了。我內人替代我和你們一齊去。」羅太太和我們到火葬場，當如一棺木裝入爐爐，我和學明維廣三人跪地叩頭，說「肇大哥你要變成灰啦！」羅太太和我們都大哭一場，由這些事。我們可以體驗出來，大愚先生，對同志之關懷是如何之切了。當晚學明維廣宿在我家，我們研究羅先生的身體不對，胸部可能有問題。真是不幸而言中，結果他確是因肺癌而棄世。

以上小事不過是紀念大愚先生往事之一之二而已，在臺中的許多朋友晤談，常常談起大愚先生的行誼。綜合的評

價，大愚先生，寧靜致遠，淡泊明志，來臺朋友，無出其右者。他在庭院中澆花植樹，有人以為他在作寓公，消磨歲月，又誰人知道他精神上承受他人不克負荷的重大負擔呢？強作笑顏，又誰人知道他內心之沉重呢？甚至於還有人說，他不夠積極，對朋友照顧不夠，物在人亡，斯人已渺，如今已蓋棺論定，他那摯熱愛國主義的志行，讓歷史給他一個忠實的評價吧。

時光快速，大愚先生逝世瞬已百日，我以為他生前的那些官銜如主委、秘書長、代表、委員等等，均不足以顯彰他的志行，正如像他自己所說過的任何成就榮譽均不足與大愚先生當年領導的東北六年抗敵工作一段「純潔無私忠勇奮鬥愛國的志行」相提並論。對一個人事功的評價，無論中外，咸皆以這個人他給國家民族社會，留下了什麼，來作為衡量事功的尺度。羅先生他沒遺留下任何財富珠寶，一身孑然而去，但他却留給我們一個，堅強而優越的中華民族氣質，不甘奴役，不受壓迫的「大愚精神」。這個偉大精神，中國人將永恆的崇敬與懷念。

六十二年七月六日子夜一時脫稿於潭陽民興紗廠工務室

海外感應

趙岳山

四月廿九，我與朱紀啓程赴歐，出席於瑞士召開之扶輪社國際年會，兼作環球之遊。行前，曾與一正兄同往榮總探望大兄，當時大兄看到我們顯得十分激動，似乎要轉動身軀，惜已無力言語。我們走上前去，握握他那瘦削的手。就醫師經驗言，在瞬間我了解——這可能就是最後一次的握別，但多年來戰鬥與生活上的友情願望，驅散我那瞬間的「了解」，我心想我回來時，我會再見他，或在其家或在醫院。

由香港而曼谷，由曼谷而雅典，由雅典而羅馬，在那段晨夕變化而又緊迫的旅程中，曾把對大兄健康的懷念與憂慮，深深地壓在心底，可是在義大利的那波里斯那晚，我突然從夢中驚醒，夢境清暫而餘心悸。

環球旅行，對我們這歷經變亂的人而言，自知機會不多而極珍惜，何況足跡所踏之處，都是在初中地理課本上曾經背誦過的那些古老而又神往的地方。所以每日除旅行社排定的節目外，早晚自由時間，或在旅舍樓頭貪戀夜色，或在湖濱漫步欣賞朝陽，都儘量縮減睡眠，故而十分困倦。但，這夜夢醒後，無法再行入睡。

照理遠行時應該向大兄報告平安，至少要向郁中嫂作書問候，但得此夢後，就無法提筆了。之後，經過水都威尼斯，乘國際列車前往奧京維也納，沿途青山白雲，綠水森林，五采農舍，大野牛羣，風光更臻佳境。可是我的思绪視野中，總是茫茫然，默然，抹上一層濃濃的沉悶。一直忍到瑞士，我下得不寫個明信片給尹生兄，從側面一吐我對大兄的疑問：

「啓程前，在臺北曾滯留二日，因匆匆趕辦有關出國手續，未得與兄晤面一談，歉甚！五月九日晚，弟在那波里斯做一惡夢，是關於大恩兄者，不知彼近況若何？念念！弟在瑞士洛桑開會一週，夜宿於此山間勝地茵特雷根城，仰望湛湛藍天與積雪皚皚的阿爾卑士山峰，心中所想者，仍爲故國故土故人故事耳！

兄家遷居臺北，一切均已安適爲祝。

五月十七日

所謂「惡夢」，極短。似乎我是像往日一樣去探望大兄，剛進正門，走過長廊，而長廊突變陰暗。正驚愕間，忽見××，××諸兄自後殿匆匆奔出，神色凝重，滿面淚痕，撕裂襟衫地說：

「大恩兄已經走了，我們還活着做甚麼？……」

會後，由日內瓦飛馬德里，再飛里斯本，二十三日飛抵倫敦。次日旅英同學，博問兄妻侄朱國慶打電話告訴我，他已在報上看到羅先生的逝世消息，並訂於五月二十三日舉行公祭等等。至此，心中的懸石落底，疑慮變成肯定，不願接聽的消息也聽到了。但一個星期以後才能寫出下面幾個字！

「郁中嫂！祝你好！

在倫敦聽到大兄離我們而去的消息，心中十分難過。想立時寫信問候你，祇是想不出合適的話語。其後經過巴黎、阿姆斯特丹，直到斯德哥爾摩，胸頭總是抑鬱。尤其是停身巴黎那晚，站在凱旋門前，想起追隨大兄爲國事奔走的那些日子，更是感慨萬千……

「心靈感應」這事可能是有的。弟在義大利的那波里斯做了一夢，夢到大兄的那一刻，驚醒時正是十日清晨二點鐘，加上時差，不知是臺灣的甚麼時間。

我們將於七月初回臺，不知大兄有什麼交代的事於弟，念念。
願你保重。

辰光·朱紀 五月三十一日於瑞典。」

大愚兄是否對家人與朋友有個別的交代，我不知。但就涉衆方面，或就他個人的願望而言，我知道的有兩點。第一是寫在他懷念昔年老友的沁園春詞上：

「吾何顧？惟老兵不死，重整戎裝。」

在大愚兄形同長期隱居生活中，從未熄滅的希望是重整戎裝。而我們這些往昔曾共同浴血奮鬥，來臺後已經「工作無聯繫，生活少過從」的朋友，祇若有他重整戎裝的日子，大家均將應召而起，應是毫無疑問的。

第二便是他的工作回憶錄了。

大愚兄決心要完成他的回憶錄，是在五二三蒙難二十週年紀念會後，我立志重新寫「滾滾遼河」也是那個時候。無疑的，大愚兄的回憶錄，我是他所期望的衆多助手之一，遺憾的是我並未如他所願地那樣着手。回想我在青島流亡時，辭去各項公職，重新走回診療室，便想利用診餘時間寫個小說來記錄那段非凡的生活，他知道我這個心願，便從南京寄個長函予以「嘉勉」，同時也給予許多「指示」，供我參考。來臺初期我因生活所迫並未按寫作計劃進行，大愚兄也未追問。但這次我們同時動手寫作，大愚兄却說：

「寫小說忙什麼，先把回憶錄弄好再說吧！」

就寫歷史性的記錄與文藝性的小說言，由於責任觀點與個人志趣，他是重視回憶錄而輕視小說的。當我把滾滾遼河的完成稿拿給他看時，他却把回憶錄放下，用整個心力時間來精批細閱。他特別提示「本書必須向讀者負責所述歷史的真實，雖小說家言，讀之亦不啻讀史」。在此原則下對小說殺伐頗重，許多重要情節均有爭論。在小說與歷史矛盾的地方，最後必須在他看來雖係小說筆法，但不違歷史真實；而在我看來，雖用歷史事實但亦合乎小說要件下方能定案。在這段爭論過程中，最有資格發言的應是社長士嘉兄，惜當時他正遊學海外，無機閱原稿；其次是一正兄，但他正奉獻於醫療傳道，不願分神置喙；幸有尹生兄安居花蓮，生活美滿，工作輕閒，能心有餘緒地仗義執言。記得有一晚，爲了幾個在書信上久久不能解決的問題，我到臺中去當面討論，行前曾向尹生兄作書求援，尹生星夜發一快信爲我助拳。大愚兄很嚴肅地拿着尹生的信說，「這事尹生他不知道！」是的，有些事尹生不知道，有些事我亦不知道，但當時我亦有許

多難言之隱，大愚兄也不知道。夜深了，大愚兄先去睡覺，我却思前想後泛起一切委曲，整整哭到天明。

我記這段事，是要說明在批閱滾滾遼河時，大愚兄是十分重視這小說的，也可以說他是以寫回憶錄的精神處之的，態度認真而嚴肅。在今天言，假若滾滾遼河算是一部小有「成就」作品的話，假若「成就」的要素是因它活現了當年歷史的真實的話，那麼這小說也應該算是大愚兄回憶錄的另一章了。尹生兄在致大兄函中曾有「見樹未見林」之語，以自謙其對當年工作所知者少。實則，假若大愚兄回憶錄中對各個人事物地，都有詳盡的描寫，使讀者有機會看到各個的「樹」，而滾滾遼河對當年工作的品質，氣勢與風貌，該使讀者有見「林」的感受吧！

六月六日，我們從柏林直去紐約，建仁兄到機場來接我去住。盤桓兩日，談了許多事，竟未談起大兄。我是故意不談，事先與朱紀約定，假如他們不知道就不告訴他，以免他精神受激。第三天，我忍不住了，乘地下鐵時試着向他說：「我出來的時候，大愚兄的病很重，現在……」他聽出我說話的用意，立時接着說：「已經不在了，我怕你旅途情緒不好，所以不想告訴你！」原來他早已從三方面接到消息，一是士嘉兄直接給他寫信，一是修廣翰兄見報後給他打個電話……他說他得到消息，幾個禮拜都沒心做生意，天天算鏽賬……

本來我祇想通個電話到密州，安慰安慰失去父親的裕生姪，但她一聽到我的聲音，便在電話那邊哭了，久久不停，所以我們不能不親自去看看她。幸而她住的米德蘭城距底特律不太遠，託朋友開車三小時即可到達。見面時，這孩子已能振作多了。在她的書房裏，看到大愚兄的遺像，以及公祭那天中央日報上那篇專題報導。對我而言，這一切在此時才算真的成了事實。

回國途中，路過東京，會晤日本文化人山口於新宿龍門閣。山口說：

「我譯滾滾遼河時，很受感動，尤其對書中的負責人特別欽佩。很想到臺灣旅行時去拜見拜見他，可惜沒有機會了！」

原來山口任職於NHK的華語部，早從報紙上看到那篇文章。「幸好」她說：「我也是五月十號那天，把滾滾遼河全部清稿送到出版社，這樣也算完成了我對這位偉人的一份崇敬！」

山口是位誠篤的佛教徒，精研哲理，隨緣說法，在她看來，這已經不是一般平凡人所說的巧合了。
(本文曾經作者略予改寫，以紀剛筆名，刊於中華日報副刊——六二年八月八、九兩日)

敬悼羅先生

張一正

今年三月下旬去臺北參加一項會議，我早一天到達，爲的是要去探望羅先生。傳聞他過了舊曆年舊病復發，身體欠安。但見了面我的心不禁下沈，因爲由於多年行醫經驗，知道他的病勢嚴重。他躺在床上，蒼白消瘦，常常咳嗽，不能多談話，已不是往昔雄姿英發，也不是半年前還談笑風生的羅先生了。四月末再去臺北，他已住進榮民總醫院，面色蠟黃，半昏睡狀，睜開眼睛時似識非識，欲語無聲，惜冰和我，還有同往的岳山兄夫婦，都幾乎哭了出來。那是與他生前最後的一次見面，五月十日他與世長辭，老兵凋謝，不能「重整戎裝」了。

回想民國廿九年在瀋陽參加他所領導的組織，從事抗日工作，我祇知道魏中誠是領導人，也知道魏中誠是個化名。當時太平洋戰爭未起，日軍有北進跡象，所以在民國三十年的時候，他組織東北準備動員委員會，準備於日蘇發生戰爭時在現地動員，公開戰鬥。那時的魏先生神龍見首不見尾，對我們那些青年同志來說更是首尾不見，莫測高深，神秘而遙遠。民國三十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敵僞警特十二月三十日在東北全境大肆搜捕抗日志士，許多同志被捕。次年春事件平息，魏先生重整組織，化整爲零，遼寧醫學院的同志組成一個工作單位，名覺覺團。我才開始晤見魏先生，印象中記得那時他身穿長袍，戴呢帽，御一幅寬邊近視眼鏡，唇上短鬚，有似教書先生。三十二年秋，我奉派去西安受訓，才得知真實姓名，行前蒙他召見，講解走的路線，接頭人物，注意事項以及後方大致情形，鉅細無遺，是第一次親受教益，影響我日後做事方法與態度至大。人事地物時，項項注意，看來繁瑣，過分謹慎，但已成習慣。記得那次見面的地方是

瀋陽市小河沿女施醫院樓下的會客室，時間是下午。

三十三年春自西安返回瀋陽不久，即脫離家庭及一切社會關係。參加組織核心，專心致力於抗日秘密工作，時受羅先生教益，這時同志稱他爲負責人而不名。由瀋陽到長春大約有二年的時間，追隨他在一起工作，處處看出他的大智大仁大勇，百折不撓，愈挫愈奮的精神，感召了全東北的同志，震撼了敵人。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在長春被捕，有幸與他同住偽都警察廳拘留所的思想室。曾共製五二三蒙難紀念歌。同年八月東北光復，對東北同胞來說祇有暫短的歡欣，接着是一串苦難的日子，我僅有一個很短的時間繼續追隨他工作，以後回到母校復學，完成學業，就很少見面了。

三十八年羅府自南京輾轉遷居臺中，我則爲生活奔走南北各地，也時獲羅先生的幫助。但直到民國五十年左右我遊美返國定居嘉義後，始與先生多過從。每到臺中莫不徹夜長談，談國內外大勢，談過去的工作，談人生哲學，我大都是聽的時候多，說的時候少，但每次莫不心受感動，獲益至多。以後幾年，南部朋友曾數度邀其南遊避壽，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五十四年十一月在嘉義，參觀奇石園，遊蘭潭，除嘉南諸友外，還有伯方兄，鴻學兄，惟亮弟自中北部聞訊而來，因爲那年五月剛在臺中舉行五二三蒙難二十週年盛會，在紀念文集徵稿期間，大家都在寫文章，所以談話資料也特別多。他樂觀，對重返大陸深具信心，要重整戎裝。他風趣，高歌一曲「扁舟情侶」，是當年追求郁中嫂時之情歌也。

三年前他罹肺炎，後到榮總檢查斷定爲癌，移居臺北，切除右肺，我第一次到他臺北新居時，他手術後不久，仍是精神奕奕，談起話來還是滔滔不絕。豈料病根未除，竟奪去先生的生命。和羅先生知交三十餘載，亦師亦友，可記的事情太多了，祇是提起筆來不知從何說起，維廣來信催稿，祇有略記這許多年來的一些印象和感受爲悼念。在他逝世後一個多月的今天，我對他的死還有不真實之感，好像他還沒離開我們，雖然我在五月二十三日那天曾目睹他的遺容，也會親送他到陽明山安葬。

在他生前我們也談宗教，他和大多數的中國讀書人一樣，不信宗教。我自感起信無力，愧對老友。祇是希望雖然他不能再來看我們，有一日我們還能到他那裏相見。（民國六十二年七月二日於臺灣之嘉義。）

永恆的哀思

——敬悼負責人羅大愚先生——

何廣文

前言

羅先生過世了：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五月十日，午後三時五十五分，癌症奪去了我們的負責人——中國國民黨抗日時期東北地下工作負責人羅大愚先生的英雄歲月！

我們悲痛，

我們流淚！

我們悲憤的高呼，爲什麼真宰如此無情！而蒼天如此賤賤！竟奪去了這樣一位坦純無私、熱愛國家，默默播種、辛勤耕耘、有宗教家情懷、有哲學家氣質的一位偉大人物的生命？

羅先生真的過世了，我們不能再親炙他的磊落風範與坦蕩胸襟了。我們再不能面對他的火熱眼光和燃燒般的理論了。賤賤蒼天，無情真宰，確已奪走了我們的負責人了。但是我們可以肯定的說，任何力量都不能掩蓋、都不能移去三十年前在淪陷區的東北，他所領導的中國國民黨抗日地下工作，那一段「孤立無援」，「艱苦奮鬥」，以「生命寫史，血寫詩」的燦爛歷史。

三十年了，我有幸參與這一偉大壯劇，我更有幸在羅先生領導下，投身在這抗日的青春隊伍裏。在如山的巨浪衝擊下，有一二三〇事件、眞星事件、譚寶頓事件、駝子事件，三省黨部事件，敵偽鷹犬，雖然大事搜捕，但是我們的機關就仰賴這位指揮若定的舵手，秉持着「道義團結」、「科學服務」、「堅韌奮鬥」、「壯烈犧牲」的四大信條，屹立在百萬關東軍的面前，用事實告訴敵人，每經過一次風暴，我們的隊伍，就更加壯大。

三十年了，物換星移，但是那一段葉茂花繁的東北地下工作日子，我永遠無法忘懷。尤其對那位在怪石嶙峋險惡環境中，播奇花、培瑤草的默默園丁——負責人羅先生，更是「瞻之在牆」、「視之在遠」，音容狀貌，永存於腦海裏，長留於記憶之中。

謹在回憶園地裏，抽取片斷，追記於下，以表示對這位革命導師的永遠懷念：

(一) 初見負責人

第一次奉命晉見負責人是三十一年五月第一個星期日，永不能忘。這是在我的生命史上、最興奮、最有意義的一天。入黨已十四個月，終日希冀夢寐以求，與這位擔負全東北黨務工作，背負全東北命運的巨人一見，終於達成願望的一天。

我懷着朝山拜聖的激動心情，依着組織的規定，九點鐘整，走到了瀋陽日本站的千代田公園。一路上我確是很困惑，一位國民黨的負責人，却規定在這日本人遊客多，中國人遊客少的公眾場所，與他領導的同志相見，而這時又是一二一三〇事件剛過，大逮捕的風潮雖已過去，但仍餘波盪漾，案件尚在繼續偵查之中。

「從四平來？」一個平靜的聲音，從沈思中把我驚醒。原來我已來到公園的正門，「是的」。這是我的應答。「你是克默？（我的化名）」「是的」「我是負責人。」我看看腕錶，是約定的時間，看看地點，也正是約定的公園牌匾下面。我面前是一位穿長袍、着中式便鞋、繫帶，身體有些向前佝僂，態度平靜的中年紳士，向我領首招呼。第一眼看來，決想不到他就是日本帝國搜捕的要犯，既不是「神出鬼沒」，也看不出「叱咤風雲」。他有的只是一個山嶽般的寧靜。

站在他的面前，你無形中就感到十分安全。

「四個多月來，組織遭受了波及，部分的同志被敵人逮捕，這個事件仍未終了。所以省方決定要疏散大部分同志到外縣。」我隨著負責人的脚步，慢慢的走進了公園。星期日的早晨，公園仍是靜靜的，只有三五個年老的日本人，順着羊腸小路漫步着。「我和幾位同志研判，你住的地方是個理想的掩護場所」，我所住的地方是偽經濟部四平專賣署第二公庫。地點在四平道外的腰站，院子很大，前門在一馬路，後門在二馬路，左右有側門。庫裏備存的是鹽。在這十甲地以上的大院套外面，有隨務警察經常警戒著。除了這所公庫的主任葛正中是同志，部分的鹽警也參加了組織。

這所公庫在偽組織編制上，是由專賣署管理科監督，我就是管理科派在公庫的駐在「官員」。四年前，我通過了偽經濟部的特考，被派到四平，一年前由於組織的需要，我請調到公庫來。因為這裏場所便於接待同志，從此就成為組織中的第二十八區分部，二十八區黨部，四平市支部，四平市黨部的辦公室，也是東北通訊社四平通訊部的辦公室。實質上也是組織裏「南來北往」「東上西下」的重要交通站。

我奇怪一位指揮全面工作的人，竟對他沒有去過的地區情況瞭如指掌，如此熟悉。

「三天後、會有一位同志到四平去，你可說成姑表近親，為患肺病而休養，以免外人啓疑。」我很惶惑，為什麼要藉口人人討厭的肺病。負責人望着我，微笑說：「你以為肺病惹人厭，錯了。正因為如此，我們疏散的同志，方可避免多與人接觸，多講話！」簡短的解答，使我豁然貫通。「回去代我向同志們致意」，負責人話鋒又一轉說，「四個月來，組織遭受打擊，你們有怎樣的準備？」我毫不猶豫的說：「每個同志都在準備壯烈犧牲。」，「不，不是！」，負責人眼睛一亮，似乎有一團火，燃燒過來。他斬釘截鐵的接著說：「我們的地區領導同志，怎可以這樣領導？」負責人握着拳在責難，我永不能忘他那種神態。他鏘然有致的說：「我們每一個入黨的同志，他們必須認識、必須領悟，必須實踐，我們東北地下工作的神聖信條」，他說：「每次小組會，我們首先喊出：道義團結。我們是憑堯舜禹湯周公孔子留下的仁道，與偉大的三民主義，以凝合我們同志力量。憑藉「科學服務，去從事打擊日偽的工作。但工作原則，是要「堅韌奮鬥」，即或不幸被捕，我們仍要從事「獄中工作」，吸收同志，感召並懾服敵人。照你說，尚未被捕，就準備犧

牲，這不是科學精神，更不是堅韌奮鬥。一個從事現地抗戰的工作者，要把關揚主義，發展組織，放在前面，至於「壯烈犧牲」，不過是最後的一個步驟。火一樣的辭句，使我心跳耳熱。「回去燃燒你的週圍，注意爭取每一個可參加我們外圍組織的華同志，提出可燃性名單。其次，我們組織經過這次一二三〇事件的波及，有很多同志拋棄了偽職，轉入了地下，因此缺乏身份證和職員證，要設法籌措」負責人在「再見」聲中走了。夢幻似的我仍癡癡立在公園中，品嘗回味如飲醇醪般的夢境。他的每一句話，仍金聲玉振的敲擊在我的心版上。

「先生，同去罷，時候不早了。」一個青年人、走過我的身旁、低聲的向我提出勸告。這是誰呢？日偽特務嗎？不像！他臉上一派純誠，毫無敵偽特務們臉上所獨具的那種職業性的邪僻線條。遊客嗎？也沒有理由對我如此關懷。在懷疑中我踏向歸途——四平——

三天後，我患肺病的親戚來休養了。瘦小、黧黑，不時乾咳，又捂嘴灣腰，確令人感覺極不惹眼，然而這位親戚，光復後我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地下工作第二負責人、也就是綰繫東北心臟，瀋陽市參議會議長、市黨部主任委員的張寶慈先生。

張先生，有時來，有時走、前後住了將近三個月，真是扮哈像哈，平時是一幅愁眉苦臉，病容滿面。但是，當同志們對處，或開小組會時，却又是一番風采，真是洋洋灑灑，意氣飛揚。

在三個月繼續相處裏，天南地北無所不談。談學問，談修養，談的更多的是工作，從他的口中、我又解開了珍貴的瀋陽之行的兩個疑團：

第一個是，負責人主張：「敵人最多的地方最安全。」張先生加以解釋說：「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備，所以負責人接見我，選擇了千代田，而不是小河沿。」

第二個是負責人接見地區同志後，照例都是派另外的同志暗中維護送行，直到看同坐上了火車或汽車，安全離開而後止。

先生對同志愛護之深切，對事理考慮之周詳，令人感到：「江漢深無極，梁岷不可攀，」啊！

(二) 千山訓練

又是一個五月，也許是偶然的巧合。

三十三年五月最後的一個星期日，是戰天通知我要到千山旅行的日子。旅行前必須準備好一篇專題報告。我自己選擇了「時事分析」，把四月二十日和五月五日省方出版的小冊子「時事半月刊」連夜加緊研讀，倒也湊成了三十分鐘的講詞。

「怪呀！」我心中納悶，到千山旅行，何必準備小組會的講詞。我們東北有句老話：「抽大烟、拔豆桿，一碼是一碼。」怎麼把小組會和遊千山，搞到一起了。不過納悶，兩年來的工作磨練，已養成了「不須知道的不問」的工作守則。

千山是東北第一名山，可以從鐵都鞍山下車，也可以從立山下車。星期六早上九時半，我搭乘南滿路火車出發，經過鐵嶺、瀋陽，到鞍山下車後，我就發現了這次遊山的，除區書記戰天外還有邦秀，大概我們是「三人行」了。打從鞍山向東，就是千山的北麓，巴士開至山下，又步行四十分鐘。一路上松聲雲影、鳥叫蟲鳴，感到心情非常開闊。快到祖越寺時，這座廟包圍在千萬朵梨花之海中，戰天頻頻看錶，好像怕錯過了一次盛會似的。廟門外，有兩位先生等在那裏，一位穿偽制服，一位穿協和服（偽滿文官制服）戰天很熟識，趕快過去打招呼，然後我們併肩坐在樹下，默唱黨歌，默呼口號，穿偽警制服的開始講「游擊戰術」。嚴格講，這位先生口鼻並不俐落，而且有些口吃，有些木訥。但內容頗有條理，頗有深度。講到最後，他說：「負責人最近特別注重偽軍警之爭取，民衆武力之建立、游擊隊編練與指導，軍事據點之佈置。負責人又特別交代我，要克默同志注意與安軍之聯絡與爭取。」另外一位身裁較高的同志，開始滔滔不絕的講述中國國民黨史，把自與中會起五十年黨史濃縮在四十分鐘裏，深入淺出頗有風趣。雖然黨史在我入黨之前，在「改建社」時代，至少我已看了十遍，也在小組講過，但我覺得他講的更能引人入勝。

講罷，我們討論問題，然後默默的喊出口號：「格遵 總理遺教！服膺 總裁訓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剷除漢奸偽組織！中國國民黨萬歲！中華民國萬歲！」口號喊罷，那兩位同志領首道別，向我們來路而去。

順祖越寺上行，爬過了「三十六步緊」，就到了龍泉寺。夕陽落照，晚霞滿天，吃過素餐，我們揮去了滿身疲勞，載天同志，一馬當先，我和邦秀，也依次地爬上了「捨身崖」。是誰鬼斧神工的好手藝，在芽月映照下，那崖側「洞天一品」四個浮雕大字，仍能清晰的看得出。

兀坐崖上，四周靜謐，只有疏落村燈，淡淡夜霧點綴大自然。忽然，腳步聲傳入耳鼓。載天迎上去，四個人走向崖上，我們緊緊的，圍個圓圈，坐在一起，彼此的膝蓋相觸，呼吸相聞，行禮如儀。載天主席，由我做時事報告和分析。我首先從二十六年七七抗戰談起，然後說到二十八年九月一日歐戰發生，至三十年十二月八日，我們已和全世界反侵略陣線聯合一致，國際情勢上已不孤立。而且無論就「資源」，就「生產力」，就「土地」和「人民」來講，聯合國均較軸心國優越甚多。因此勝利的日子，已在不遠。然後由邦秀同志報告：「奸黨禍國」，載天同志報告：「日偽現勢」，我們這三個報告，都是依據省方所頒發「六十四開本」的教材講授，所以雖不一定引人入勝，但確甚有層次，有條理。（地下時期，每個同志，都有「接受訓練」和「訓練他人」的機會，訓練他人的時候，要做「計劃周詳」的準備，接受訓練的時候，要具有「虔敬恭謹」的精神。）

會後，我們便住在寺內。夜間，階前淅瀝似有雨滴聲。晨起詢問寺僧，原來是一條飛瀑，自後山天矯下瀉，這也就是龍泉寺得名的原因。

這天是星期日，冒著山間濛濛的薄霧，我們走向千山第一大廟無量觀。七時正，爬上「一步登天」。我們靜坐在這只有兩丈見方的大石上，山風凜凜，山霧瀰漫，突然一個佝僂身影，蹣跚了上來。呀！那是負責人。這時坐在「一步登天」的計共七個人，除了我們四平的三人外，另四人夙未謀面。負責人後面，一個瘦削的青年人，拿着三角形「千山旅行團」的小旗，把他手中提籃打開，分給每人一個飯盒，大家做野餐狀。

負責人和我們圍坐在一起，首先是行禮如儀接着講「抗戰形勢」。他最後低沉而清楚的說：「歡迎同志到千山來集會。雖然我們『小組訓練』時間短，但我們心靈契合。雖然我們來自各地，但抗日救國收復東北是我們責任。雖然今天日寇仍在猖狂、遺孽仍在跳梁，但是我們深信暴敵不足畏，強權不足懼、國家興衰，民族存亡，完全在於我們能堅定信

心，自強不息上。

最近，有許多同志，要求組織送到後方（指重慶），從事進修，以增強抗敵力量，我要堅決的告訴各位，這理論是站不住的。因為「抗戰，救亡」，不必到後方去。在後方抗戰的人多，在現地抗戰的人少。最艱難的抗戰，是在現地。最有意義的抗戰，也是在現地。最危險，最有價值的抗戰，更是在現地。

以我們東北來說、在各地區，普遍建立我們的組織，訓練我們戰士、把一個個地區建立組織，一個個青年納入組織。由點到線，由線到面，我們組織羣衆，掌握人心，不但可以打擊敵人，更可牽掣敵人，使暴日百萬關東軍有後顧之憂，這不是更有意義，更其重要性的嗎？」負責人站起來、指向上面：「同志們，那上面是「天上天」，讓我們再邁進一步」，負責人登上「可憐松」，爬上「天上天」，我們魚貫地爬上又下來，再見聲中，負責人飄然走了。

三十年了，這漫長的日子裏，我經歷了無數個「進修」和「訓練」，但使我記憶猶新，永不磨蝕的是千山之行中負責人所講的每一個字，每一句話。

似晨鐘，如暮鼓，這「現地抗戰」的理論，不僅顫動了我們心弦，也震撼了東北青年的心，一隊隊，一羣羣，受「現地抗戰論」的鼓舞，緊緊的團結在青天白日旗下，衝向敵人。

（三）遼北風雲

自三十二年八月，駝鈴社的朋友們，一個個參加了本黨，其中有：田夫、孫盾、臬羊、稼穡、克本、正中、唯中、繼文、殿堂、煥堯，大家情逾骨肉，共同對黨貢獻了青春和力量。這個社是在通遼誕生，通遼可說是東北的「文化沙漠」。我們一羣青年朋友組織了「駝鈴」，就是要在這文化沙漠上，藉清脆叮噹的鈴響，發揮那覺迷和驚夢的作用。開始時，沒有社章，沒有守則。幾個青年朋友彼此交換書籍，互閱著作，互相鼓勵進修和投稿，有時悲歌慷慨，有時涕泣縱橫，我們這一羣，在現實重壓下，靈智在覺醒，掙扎努力，尋覓新路。從三十一年起，駝鈴社員，參加了「東北抗戰機構」，駝鈴社也就事實上，成爲了黨的外圍組織。至三十二年八月爲止，以駝鈴社同志爲骨幹，已建立了二十九區分部。

稼穡、再生、繼文、唯中，都是這一區分部的重要幹部，這就是後來實力雄厚的通遼縣黨部。三十區分部，以殿堂同志爲骨幹，三十一區分部在開魯，領導人爲正中同志，三十二區分部在林東，書記爲孫盾同志。

三十三年，八月下旬，負責人又一次召見我，時間非常短暫，他簡截的告訴我：「一、打從四年向西——遼源，通遼、開魯，林東，林西，你開展的工作不必再用單線領導了。省方決定，在通遼設駐區督導。二、駐區督導有掩護家庭，房子由你安排，職業由你負責。三、巡迴督導仍舊是崇直、你要不定期的替他跑交通。」先生這時似乎很忙，幾句話談過，就分手了。

九月初，我伴着一批新督導區的幹部，搭上西行的火車，經過三江口，金寶屯，遼源，夜十時到達遼東蒙重鎮，我兒時故鄉的通遼。

督導員說，「負責人特別重視這一地區，破壞分子，分化分子，受俄國人和日本人的挑撥，使我們漢蒙兩大宗族間，由情感糾紛，導致種族仇恨。負責人要我們撒播種子，融合漢蒙間宗族情感，盡量聯絡並爭取第九軍區，與安軍這一股力量。所以我帶來了游擊戰專家，做這一督導區的助理督導員」。

這位「似曾相識」的游擊戰專家，就是「千山之行」初度聆受游擊戰理論，那位口吃而木訥的講授者，也就是後來大名轟動全國的曉峯司令。三十四年十一月，他以二十一個同志的力量，活捉了通遼共匪偽縣長徐某光復了通遼，運用組織力量，編練民團，（內中多爲偽第九軍區幹部），糾合愛國保鄉戰士，以不足一萬人的蒙漢二族戰士，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開始抗拒共匪偽第一縱隊黃匪克誠部、第三縱隊梁匪興初，以及呂匪正操部等數萬衆徹夜攻擊，減輕了三十五年一月，國軍接收瀋陽側背兩方的壓力。十一月二十六日在葫蘆島的安全登陸，十二月初順利接收遼西。曉峯同志和通遼同志，在孤城中的奮鬥，是功不可沒的。

杜聿明在錦州發表談話，否認光復通遼的武力和政府有關。這一聲明證實了，在通遼的這部分軍隊，確是當東北行營於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撤退後，「見危受命」的東北光復軍司令羅大愚先生所屬、遼北地區第三支隊司令曉峯所領導的遼遼地地的本黨的武力。他們高唱黨歌，高揚黨旗，是千真萬確的黨軍。負責人的黨務工作的普遍深入，又得到了

一個偉大的徵驗。

(四)「神風察」的熬煉

有人說：「在黎明前一段，是最黑暗的。」

我們的組織，在黑暗中高燃著火把，衝向敵人。

負責人宣佈：工作進入半公開階段。

負責人宣佈：我們即將起而行動。

偽第七軍管區，我們聯絡順利。偽第九軍管區，聯絡亦已成熟。偽工兵第二十八及二十九團、偽江上軍、山林警察隊、偽組織各大部會、及地方政府，我們的同志都已打入，並已深據要津。

負責人宣佈：敵我已至短兵相接，所以指定了第二負責人——書記長（張寶慈先生），第三負責人——東北通訊社長（高士嘉先生），並正式公告。這就等於向同志宣佈：第一負責人，不能視事時，由第二負責人接任。第一、二、負責人，均不能視事時，由第三負責人擔起指揮東北全局的任務。這一個萬全的準備，果然是「未雨綢繆」，填補了三十四年從五、二三到八、一五之間，三個最重要月份的工作，由第三負責人也就是東北通訊社長高士嘉先生，擔負了重整組織、推動工作、營救同志的責任。

三十四年五月十二日，巡迴督導崇直。下達負責人指令：「工作已進入半公開階段，敵人最近將有大搜索，應提高警覺並擬定應變計劃。」十天後、五二三事件發生了。又三天，三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一隊便衣特務，夜二時，包圍了四平市黨部地下辦公室——四平專署第二公庫。因為心理上早有準備，應變方法上早有策劃，所以偽便衣特務雖大事搜索，他們沒有找到黨的片紙隻字。五天前，我們已把所有的文件，運到四平市外，「波林子」毓泰同志糧倉儲存。（此部分小冊子，光復後完整無缺。）爲了通知在後房住宿的鐵夫同志，我按照預定的步驟，大聲咆哮：「我是滿洲國堂堂官員，你們怎可以胡亂翻查，你們是強盜！」話未說完，眼前一黑，頭上似被重物所擊，失去了知覺。事後知道

，我這樣一叫。終使鐵夫同志聞聲而警覺。按照預定，先到波林子告變。然後鐵夫同志、順利的通知了三及四區黨部，以及學校負責同志。三區黨部邦秀同志、及四區黨部景祥及光普，均做緊急應變措置。毓泰同志、於通知一、二、區黨部途中，到書記戴天家中，戴天已被捕，遇到敵特守候，未及脫身，而一併被捕。

這次事件，蒙難被捕者有市黨部書記長戴天，委員克默、行午，區黨部委員夢石、東斌、向忱、羽中、照行，黨員雲程等四十七人。未被破壞之組織：計第四區黨部光普、景祥，工作雖短時間停頓，但迄未受波及。市委員邦秀及直屬學校黨部蘇銓同志與女同志如佩、淑文、挽瀾、怒吭、照玉、淑儀、淑芬等均未受波及。這一點，是繫獄同志最大的安慰，也是我三十年來最感內心自負的一點。

時間不知過了多久，我感覺到頭上罩著布袋，手上套著手銬，似乎坐在車中，身子被兩個人挾持著，又繞了許多灣，車行很久，終被挾持下了車，脫下了罩頭的布袋，一縷強光射入眼簾，使人目眩久久，看不清室中的事物。

後來由日本特務的口口知道這裏是一座孤立的特務機關，外面掛的代號是「神風寮」。據日本特高科長遠藤轉說，這個建築，是專門對付我們的組織而建立的。

我無意於述說，我們所受的苦刑，因為負責人說過：「革命者，要不自炫。」我也無意於強調日本人的狠辣，因為負責人也說過：「侵略的日本軍閥並不代表全體日本人民。」但我簡單的把在「神風寮」裏受熬煉的一羣，選擇一、二位做個抽樣的敘述：

第一位該說到的是遼源邵殿堂，邵同志性如烈火，罵不絕口，高唱黨歌，高喊口號。

另一類型的是四平的戴天同志（本名王介梅），受刑時不講話，問詢時不回答。殘忍的刑訊，使戴天同志出獄後每日咯血。

西安的聶大和同志特具一格。刑詢的偽特問他的化名意義，大和說：「我的化名，重要的是第一個字，聶就是「消滅」東方音聶和滅讀法相同（一せ），也就是要消滅大和民族。接連三天的刑詢，使聶同志後來喪失了聽覺。

此外，西安的石磊，東豐的張仁山，海龍的赫賚震、四平的葛正中、姜夢石等，都被拘押在這「神風寮」。此外還

有大部分同志被分別拘押在偽四平省警務廳和四平警察局。

「神風寮」中囚爲拘押的是首要份子，而且這是特別機構，所以偽警全是日本人，屋子很乾淨，每人一間窗子很小，刷以黑漆，所以住在這裏根本無法知道時間分不出是黑夜還是白天。

日子似蝸牛的脚步，悠長而又難熬。六月下旬，又一個長長的刑訊後，我決心結束自己。主持神風寮的日本特務星，突然通知我，通遼的特務股長，要和我談談話。在從神風寮往警務廳押解途中，我仍是被套著頭，帶著手銬，似乎覺得左面的偽警，在手上放了小小的一個紙團。我輕輕的把它藏在破了洞的協和服夾層裏。當我從警務廳，又回到神風寮後，輕輕的把紙條展開來，這一小塊紙上寫的是：「堅韌奮鬥，不可輕言犧牲、維持健康，迎接復員工作。」

這就是有名的「獄中通報」。當時負責人，會利用種種方法傳出他的指示，由於他崇高的人格，感召了許多偽警參加工作。「得道者多助」，在東北地下工作日子裏，這又是一個很好例證。

後來才知道，負責人所以有這一個指示，是因爲這時，南自大連，北至漠河，我們各地蒙難同志，「跳樓」，「割腕」，「吊頸」，採取了一連串的壯烈犧牲。

負責人一向以爲「活比死難」，「工作比犧牲難」，所以他阻止「自我毀滅」，他要求大家勇敢地負責，在被拘禁的日子裏，仍要從事「獄中工作」，生命該一直放光直到被敵人熄滅爲止。

我怎樣把這個消息，普遍的傳達出去呢？

於是，我鄭重的做了考慮，下了決定，要求與偽特務科長遠藤一談。這個決定並不草率，我對遠藤曾做研究，遠藤講一口流利的中國話，自稱明治大學畢業，對中國文學似乎很傾服，他不直接問案，却喜歡雜談，有時也無法掩飾他對日本國家前途的憂鬱，他和我們，雖然是站在敵對立場，但對負責人和我們的組織，流露出由衷的欽敬。

負責人的真名實姓，我是從他口中得知的。

他讚揚負責人說：「前無此君，

後無此君，

滿洲史上，將留下特殊一頁。」

他嘆了一口氣說：「羅君在每一鄉鎮市區，都建立了你們的組織。而且滿洲國的各大學，也好像在源源不斷的，替你們製造接力者」他又下意識的在紙上寫了兩句中國古詩給我看，「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遠藤的話，沒有誇張，偽大學裏，都有我們組織和外圍團體。建大、法大、工大、以及吉林高師，都是如此。

他對自家的國事憂慮，他對我們欽敬，依據我的判斷，遠藤可以爲我們運用。平時大家對遠藤，都不加理睬，甚至十分輕蔑，而今我主動要見他，當然，欣然接客，終於見到了遠藤，我說：「你應該對我們的同志有個認識，這裏面沒有機會主義份子，都是基於一個神聖目標，爲我們民族存亡而戰。因此希望你瞭解，我們的立場雖然不同，各自爲自己的祖國奮鬥，但並無私怨存在。」他連連點頭，表示贊同。因之我繼續說：「既然沒有私怨存在，一個文明國家對待異國的思想犯，應如對待戰俘。不應該讓他們長期被拘在暗室裏，磨損他們的健康。」他說：「你看該怎樣？」「見見陽光，吸吸新鮮空氣，讓我勸勸他們注意健康，對你們偵訊並無影響，而且戰事總會過去，中日必有和平的一天。」我望望他，是在凝神的聽著。更進一步，我用低沉的音調說：「……科長，我知道你愛你的國家，但你也一定會看出來，這一個戰爭的結果是怎樣。」室中很靜，彼此的呼吸都可以聽出來。我接著說：「科長很喜歡中國文學，孟子書上曾說：『天下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敵八、何以異於鄰敵楚哉！』今天德意敗亡了，只有日本獨力抗拒世界。科長所不願意看到的必將到來。你何不打從現在開始，增加一點友誼，拋出一些感情呢？」室中久久的沈靜，他仰首向天，然後默無一語的揮手道別。雖然他未作任何說明，但從臉色看，這些話在他內心，似乎引起了不小的波瀾。

第二天、想不到的事發生了。由偽四平省警察廳長的名義，每天准給「十五分鐘」早操的時間。我也順利的把負責人：「堅韌奮鬥，不可輕言犧牲，維持健康，迎接復員工作」的指示，不僅傳達給在「神風寮」特高拘留所的同志，也傳達給在警察廳及四平警局被拘押的同志。因此挽救了許多人的生命，在不久的光復後，他們的生命都開了花，發出了萬丈光芒。

這證明、負責人「獄中工作」構想的正確，和意義的深遠。

(五) 四平市黨部的苦悶

兩顆原子炸彈落在廣島和長崎，威力之強，震懾了侵略者的心，日本人很顯然的接近瘋狂，也十分惶恐。那位做翻譯傳消息又把「獄中通報」傳給我的偽警，表明了他的身份，他是長春法大經濟學部畢業生，被派為特警。由於他同班最好的朋友。在長春服務，對我們負責人和諸多同志在長春圍樓（監獄）所表現的偉大和英勇的行爲十分崇敬，因此多方協助，並已參加組織。他也希望能參加我們的組織，並且深以能協助我們爲榮。他就是存生同志，在建軍的時候，他發揮了很大力量。

八月十二日，我們被點交關東軍。八月十四日，關東軍把我們解交四平監獄。八月十九日上午九時，偽四平檢察廳長，請我們一百五十二人新開監房，撤去腳鍊，曾詞懇切的說：「天皇頒下了大詔，日本接受了聯合國的條件。不過諸君，東北是個偉大的地方，蘇俄必不肯就此罷手，中日和平了，諸君的任務恐怕更加重大，抗蘇俄較對日本將更形艱鉅。我們很欽佩諸君是鋼鐵般的愛國者，不過你們的路途還很遙遠。昨天晚上，我們接到電報，就決定把諸君當做最佳禮物，贈給你們的政府，也希望諸君，能善待戰敗後的日本人。」然後我們全體肅立，高唱黨歌，陰雨多日的天空突然露出藍色，悠悠的白雲在驕陽下飄過。每個人都含著一泡愉快的淚水。在負責人領導下，多年的希冀，多年所尋求的夢境，已告實現了。這一刹那，我刻繪在腦海的，前面是一片富庶、安樂、自由、繁榮的社會景象和一個有秩序、有層次、莊嚴、強大的國家。

戴天同志簡短的話，打斷了我的夢境。他的答解說：「我們之間的戰禍業已終止，不會記掛著過去的不愉快，我們將恢復和平和友情。過去我們反對的是日本侵略，日本既已投降，當然我們敵對終了。中華民族。氣量寬洪，決不會以戰敗的日本人民做怨恨對象。」這時監獄外，一片旗海，黑壓壓人潮，歡迎我們。有同志，有父老，有學生，也有工商各界，在他們的簇擁之下我們離開了監獄，我們謝絕了各界的接待，立刻展開工作，建立組織。在此我要特別感謝一間私人的企業——益發銀行——他們提供了四馬路辦公廳舍，並且多方支助，我們在一日之間，建立了公開的黨部，發表

了告四平民衆書。

接著，川流不息的有各機關前來請示。老實講，這時候各級偽組織已陷於紛亂，而我們也確實缺乏管理一個大都市的經驗。在徬徨無計中，我想到翻查地下小冊子，這是一付萬應靈丹！在小冊子中找到了在「公開階段」中的工作原則：「敵偽組織，一仍舊貫，以待政府接收」於是我們爲安定各級偽機構人心，把市黨部佈告，分貼於各機構。內中說明，「各級機構事權仍舊，必須保護公產，造具清冊，以待政府接收。」自此各機關安靜如恒。至於治安的維持，我們除了要大魯同志的警察隊多負責任外，更特請原工兵二十八團長早有聯絡的楡元爲警察局長，因此市內秩序也十分良好。我們正想與負責人連絡，適時的，負責人派庶琛同志來四平，帶來了指示：「建立組織，發展力量，維持地方治安：……。」

督導員頴川也來了，又帶來負責人的手令：「組訓民衆，維持地方秩序，蘇軍到來後，虛與委蛇，不可信賴。」八月二十九日，一小隊蘇俄軍，自長春開抵四平。九月初大隊蘇軍，進駐四平，良莠不齊，掠奪、姦淫、燒殺、無所不爲。藉口蘇軍獨力可以維持治安，收繳商團武器。

四平警察隊由大魯同志任隊長，三百四十人，裝備齊全械彈充足，有見於形勢危迫，就決定開出四平，以石嶺及半拉山門爲根據地，派地下工作老同志藍田與部隊共同行進，以安定軍心。

這部分武力，迄三十五年一月十日進駐四平爲止，四個月中，情報靈活，地形熟悉，給養充足，高掛黨國旗與光復軍旗，已牢牢的與民衆結合。遭遇蘇軍則向山中撤退，共匪一有窺擾即予撲滅。（事實上此時共匪，並無實力。）

進入十月，我們擴大舉辦雙十節慶祝。雖然蘇俄城防司令巴布洛夫再四警告，但是我們仍照計劃進行。總理及總裁像，印刷局徹夜印製，盛大的遊行老百姓自動的參加行列，甚至三三兩兩蘇軍亦手持我國國旗參加遊行。「蔣總統萬歲！」「中華民國萬歲！」之聲，響徹雲霄，每個人都喊啞了喉嚨。渡過了這興奮一天後，三十四年十月十一日，四平地區防守司令愛爵夫少將來黨部通知數事：「一、國民黨員今後外出要佩帶腕章，否則俄軍不負安全責任。二、國民黨員不得攜帶武器，不得支援不被蘇俄承認之武力。三、任何行動都要向司令部備案，因爲日軍尚未繳械完了，隨時會有意

外發生。書記長載天臥病，由我接待。我告訴他：「一、國民黨員過去在敵人日本控制下不顧安危，我們戰鬪了多年，我們毫不恐懼。二、今日蘇軍基於友好條約前來東北，當然我們待你們爲盟友，但東北是中國的，是我們的家，在我們家內不要你們負安全責任。三、至於行動，我們有自己的組織系統，不會煩勞盟友，替我們決定。」壯碩粗大的將軍，悻悻然走了。

從此，武裝的「戈比烏」，不斷的前來滋擾，我們都已感到確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了。

十月十五日，我趕到長春，見到了身材高大的東北通訊社長，東北地下工作第三負責人高士嘉先生。他們殷切的打聽四平情況，並指示對蘇俄應變的辦法。這時，黨專聯合辦事處大樓內坐滿了各地前來請示的人。我只記得有柳河的、濛江的、盤山的、洮南的、安廣的、海龍的，也有各地父老前來請願。雖然東北行營第一批人員已於十月九日抵長，而主任熊式輝亦於十月十三日抵達。但其實際活動範圍，不能越出滿炭大樓。黨專大樓暫時成爲接觸民衆，掌握民心的司令臺。

負責人雖然在工作繁忙中，仍舊耐心的接見我。他先簡單的詢問同志情況，然後急轉直下說：「時間寶貴，你要趕快回去。一、黨部只掛招牌，人員轉入地下。二、建立武裝力量，從事策反工作。三、擬定聯絡方法，決定聯絡地址。」然後負責人哈哈笑了，他說：「我們的工作，又要換一個對象了！」，我趕緊問：「先生恐怕也要轉入地下了，今後在緊急時怎樣聯絡呢？」「緊急聯絡時，如果黨專已轉入地下，可到長春居士村找士賢，不過我會派人更緊密的和你們聯絡。」負責人這些話振發了我無邊的勇氣，因爲背後有一個巨大的力量在支撐我，又使我無憂無惱了。於是我寫出了聯絡辦法，寫出了四平市內和市外三個詳細的交通站地址。這些地址我不能在此詳細寫出，以免給身陷匪區者，帶來更大災禍。但今日在臺的老同志，如牛光普、姜夢石、余政強及內子淑文、（當時最年輕的同志）。這些當時實際從事建軍者均耳熟能詳。

負責人說：「也許我們在瀋陽再見。」這時，他似乎已有成竹在胸。「南風一掃胡塵靖，西入長安到日邊。」負責人仍舊是那樣釘斬截鐵，情不自禁的我想到這兩句古詩。

(六) 黨員從軍抗拒蘇匪

有人說，失去國家的才體會國家的重要、才會發為熱烈的愛國情緒。

東北同胞失去祖國十四年之後，發為熱烈的愛國心情，發為熱烈的愛國行動，是極為自然的。

然而，這行動化為力量，是需要組織，是需要引發。負責人，就是這個愛國力量的組織者，引發者。

對日是如此！對蘇俄，對共匪的鬭爭時，也是如此，據我所知許多個重大的對匪俄戰鬭中，無不有負責人的精神和影子，鼓舞於其間。

在東北北部的嫩江省，三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彭主席濟羣撤退了。遺下了我們的同志，在光復軍嫩江司令尚其悅同志率領下，自齊齊哈爾奮戰突圍，轉戰千里，五月十二日抵達四平西二十公里的泉溝。這一天，在尚其悅的軍中，我見到了老黑龍江省很多縣的書記長，也見到了駝鈴社員秦康縣黨部書記長田夫同志。他暢談突圍的經過，雖然歷經艱險，但他們是完全無缺的達到了目的地。他們首先問我：趙專員在那裏（按即趙岳山兄，滾滾遼河作者。）？負責人在那裏？急欲一見的心情，令人感動。

在合江省，光復軍司令謝文東先生，受俄國人攻擊，他率隊退入完達山。鐵驪、鶴立、十三縣的書記長，都在他的軍中。俄軍空中陸上，不斷的攻擊，最後彈盡援絕，集體殉國。他們推派趙志文同志，南來向負責人報告。他們希望昭告天下，他們是受俄國人攻擊而殉國。趙志文兄現在韓國，任橋校校長。

三十五年一月十日，遼北省接收，劉主席只有一百二十個衛隊。大魯同志把部隊自石嶺進駐四平，守仁同志把部隊自榆樹進駐四平，這兩部份部隊一千六百人，再加西豐的樹藩，遼源的廣惠兩部，他們都是衛護四平治安的主力。後來這些部隊，由政府改編，除了在大魯部隊的藍田、元順，在守仁部隊的夢石、東斌引退之外，其他的同志都參加了。三月十七日四平之戰，這些曾受黨領導的戰士傷亡殆盡。他們那種可歌可泣的事蹟，以及以一當百的精神，可說是地下工作精神之再現。長春的奮戰，安東東邊道的抗爭，以及大興安嶺的喋血，各地風起雲湧對匪俄的苦鬭，都有黨專的同

志參加，可惜

先生去了
青白的，

然而，他

先從對黨

吳鐵老會

產（煤、鐵、

打從康配

經過日滄

繼之有「張太

民黨的組織，

雖然，在

輿贊中樞，對

在一地」，右

植於大東北每

還看不出有筆

思想真空，領

當然！這

先生對黨員的吸收十分慎重。先由介紹人提出「可燃性」名單，經區分部及督導員双重考核，然後使之參加「東北抗戰機構」，它的化名各地不同，例如：黑白，改進，拓光、覺覺等社名，社員可視為準黨員，入社後社員必須研究總理遺教總裁言論，以及黨訓叢書，（這些小書，六十四開本，美麗大方，山東北通訊社油印或複寫出版），寫出心得報告，經過一段時期，由區分部通過，才把入黨申請書呈報省方。

入黨申請書，也是六十四開薄紙，上面不記本名，只寫化名。

入黨宣誓，莊嚴隆重，默唱黨歌，默呼口號，監督員講話後，親自對總理遺像及總裁肖像（陷區總理總裁像不易得到，大部分為從中外雜誌中恭謹剪下，也有由長於繪畫之同志，恭謹繪成。）前，表示抗戰決心，然後親自將誓詞於像前焚燬。

入黨後要提出「可燃性」名單，也就是，你的朋友中那些人有國家民族思想，可以接引他參加神聖的抗戰工作，可燃性名單，不寫姓名，只寫略歷，呈報督導員，經過核可，由介紹人利用「偶然相遇」方式，把這「可燃性」準同志介紹給督導員，經過「督導員」多次以上談話，寫出考核報告，呈送省方核可。

每一個黨員，是經過這樣繁複的手續，漫長的時間，嚴格的考核後才獲准入黨的。所以，這裏面絕沒有動搖分子，更沒有投機分子。

一個地區，最先可能僅有一位同志。經過「細胞」般的發展，有三個人參加便成立一個基本小組。小組每一個人須各別的自行發展，再成立一個新的小組。這樣原來的基本小組，就發展成一個區分部了。在三十二年六月以前區分部是採用數字排列，筆者還記得一些區分部的番號：四平為二十八、通遼為二十九、遼源為三十、開魯為三十一、通化為五十三等，然後，每一個區分部的小組，又各自發展成區分部，而原來的區分部，便擴大為區黨部了。

先生就這樣，一點一滴的在各地建立組織。老遼寧省，十四市五十九縣，南自大連汪漁洋、旅順劉克德，復縣柴振廠，東自通化馬起、輯安高燾舉，西自錦州張慶凱、錦西張樹藩，北自通遼王文民、北豐石磊、西豐顧春霖、東豐張仁山、清原李亞倫，每一縣市都有先生所播下的種子，所建立的縣市黨部組織。此外如營口市胡承讓、北鎮孫廷奇、蓋平

魏國新、本溪苗可沛、双遼邵殿堂、康平崔質樸、新賓宋立欽、鎮東張德華、四平王介梅、臨江蓋錫明，真是濟濟多士，舉不勝舉，他們都是二十幾歲的幹練有爲的青年。

在縣市組織之上，每一重要地區設有駐區督導人員，另外派有定期巡迴督導人員。

駐區督導，代表省方、協助地區的組織和訓練。

巡迴督導，宣達省方指示，以及新刊物教材的分發，與地區意見的反映。

從上面的敘述，我們可以說，先生領導的工作是一塊磚一塊磚的，一片瓦一片瓦的，全面紮根，全面奠基，掌握人心，發展組織的黨務工作。這不僅是堅苦卓絕的工作，也是爲黨國奠立萬世基業的工作。

中國國民黨是中華民國的母親，對黨的貢獻，也就是對國家的貢獻。「蓋棺論定」，先生對黨國的貢獻是聖潔崇高而超卓的。

先生去了，留給我們滿懷熱淚，和永恒的哀思，

先生：我們願意再覆述仁同志，代表我們在您靈前所說的話：「我們將保持聖潔，坦純無私的奮鬥精神，永遠不做對不起你的事。」

悼念東北抗日地下工作負責人

石國棟

三十多年以前，中國東北各省，正處於日本軍閥的鐵蹄蹂躪之下，東北的青年子弟，義憤填膺，熱血沸騰，紛紛以驅敵報國爲志。當時，中央派羅大愚先生負責東北的黨務工作，這一團民族正氣，即以羅先生爲中心而緊密結合。

我是羅先生所領導的無數熱血男兒之一，在我的人格成長期，直接間接受他的影響薰陶。從他身上我們這些與祖國睽隔的孩子，有了報國的途徑，熱情的寄托，和精神上的安慰。我從羅先生那裏看到了很多的東西，冒險犯難的勇氣，臨危處變的定力，成仁取義的境界，百折不撓的決心。更重要的是透過羅先生的領導，東北的父老兄弟在敵僞的嚴密統治下，保持堂堂正正中國人的尊嚴，與五億炎黃子孫聲氣相通，血淚交流。那固然是我的生命史上最艱困的時代，但同時也是最光榮的回憶。

三十四年八月，對日抗戰勝利，東北各省回到祖國的懷抱，不幸在蘇俄卵翼下，共匪盤踞東北各地阻撓接收重建，搶奪勝利果實，使東北父老陷入更大的痛苦之中。羅先生糾合同志在混亂局面中協助維持地方治安，保存敵僞物資，搜集敵僞資料，以供復興建設之需要。其間因與俄軍匪黨對抗，因心衝慮之多，尤爲常人所難以負擔。抗戰時期，今總統蔣公所一再提示的「堅苦卓絕」，在羅先生的行爲中，有最具體的實證。

本年五月十日，先生與世長辭。我明知他立德立功，充分發揮了生命的意義，但在情感上有難以排遣的悲痛。展讀先生沁園春一詞前闕，「念昔時烈士，死生好友，皆縻荒草，欲斷人腸……最難禁，有天涯遊子，甘載流亡，」淚滑滑

下。但是，讀後閱「慷慨成仁，從容就義，大節曾爲民族光……惟老兵不死重整戎裝」。又不禁揚眉擡臂，化悲憤爲力量。羅先生去矣，但是我們這些後死者，志雖未酬，人亦未老，擊楫舞劍，壯氣沛然。革命未竟之業，先進者未遂之願，是我們必須盡到的責任。願以此自勉，並慰羅先生在天之靈。